

標點
評註

古文辭類纂

續編



第四冊

廣益書局刊行

標點評註續古文辭類纂卷四

碑誌類(二)

曾滌笙仁和邵君墓誌銘邵君名懿辰，見本書(姓氏爵里誌略)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指太平軍。入杭州，五日

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安徽縣名，舊屬徽州府。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

徙紹興，老母考終。便是善終，(書洪範)五曰考終命。虜得盡禮，欲乞師。(左傳定四年)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以援兩浙。浙東浙西，錢塘江以南曰浙

東，以北曰浙西，(五代史)錢鏐據有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

轉徙滬上。上海的別稱。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磨家人出避，

圖延宗祀，亦詭詞。詞通作辭，(穀梁傳)士造辭而言，詭辭而出，(注)詭辭，不以實告人也。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

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

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

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歿則死，賢者遭難，

如其不苛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

福建縣名，舊屬泉州府。

李文貞公

名光地，字晉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於學無所不窺。

，而尤篤信程朱，嘗參訂康熙朝所纂朱子全書及羣經性理諸編，自著者亦甚多，於羣經箋注外，有榕村全集。

桐城方侍郎為則，摺斥近世漢學家言，為文章務

先義理，不事縛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至京師，為內閣中書刑部員

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國故

是說國家的掌故。

朝

章，是說朝廷的典章，（後漢書）達練事故，明解朝章。

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古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

古以

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

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賢否，一切蹙

頰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清滿洲人，官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道光二十一年

奏言粵省情形，稱地利軍械兵力民情皆無足恃，宜察謂其危言要挾，孤恩負國，令革職誼擊至京，下獄，宣宗不許，琦善籍沒，旋起用，被言官參奏再革職，再起用任川督，署陝甘督，咸豐四年，以欽差大臣駐揚州，卒於軍。公在獄，嘗發十

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隋

是齟，戎侯切，是其牙齒不正，又比方意見的參差。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寧

舊山東州名，民國改為縣。防河無效，吏議鐫職，

位西既罷歸，則大覃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

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

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屍，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在浙江杭縣城西，周三十里，三面巖山，亦名錢塘湖，又名明聖湖，夙爲我國勝境。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祔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是說天的元氣博大，(書)欽若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螿而同捐。箸述盡其蕩盡，讜，許極切，傷痛的意思。(書)民罔不讜，傷心。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評語】(原評曰)銘詞倚天拔地。(王壬秋曰)語言篤實，氣勢莽蒼，銘詞音節之美，得未曾有。(薛氏曰)詞意悲壯，銘語更佳。

曾滌笙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江西縣名，舊屬南昌府。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

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舊屬山東萊州府，今改為縣。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

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清制，從二品文階，稱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

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寧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

籍山東，故又為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貲為臨湘縣訓導。嘉慶

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官名，位次於編修。又六年補

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

疏，吏議鐫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

環之，環音盤，環之，統勳之孫，瑞之子，清乾隆四十四年欽賜舉人，後官至吏部尚書，卒諡文恭。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後再為平樂府知

府，一為安徽徽寧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清代跨江蘇安徽二省之督糧道。升山西按察使，遷貴州

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寧布政使，敝歷，敝，古揭字，杜牧文揚中外。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

亭平，亭，就是平的意思，張禹平亭疑法，見漢書。民獠，音遙，蠻族名，兩廣湖南雲南皆有，歸化者稱熟獠，否則稱生獠。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

然是時布政君解組就是去官，（金唐詩話）太子賓客賀知章解組辭榮。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

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讀禮（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按）古居喪則輟業，惟禮之關於喪祭者則讀之，今稱居喪曰讀禮本此。服闋

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彘爲亂，公出防邊圍（圍音邊，就是邊疆）

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均廣西縣名，舊屬平樂府。安撫熟彘，獸擾馴養的意思，（左傳）乃授畜龍。而兒蓄之，設立

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彘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脅

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反音翻，輕重酌中稱爲平，盡翻舊案稱爲反，（漢書）

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寧拯災修廢，百度

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事政，文牘如山，賓僚填咽咽音啞，音咽，擁擠的

味爽是在天光將明未明的時候。而勤職，丙夜是夜中子時，（唐書）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

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撫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卒無左驗便是說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不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爲太常寺卿，道光

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尙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敕其躬，亦以牖於人，亦時時論

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幾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

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幾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

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寧亦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峯，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竇塋，蘭泉，塋，同序，清雲南羅平人，何道光進士，官貴州知府。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推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是說天子即位。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清咸豐初，太平軍方由廣西入湖南境。急欲歸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是說選擇住的地方，風原有卜居篇。於寧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病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安徽縣名，舊屬池州府。軍中，國藩以聞，天子軫悼，予諡確愼，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

恭儉的樣子，(詩)小心翼翼。

與世殊趨，懼明戒

且，篤信程朱，有譏其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便是大道，(爾雅)四達爲之衢，五達爲之康。

顯皇初政，詔徵

國老，(左傳)國老皆賀子文。

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

是說黃帝軒轅氏和太昊伏羲氏。

進退以禮，

斂茲宏抱，宦游

是說出去做官。(史記司馬相如傳)王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

所至，我求童蒙。

(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注)童蒙，幼稚而蒙昧。

晚居京

國，羣彥景從。

景與影同，(賈誼過秦論)羣羣而景從。

何才不有，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

窮。

【評語】(王壬秋曰)簡潔不支。

曾滌笙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麓，肅寧

直隸縣名，舊屬河間府。

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者

同嗜，一，音論三卷，二，詩本音十卷，三，易音三卷，四，唐韻正二十卷，五，古音表二卷。

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

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

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

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閒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

(三輔黃圖)河間獻王德嘗設客館三十餘區，以待學士，此館特其一。甄

又得開元瓦

是說漢瓦上開元文的。

於獻王

名德，漢景帝子，修學好古，多得古文先秦舊書，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

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

使沈侍郎維鎬

嘉興人，嘉慶進士，累官工部侍郎，五任學政，所拔皆知名士，侍郎，注見前（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

江蘇州名，屬

揚州府，民國改爲縣。

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

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寓

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俗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

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酌金

讀音釐，又音渠，是集衆人的錢財。

刻君所著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

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

就是許慎。

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

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

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

脂部，定以七部，櫟括

亦作櫟括，音隱括，正邪曲的器具，淮南子其曲中規，櫟括之力。

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密，又數年侍

讀馮君譽驥

字展雲，見前致馮展雲侍讀書。

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

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

舊江蘇縣名，與吳縣長洲並爲蘇州府治，今併入吳縣。

吳公鍾駿，清

光十二年進士，以殿試一甲一名授修撰。

庶僚則道州

舊屬湖南永州府，今改為縣。

何紹基子貞，平定

清山西直隸涿州名，今改為縣。

張穆石舟

見本

書（姓氏爵里誌略）。

晉江

福建縣名，舊為福州府治。

陳慶鏞頌南，武陵

舊湖南縣名，為常德府治，民國廢府，改武陵為常德縣。

胡焯光伯，光澤

福建縣名，舊屬邵武府。

何秋濤願船

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精西北地理，著有朔方備乘及一燈精舍甲部稿。

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

子貞嘗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簞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

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

暨近人江戴段孔

江是江水，戴是戴震，段是段玉裁，孔是孔廣森。

諸家，剖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

是說持平論斷。

窮日夜不倦，間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土亦有研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

子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

之為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就是拍手。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慧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

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

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

飴。飴是餚糖。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

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

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瞢，音蒙，是說眼睛不明。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評語】〔王益吾曰〕敘事精審，中一段極古逸有趣。

曾滌笙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誌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舊湖南縣名，與衡陽並為衡州府治，民國併入衡陽。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

太淑人，婦人三品封，贈稱淑人。育於外王父，就是外祖。劉文恪公，名權之，字德輿，號雲房，清長沙人，乾隆進士，嘉慶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三庫事，卒諡文恪。家自

少而好惡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名縣

舊為順天府治，民國移於盧溝橋。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清因明制，設庶常館，使翰林官爲教習，教新科清因明制，設庶常館，使翰林官爲教習，教新科提調，文淵閣。文淵閣在京都紫雲城東南隅，中貯四庫全書。

師紫雲城東南隅，中貯四庫全書。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

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內中以後，迭爲廣西

學政；君雖闇然。（中府）闇然而日章。自敕，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

君以對，天子旣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令僕。是說尙書令與僕射，（晉書殷浩傳）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型百辟。之器，

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日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浙

米必絜。（新音析）絜同潔。是至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

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旣解乃起，或

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孟子）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

一身肅戒，舉家兢兢。（詩）戰戰兢兢，小心戒慎的意思。宦游餘財，爲其弟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

悅母心。舅氏劉若珪。（劉權之的次子，由副榜官員外郎，出爲湖北知府，襲漢黃德道，死太平軍之難。謫官遠戍，職官因罪革職叫做謫官充發邊外叫做遣戍。君又傾其

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願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

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趣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敍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坑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旌表節孝，配陶氏，繼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復，妾廖氏，生子騏，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焜、焜皆驢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經，尤著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在湖南長沙嶽麓山下，本宋張栻朱熹講學之所，清康熙時重建，改爲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陰德是別人不知道他的積德，感應是說感動神明，神明自然來應他，道藏有太上感應篇。之說，警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軼踰法度，庶幾以身教者。銘曰：

不斲不礪，不揭己以爲崇，公以校士，毅以卽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

孝爲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評語】〔薛氏曰〕首敘歷任官階，次詳家庭瑣細，及臨危應變諸事，其中或詳或略，或提或帶，布置恰好，處處。

曾滌笙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

是誠信的意思，（書）迪，知忱恂於九德之宥。 績粟，績，音餘，（禮聘）績。

密以粟。

吶吶，音納，難言的樣子，（禮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析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

以片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長老，是稱年高的人，（漢書）近世之事，語尙在長老之耳。

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

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卽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

元置，明清因之，屬雲南府，民國改爲縣。

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徙補楚雄縣，楚雄縣，舊屬雲南楚雄府治，民國廢府存縣。 附郭劇邑，君至，一

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

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

就逆旅，（莊子）楊子至宋，宿於逆旅。

操筆定讞，且剴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

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渠問丙，離其事，異其人，

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知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

僞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隣縣之訟。大姚雲南縣名，舊屬雲南府。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

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史記酷吏傳）傳爰書訊，論報，（按）爰作易字解，把文書易他的口詞，就是現在的判決書。數十易，終不能決，

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

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齒痕，非道途間物，因問輦運之卒，寧覺默負左右，敲乎？

頗憶欹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敲，君自省返楚，挾此獄與卒與石俱

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

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搆訟數十年，君以黷祭黷音讀，煩

（書）讀於祭祀。宿獄是實獄，事不能速決。終無已時，令昇音余，是一同舉起來。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

端不絕，立飾吏卒，摔昨沒切，是手裏拿着。而毀之，兩造是說爭訟的原告被告，（周禮）以兩造聽民訟。相顧愕眙愕音訝，眙，恥，併切，驚視

不能階。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

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

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

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雲南縣名，舊屬楚雄府。兩署南安州元置，明清因之，屬雲南楚雄府，民國改縣，尋又改爲摩勿縣。再爲

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

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蠲音云，除去他的意思。逋賦，釐定離政，離，慈切，就是鹽政。多所匡

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是說遭了父喪回去。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

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

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地贈

奉直大夫，清制，從五品文階封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清制，正五品文階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

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

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

言，娒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

篝燈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

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湖南縣名，清屬長沙府。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

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

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

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

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漢書子定國傳）始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闕，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

于孫必有與者。科名賡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祀，長裕。是有餘的意思，（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書仲

【評語】（王王秋曰）起首將全篇語意，包羅無遺。匣劍帷燈，靈機獨運。

曾滌笙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舊貴州州名，屬都勻府，今改爲縣。）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

者，明弘治（明孝宗年號。）時從征都勻（舊貴州府名，治都勻縣，民國廢府留縣。）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

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

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是一年的喪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

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名昉，字曉嵐，清直隸獻縣人，乾隆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

太保，奉命任四庫全書總裁，卒年八十卒，謚文達。）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舊四川直隸州，今改爲縣。）事

徙鹽源。（四川縣名，舊屬雷遠府。）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

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寧遠舊四川府名，民國廢，現子稅所，府

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立所刺，羅達切，嗎，本俗罵字，今有山產

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是說官文書到縣裏去。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

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菝音黠，（詩陳風）視爾如菝，（專）比茅也，（疏）

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即土官，明

廣西等省，領有番苗獠變的地方，世襲其職。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

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費，事誠不便，大吏躉君狀，

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瞻君

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漢時刺史稱使君，又凡奉使的官，也稱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故事縣令

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縣之禁，比

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

成，充甲子清嘉慶九年。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

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語見（禮曲禮）。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既除

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在襄陽縣是他的舊治。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

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

欲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

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埽應對日用之常。至

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僞易惠氏。是說士奇父子，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清江蘇

卷，子棟，字定字，號松清，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由總督尹繼善等交章論薦，五十後，尤達於易，著有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書閻氏。名若蒙，字百詩，清山西太原人，諸生，作古

其說。詩陳氏。名祖范，字亦韓，清江蘇常熟人，雍正元年進士，不與毀試歸，乾隆十五年被禮禮江氏。是說江

釋有段氏。是說段王氏。是說念孫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是說話有味，（新

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

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就是大儒，（范甯設梁傳序）漢興以來，瓌瑋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

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

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

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

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据，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仁宗，名顛琰，高宗子，於嘉慶元年元且受禪，至四年二月始親政。大興朱文正就是朱珪。儀徵傳江蘇縣名，屬揚州府，後改揚子縣，民國仍爲儀徵。

阮文達就是阮元。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清浙江歸安人，嘉慶四年進士，殿試一甲一名，授修撰，官至禮部尙書，其學

推崇宋儒，而尤究心漢學，無尊漢儒貶宋儒之弊，卒諡文僖，著有瑣雅文集。王引之伯申張惠皋言文郝懿行蘭泉一字恂九，清山東棲霞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主事，著

有山海經注附雅義疏等。皆以樸學播聞于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

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後漢書）立功異域，（按）異域本謂外國，此則指木裏喇嗎左所言。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

與夫同年生之炳炳光明的樣子，（揚雄文）炳炳麟麟，豈不懿哉。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

行而憂無知者，可自壯也。

【評語】薛氏曰：一往情深。

曾滌笙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音咄，拾取的意思。

科名，即已厭薄仕進，

是說進身做官，(後漢書)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

惘然，是廣闊的意義，愜音覓，又音茗。

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

歐陽紹洛，

彌音諫，彌東初名紹洛，易名輅，字念祖，清乾隆甲寅舉人，當時很有詩名。

以詩相厲，客游燕

是直隸。

齊

是山東。

淮

是淮安，楊

嶺南，

是廣東。

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

取揅切，窺何的意思。幽刺怪，

遇之使平，

終歲

顛顛

音專，(說文)顛顛，謹貌。

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

每有篇什，

詩雅頌十篇為一什，故云後世因稱詩卷為篇什。

輒就礪東與相違覆，

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窳極得通，則又

互慰大歡，以為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

挑二等，官寧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事有著述，與礪東略同，然

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

音扁，就是狹窄。

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宏昭彰，礪東牆宇自峻，與人少

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

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為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

飢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為之者，以為洞庭以南，服嶺以北，便是說五嶺的北面。旁

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

屈原賈誼見前注，這是說屈原自投汨羅以死，賈誼渡湘水，做一篇賦吊他，所以視為傷心的地方。

通人志士，仍世相望，

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瀆資，是資水，又稱資江。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者舊

集六十四卷，東起瀕源，瀕水之源，發于廣西興安縣之陽海山，與湘水同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

零章，甄采略盡，為沅湘。二水名，沅水源自貴州，東北流經湖南西南兩部，入洞庭湖，湘水與沅水同源，北流入洞庭湖。著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字伯

孔，湘人。楚寶。書名一書，匡謬拾遺，為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繪地圖的，以南北為經度，

東西為緯度。以詔地事。周禮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永明就是明的永明王由那，播越就是流離失所的意思，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明總督何騰蛟，巡撫張

驥，總兵盧鼎等，不敵而退，五年冬，湖南地大半復歸永明王，旋又復失。以旌忠烈，為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舊屬湖南寶慶府，今改縣。志三

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是說勝，朝的舊臣，徐廣謂謝晦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見晉書本傳。國史儒林傳列於

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為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

文公元。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系，父鑿，劉焉，遂為瀏陽人，八歲即知屬文，為元翰林學士承旨，著有圭齋文集。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為覆審

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為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

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為召伯祠宗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在湖南長沙北門內，朱子帥潭州時所立，祀曾憲王司馬承，宋潭州通

判孟彥卿，積民彥，將軍劉琮，總兵官許率之等。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

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

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

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緗、光絨、光祖，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弄音畢，就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評語】【原評曰】椽筆淋漓，聲大而遠。【薛氏曰】氣勢旁薄，神味醇厚，文章之佳，並世無兩矣。【王秋曰】

立言得體，頓挫有節。

曾滌笙隨州李君墓表

隨州舊屬湖北德安府，今改爲縣。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

赴俗作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

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既埋石幽宮，維墓

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便是說行狀，（漢書）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

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有於

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蠶起，漢沔水名，漢水入江處，稱爲

沔口，就是現在湖北的漢口。荆襄荊州，舊湖北府名，民國廢，今江陵縣即舊府治，襄陽，亦湖北府名，民國廢，現在襄陽縣是他的舊治。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澗音澗，水名。潭

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竄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

夕焚薪，火光亘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比音界

書縣寶傳）祭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

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

歿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是說出游求學，（漢書樓護傳）以君卿之才，何必宦學乎。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

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是說風流文采的樣子，（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文學仕進，寔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嵩

明君貴，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歿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弟，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朽也。

【評語】（俞氏曰）通體緊飭，收有餘波。

曾滌笙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殮、男國藩。從正服降一等，名爲降服，如子爲木生，父母持齊衰期，稱爲降服子。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

自吉安清江西府名，治廬陵，民國廢府，改廬陵爲吉安縣。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

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內山壬向，去先世

舊廬六里而強，是有餘。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

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史記衛青傳）臣得待罪行間，這是說身為將帥，在軍營裏待罪，也是客氣的意思。戎行，（左傳）屬當是說軍隊，

戎行。（釋名）違晨昏（禮）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釋名）

父。（釋名）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

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音

，就是失音。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

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

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合他人啓移手

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是敬懼的意思。明旦則季父入

侍，奉事亦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污襦袴，襦音儒，是短襖，袴音跨，

是褲子，（禮內則）衣不畜袴袴。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篋，音鞭。輿遊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

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

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是說七次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是說清咸豐和同治，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尙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即補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爲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職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

女四人，長適王鵬遠，次適王家儲，培先卒，次適朱氏，先卒，培朱麗春，季女孀。

孫八人，紀澤，二品葬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瑞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淞聘，王氏，孫女九人。

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衝。至九年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經卽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至己未五月，諸子服闋，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葆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遷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焉。國荃附記。

先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咸豐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歿於梁江新宅，原厝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共一塋域。國荃又記。

【評語】〔薛氏曰〕闡述先德，歸重於孝，孝爲百行之首，觀此卽可想見其餘。

曾滌笙大界墓表

王考

是說已死
的祖。

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脩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

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

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

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

有足垂訓來葉，

便是後世，（唐書）
永貽範於來葉。

者，

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

（杜甫詩）同
少年多不

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

（賤，五陵裘
馬自輕肥）

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嶠山下，亦作壠，音壠，田裏高的地方。峻如梯，

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音軫，田裏的阡陌。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所從事，吾斲脊行水，

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音攜，是分畦的田。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

備保，是幫人種田的，（史記刺客傳）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廚保。任之，入而飢，音寺，同飼。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

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

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

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徼音驕，是要求，（左傳昭三年）徼福於太公。

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詩）問顯念茲皇祖，陟降靡止，（注）言武王之思念文王，常者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幾於牆見瘳於幾也。莫親於祖考，故獨隆

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

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卽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就是說消息，（陸機賦）絕音塵於江介。常

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忘，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

僧徒堪輿，相地者堪輿家，（潘確）堪輿年十五，通五經，鄉人稱度五經，精堪輿之術。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孟子）所識窮

我與。遇之惟恐不降，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

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窮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和霹靂擊物一般。而理如的破，和射箭中的一般。悍夫往往神沮，或其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咸晞，音希，與歔同，歎聲。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茶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誦已甚，時逢愠怒，則悚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睽，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姪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冲，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冲，遷太夫人之柩附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

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地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爲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

清初設江南總督，統治今江蘇安徽二省，後兼轄江西，改稱兩江總督。

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

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

兵間，國華貞幹

國華後改名貞幹。

歿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

國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國荃封一等

威毅伯世襲。

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

（後漢書）趙壹體貌魁梧，美

鬚眉，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彩。

亦可想已！曾孫七人，玄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

就是墓道。

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彜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微，

無虛美云。

【評語】〔林氏曰〕語本至性，筆有餘哀，孝思不匱，具見一斑。

曾滌笙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二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

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

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

(詩大雅)匪而命之，言提其耳。

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

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

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

徒步橐筆，

(馬祖常詩)詞臣橐筆皆風鶴。

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

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

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至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

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

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

繩長子，竟日嗃嗃，

(呼各切，是嚴酷，(易)家人嗃嗃，)

詰數愆尤，間作激宕

(是激烈，偏宕。)

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

聳懾！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踉蹌

(敬，子六切，蹌，音積(論語)踉蹌，如也。(注)恭敬不甯的樣子。)

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

年大病，痿痹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

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

(是由廣西入湖南。)

攻圍長沙，

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清咸豐三年，太平軍解南昌圍，趨九江，遂入湖北境，十月，命曾國藩酌帶練勇，馳赴湖北協剿。府君僻在窮鄉，

志存軍國，

是說軍務和國政，（晉紀）籌畫軍國，嘉謀屢中。

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

勇北征鄂東，征豫章，粗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

殉難於三河，

鎮名

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予美諡，而國藩與國荃遂

克復安慶江寧，

安慶，府名，清，爲安徽省治，自咸豐初，陷敵已九年，至十一年八月，曾國、曾水陸軍合圍，遂破之，於是池州桐城宿松各郡縣，以次收復，克復金陵，在同治三年，詳前（李忠武公神道碑銘）。兩

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間官

京師，恭遇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間，四遇

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

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

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

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簪鬢

音熾，是燒飯，（儀禮）主婦視饗饌於西堂下。

必躬，在視必

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

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強本作強（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言，亦或諧語就是說笑話。以解劬苦就是勞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

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衝，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便是大略，見方言。。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上聲，作少字解。，忝竊高位，兢兢（詩）戰戰兢兢，小心戒慎的樣子。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曾滌笙季弟事恆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叮咛（莊字）彼此爲無叮咛。亦與之爲無叮咛。（注）無咤埒，無威儀也。，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古美，惡不甚厝和措字同。，意不隨衆

為疑信，時或詰難參伍。

(易繫辭)參伍以變。

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

冠，因玩切，是說做了衆人的首領。

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絜六百人，以

從，提督楊載福。

後易名岳斌。字厚齋，清湖南善化人，咸豐三年以外委帶湘鄉練勇，曾公治水軍拔為營管，積功擢湖北提督，同治三年任陝甘總督，五年八月以病免，後二十餘年卒于家，諡勇愍。

侍郎彭

玉麟

清咸豐十一年，以克安慶功擢提督，又以武職望輕，改兵部右侍郎，餘詳前。(衡陽彭氏譜序)注。

始皆客季弟所，為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為英毅

非常器，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岱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

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掇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黹。

音闇，(楚辭)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黹而有瑕。(按)此作不明解。

歸去，築室紫田山中，閉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

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

是世替已死的人洗去恥辱。(國策)以雪先王之恥。

鄂帥胡文忠

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

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為今皇帝。

指清穆宗。

元年，弟以正月師次

三山。

鐘名，在安徽蕪湖繁昌二縣間，北濱長江。

三山者，宣池。

宣，宣城縣，池是池州府，民國廢，現在安徽貴池縣是他的舊治。

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

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噢咻。

音，謝。(左傳)民人疾病而或噢咻之。

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

伍約法，用破魯港。

鎮名，在安徽蕪湖縣西南十餘里，西距三山鎮凡十里。

克繁昌。

安徽縣名，舊屬太平府。

下南陵。

安徽縣名，舊屬甯國府。蕪湖。安徽縣名，舊屬甯國府。

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長江自蕪湖以下，改爲南北流，所以在長江東岸的叫東梁山，在當塗縣境西岸的叫西梁山，在和縣境，兩山夾峙長江，實爲要津。 徇利州。

安徽直隸州，今改爲和縣。 當塗，安徽縣名，舊爲太平府治。 奪采石，地名，在牛渚山下突出江中的石磯，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 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

花臺，在江蘇江甯縣城南面，是鳳台山的岡阜，最高處，俯臨城市，爲金陵扼要的地方。 江東久虐於兵，音麗是惡氣。 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

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時太平軍之忠王，李秀成，率援軍數十萬至，貞幹扶病而起，自當西路，衛鎮道，與太平軍血戰。

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敍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

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迅勇巴圖魯。是漢字勇號。 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

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聖

主之於臣家，恩寵不訾。便是無限的意思，管子貧富之不訾。 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

兩相須於微莫。微是隱微，莫是虛無。 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

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

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

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

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并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褻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

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詩魏風）母曰嗟予季行役，（注）季，

少子也，（按）本文作予的季弟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評語】〔林氏曰〕友愛之情，溢於言表，不僅以文字勝也。〔姚氏曰〕文思沈鬱。

曾滌笙彭母曾孺人墓誌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

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

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繼屬，是說相屬如繼，（漢書兒寬傳）輪和繼屬不絕。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

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便是祖姑，王父之姊妹爲王

姑，見（爾雅）。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冢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

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

（禮內則）成童舞象，（按）成童，是說在十五歲以上。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

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踰。廁，讀如次，便是坑廁，踰，音傳。取親中裙廁。踰，讀如次，便是短牆，（史記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踰，讀如次，便是短牆，（史記萬石君傳）取親中裙廁。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

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歉絀矣。己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說

庭前階下，（李咸用詩）庭前常見好花開。氣象不侔，憫其愈勤，又驚其衰為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

而哽咽。音梗噎，是說氣結喉塞，（劉琨詩）哽咽不能言。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

甲申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

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子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平，好

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楷，毓橘，毓椿，毓材，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嫻。同嫻，音蹇，順從的意思，（宋玉神女賦）澹清淨其情嫻。佩管（禮內則）右舟，舟是帶，鑷音攝，是解結的錐子，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

，見（禮內則）。德容棣棣，助哉夫子。句見（書牧誓）本文引此作勉勵其夫解。儷光濟鴻。是說妻似孟光夫似梁鴻，梁鴻，東漢平陸人，字伯鸞，娶孟氏女，裝飾甚盛，七日而鴻不答

，妻乃更椎髻，著布裙，操作而饋，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光，後適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貧，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舍之於家。五十餘載，无遂有終，曷瘁厥

躬，言育我鞠，無恥我嚚。（詩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實繁，旨蓄，是說積蓄好的菜蔬，（詩邶風）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離離。是掛下來的樣子，又是長的樣子。令問，匪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畢萃。萃，通粹，音律，畢音并，高峻的樣子。

，(司馬相如賦)其山則盤紆蕩鬱，隆崇擢舉。宰是墳墓，宰上之木拱矣，見(公羊傳)。

青青，弗騫音愆，作野字解，(詩小雅)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弗拜，萬代千齡。

【評語】(林氏曰)詞明意達。

曾滌笙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

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

舊湖南州名，屬長沙府，今改爲縣。

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

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歿，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

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歿而斂，求相

音日，是婦人的近身衣，(左傳宣九年)皆喪其相服，以獻於朝。

衣無一完者，吾之

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

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待疾狀，他

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

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

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蕙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

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嘆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

奈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訝，光蕙覘安人衣袖血迹，稍廉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注）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之說，聞激烈是說不和平。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尼，去聲，作定字解，（子）正或尼

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君，神仙人也，卽擇壻，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抉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歿二年矣，旣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事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細必愨。詩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見（詩）衛風（谷風）。茲可謂賢矣，况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謨，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旣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於清道光二十五年，出爲江西吉安府知府，後遷安徽池州府知府，咸豐三年，殉難。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

音轉

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

是大屋

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其柱苟頽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

書金縢以且代某之身。

者，有一於此

左傳韓厥獻

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

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尸，跖修淵短

短命

誰敢訾，銘茲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評語】薛氏曰：有關於世道人心之作，讀道微俗薄一段，未有不怵然動容者也！王壬秋曰：起首三可

知一段，述得荒涼淒楚，中間道微俗薄一段，說得淋漓痛快，銘意亦佳。俞氏曰：此文不僅為易安人墓

誌銘，於人心世道之關係，亦甚深也。

曾滌笙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肖，

便是不賢，禮王制簡不肖以細惡。

幸得內交，

內同納，孟子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於當世之通才，

是明達才幹的人，後漢書諫議之職，應

用公正之士，通才響正，有補益於朝者。

碩學，

南史賈琛傳通儒碩學，復見賀生。

仁人君子，不為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

莫隆焉，以是褻於人，人亦褻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

朝官的名籍，陸鶴家文

深生官不掛朝籍。

待罪六官，

就是說六部，曾公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為禮部侍郎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故云。

去父母之邦，

是說離開家鄉，論語何必去父母之邦。

十有四

年，孟容之巾履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

關絕，或望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左傳）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疾。是說遭了母喪。

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指洞庭湖說。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譌言。譌同訛，吾禾切，便是。謠言，（詩）民之訛言。雷

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漢陽武昌，是舊湖北二府城名，太平軍破漢陽，陷武昌，在清咸豐二年十二月。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事在清咸豐三年正月。

入江寧揚州。事在三年二月。而據之，烽火。（史記周紀）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按）古人在高土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兒鈴，內置薪草，常低之，寇至，便燃火高舉以相告，叫做烽火。

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同駭。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

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

母於樂善里，莫衝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是說他的父親。之命曰：四方多難，（杜甫詩）萬方多難此登

而陵谷。（詠）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漢書）陵谷易處，喻世事變遷也。有不可知，汝既獲交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

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詩衛風）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仍世。便是累代，（晉書）仍世多故。不墮，名媛。音院，是說美女。紹之

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敦我。敦音堆，是說迫促我，（詩邶風）王事敦我。未匱先

防，有置無頗。夫子。指夫說。人傑，（史記高祖紀）此三人，皆人傑也。是名振宗，畸以平劑，奇音羈，是說輕重得平。如羽諧宮，廣

賚窮民，鄉亭（後漢書百官志）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饗音消，便是潔淨，饗音熾，是設酒食，（詩）

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音希，羨慕的意思。淵騫音愆，（論語）德行顯，音愆，（按）顏淵

名回，閔子騫，名損，都是孔子弟子。吾見亦寡。二仲竝殤，化爲黃土，次葵次蕃，駢駕如舞。（詩）鄭風兩駢如舞。二女婉婉，音

晚。皆嫁士人，兩孫葩苗，葩，讀如巴，就是，苗音札，是發出來，（韓愈文）蘭苗其。玉立是說他容貌美麗，和白玉一般，（袁凱詩）座中弟子十餘輩，森森玉山多容儀。振振

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是說修了他的生命，（曹補文）公叔單命於西秦。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

究難詳，感既泐音勒，（周禮）石有時以泐，言因其崩理而解散也，木文作裂解。銘，以詔茫茫。

【評語】（胡氏曰）前誌所述，純是與孟容私交，而不及其母，所有孺人之行誼，以及子女生卒，均於銘詞詳

之，此銘之別開生面者。

曾滌笙錢塘丁烈婦墓表

凡已嫁殉夫和捐軀拒強敵的稱爲烈婦。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

系，是說一姓相承統緒的人，（唐書李多祚傳）其先棘鞞長，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述其節行，踵吾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周氏，南疆

繹史，溫春隨著，審臨，字晒園，清浙江烏程人。曾以掇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今二百載矣。維瑩域有

下窆之石，

窆音乾，是把棺木埋葬下去，要用石頭引棺下隕的。

不克宣刻事蹟，

暴音僕，顯揚的意思。

諸道路懼終將晦湮，且無以

興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

音丙，作棄字解。

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

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辭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崎行，與聖朝旌顯幽微

之義，有顛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丁氏之別子，

（禮大傳）別子爲祖，（正義）別子，謂諸侯之庶子。

居山陰

舊浙江縣名，與會稽並改紹興府治。

民國廢府，以山陰會稽並改紹興縣。

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

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

良已，瑞南既買遷，

做買賣的通稱，就是貿易。

於杭，家中有無，壹仰烈婦裁完而緝置，贏事而縮食，秩如

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間四出焚掠，烈婦挈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

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襁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

水，賊追救之不殊，凡溺三乃絕，年二十有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屍不腐，蚊

蚋

是螞的省文，（說文）秦晉閩謂之螞，楚謂之蚊。

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

心，

是說人有野獸的心，（史記）鞞粥氏虐老獸心。

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挈竄之二子，

長曰聘賢，季曰茂卿，至是聘賢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

上其事於朝，乃蒙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三國志）賊周章方結陣，不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久長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是說不多片刻，（中）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不密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評語】〔黎氏曰〕以精深之筆，寫貞烈之行，揆藻揚芬，恰如其分。

邵位西易安人墓表

道光乙巳冬十有一月，翰林編修茶陵陳君，承命出守吉安，翌日入對，上語曰：日禮部章上汝妻與請旌，其有諸！卽頓首伏謝，臣源充故妻易氏，蒙恩予旌表，幸甚！其可旌奈何？對曰：易氏有孝義行，鄉人哀之，以聞有司，非臣望可及也。上爲動色稱歎久之，而後勛以守官之道，陳君出而流涕述諸人。先是君遘危疾，反復輒增劇，凡三月餘，瀕賈音死者數矣，妻易安人方娠，是說腹中有了胎兒。晝夜奔迫牀下，數泣禱於神，期以身代，最後和臂肉和飲，飲君一進疾若失，而安人由是積勞疾，未歲益以他疾，三十六日而死，年三

作近字解。

十一。於是陳君大哀慟，幾溢於禮經，自斷不更取他氏。其鄉人曾侍講國藩，爲詩以慰其悲，爲墓志以序其實。且曰：婦人旌節與法，於孝而已。若安人之義，服勤至死，語見禮檀弓。以貫音世，（漢書尹賞傳）皆貫其罪，（注）師古曰：緩也。其夫之死，有功於陳氏甚大，以孝旌其可，乃聯其鄉士大夫，列於鄉有司，以達於禮官，蓋期年而得旌。旌命下，不旬日，而陳君有吉安之命，自世俗言之，急其夫以死，不幸而不及其榮祿，然盡其道而死，死而無嫌於心，有稱於人，安人非不幸也。獨陳氏方熾，而失安人之賢，君今出守，人事日生，回思京居空約時，夫婦寂寞相慰，與安人舍身是說不顧身子。相爲之情，歲月遙遙，恐久漸遷忘，益愴顧遺迹，以悲而君之意，亦如是爲不可及矣！余交曾君久，獲識君安人之返葬也，得卜厝以待事，瀕行，來請爲豫表，以俟他日揭於安人之墓上，其世次居里卒葬月日之詳，則曾誌備矣。

【評語】曾氏曰：愴然以悲，悠然以遠。

雜記類

姚南青方頌椒山居記

士日居塵世喧闐

闐音田，是說聲音喧闐，(唐國史補)南海舶，外國船也，師子國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聲色為之喧闐。

嘈雜嘈音曹，衆聲齊作，不能辨別的叫作嘈雜。

之中，車馬賓朋酬酢之地，與之登巉巖

音巖，是說山高峻險，(宋玉賦)登巉巖而下望兮。

披蒼茸

音茸，是說草卉叢生，(左思賦)蒼茸蕭瑟。

盤桓

是不進的樣子，(陶潛文)撫孤松而盤桓。

寄思探究窈窕

深遠的樣子，(郭璞賦)幽油窈窕。

未嘗不顧而樂之，及使之久乎山溪岑寂

之區，賓姬

衣嫁切，(爾雅)兩婿相謂為亞，或作姬。

不至於室，軒屨不造於門，鳥獸嗥

音豪，野獸聲，(左傳)豺狼所嗥。

音

鼪鼯音生吾體

長尺許，赤褐色，俗呼黃鼠狼，鼪，體長七八寸，背暗褐色，前後兩肢間有膜，能飛行樹上，棲于深山，謂之飛鼠。

悲嘯，則怵然誘慕於中，而向之發舒志意，蕩

滌耳目者，或以導憂而增戚，抑又何邪？蓋食芻豢

(禮月令)仲秋，案芻豢，(注)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

者，或思螺蛤，酣

醺音乳，是厚的酒，(詩)酒醺維醺。

醴者，或沃茗蔗，而非必其能舍滋味，而終慕乎此也。昔宋高士种放

蟲，种放，字名逸，宋洛陽人，隱終南，真宗時，召為左司諫。

常秩字夷甫，宋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神宗屢徵乃起，仕至待制。

之徒，隱於布衣，甘貧食素，若將

終身，及後屢用大臣引薦，則牽於世榮，而不能自全其初志，由是觀之，豈非其初徒寄

耳目於清曠，而非能見聲利而卓然不移者耶？吾友方君頌椒，結室於龍眠山

在安徽桐城縣西北。

麓，龍眠既為桐山之秀，而君所居蒼巖翠嶺，綠波澹淡，凡四時雜卉之茂植，雲霞之舒

卷，鳥獸之嬉遊，畢獻於几席之下，而君左圖右書，嘯歌不輟，暇則登高以遠望，臨流而

為漁，自謂嘯精款利，灑灑

平曠的意思，(法言)書灑灑爾。

乎與造物者游

(莊子)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而非世人之

所知也。夫君之居，既兼山水之勝，而君又能樂詩書聖人之道，吾知其能處之而終身爲者；雖然，士非有求於世，而世或求之，君匿景和影字，藏采，將有拔而起之者，吾恐欲終其樂而不得也。

【評語】（俞氏曰）低徊不盡，足令人動山居之情，入後以恐其不能終樂作結，其意雖寓勗勉，然與首段久居生厭之意，隱相迴護。（林氏曰）清靈澄朗。

朱梅崖霞浦縣先農祠記

霞浦縣舊爲福建福甯府治。

先農祠，州縣長歲行耕籍籍，通作藉。禮月令孟春，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注：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吾學錄：清制，直省州縣，各於東郊，先農壇，擇沃壤爲籍田，督撫及州縣，皆九推九返。以祀先嗇也。禮：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注：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天下皆有之祠，方位在治城東門外，

先嗇炎帝，南方之神，而祠於東者，耕藉炎帝，姜姓，稱神農氏，代伏羲氏爲帝。禮月令：其帝炎帝。高注：呂氏春秋曰：炎帝，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神。本堯

典，東作書：堯典：平秩東作。注：把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之事，故就其地祭之，禮各有宜也。古者每食必祭先

向，無常祀，賀循字彥先，晉會稽山陰人，建武初，拜太常，朝廷疑滯，皆循所定，爲當世儒宗。藉田儀曰：漢耕時以太牢祭祀用牛，稱

爲太牢，有云牛羊豕之鬪曰牢，故三祭先農是說第一個教民種田的神道。後漢書：縣邑嘗以乙未日祭先農於乙所。於田所，亦掃地而祭禮：至

敬不壇，掃地而祭也。而後世立祠以棲神，則所以教民生在勤左傳：民生在勤，勸明不墮。之意益備。祠凡三室，

一藏農器，一爲廩，廩是倉庫，藏穀的叫。又於事便也。霞浦先農祠，其建已久，乾隆十六年，壞

於水，棟宇是說房屋，正中是樑，四邊垂下的叫做字，(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無存，歲行耕籍，則設主祠旁浮屠之宮，祭

焉。媠同媠，音辭，是。於非所，神用弗歆，民益無厭，偷惰每生，盲風(禮月令)仲秋，盲風至。淫潦(注)盲風，疾風也。滋

老，是大水。嘆魃嘆音蹇，就是乾旱，魃音蹇，是旱神。間作，蚤音終，蝗蟲一類。蝻音沿，蝗子還。爲虐，稊稗稊音題，稊讀如敗，是兩種草名，似穀，實亦可食。滋

蕃，仍歲是連年的意思。薦薦作頂字解，殺不熟。飢。歲某某，余來知縣事，既行耕籍，惕於廢典，載寢載

興，於歲戊寅，因川潦之浮材，卽其故址，命工造作神祠，某月日落成。惟霞浦福寧首縣，

四屬縣舊福建的福鼎，壽甯，福安，寧德四縣，皆屬福甯府。所走集，因陋就簡，非體所宜，又負山臨海，地勢恢阨，民食稻

蟹，穀蔬之外，列市衆鱻古鮮字。量其本末，嘉種是說穀種，(詩大雅)誕降嘉種。爲貴，漁獵之功，不先粒食。(禮

制)有不粒食者矣。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見(詩周頌)烝罔。神與有力焉，敢或忘哉？夫修廢舉墜，有

司之責也，是役也，豈以爲功，特以教民勤則不匱之義，嚴民事之本，不忘祈報(禮郊特牲)祭有祈焉。

有報。故於祠之廢興，詳其始末，用志歲月云爾。

【評語】(王益吾曰)運詞古峭。

朱梅崖蘭陔愛日圖記南陔，詩篇名，本笙詩，所以有聲無辭，詩序謂孝子相戒以養也，等到東晉補詩，首二句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後人遂用蘭陔爲孝子養親的意思和蘭錫詩蘭陔行可采一般。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舊福建縣名，與甌江縣並爲建甯府治，民國廢府，以建安併入甌甯。鄭君有章，圖其小象，取傳記孝子愛日

之義，兼採晉東晉補詩東晉，字廣微，晉陽平元城人，（補亡詩）南陔，自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

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不進的樣子，（史記）徘徊往來。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見孟子離婁篇）其

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即詩序，共二卷，（四庫總目提要）是書作自何人，衆說不一，今參考諸書，定首句爲毛公以前經師所傳，其下申言，爲毛公以後經師所加。曰：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念庭闈，是說父母。心不違安，彼居之子，罔

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有也，人之玩愒，音玩，食肉意思，（左傳昭元年）愒歲而愒日。晨夕

而安棄之者多矣，孝子曰：奉飧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闕然，內

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往而不可反者，年也，接而

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賓好富貴，燕玩利害，恩怨

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語見易咸卦，（憧音衡）樂此不疲，光武帝與公卿講經理，夜分諫之，帝曰：我樂此，不爲疲也。

而父母之年日以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

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

也，而獨摯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愴然，有

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灑淅音洗錫，如澆冷水。悽慄於體，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鬪進

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夫！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同指鄭君，才士也，

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豔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就是

蔡邕為東京光武都洛陽，故稱爲東京，張衡有東京賦。文宗，世稱崔蔡崔駰，字季伯，東漢涿郡安平人，善屬文，與班固傳授齊名，後漢書本傳贊有崔爲文宗，世稱駰龍之語，蔡，即蔡邕。

元魯山名德秀，字紫芝，唐河南人，登開元進士，嘗爲魯山令，既卒，天下高其行，不名，稱爲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德秀族弟，字次山，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德秀。結文遂

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自兔起犂，後漢書：蔡邕母卒，廬於冢側，有兔馴擾，遠近奇之。乳湏爲出，湏音棟，唐書：卓行

祿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若鄭君之健文是說善做文章。卓行是說高的品行，唐書：有卓行傳。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

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

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

【評語】〔黎氏曰〕述孝子仁人之用心，如此其摯，彼於內行有虧者，讀此能無悚然！

朱梅崖重遊靈應峯記

靈應峯在吾邨。同村水口是合水口，在福建建甯城東南。峯上寺，傳剏自隋開皇隋文帝年號。中，後加修葺，按

縣志，建寧縣宋置，志亦無寺名，疑非隋寺也。然寺廡下就是廡下。古碑，載隋年月甚具，蓋不

可考。峯上古木萬株，多產藥卉，邨人採取之，亦饒竹石，清泉雜其間，鏘鳴是玉的聲音，禮玉是玉的聲音，禮玉可聽，近邨十餘寺，靈應峯獨稱勝絕！來遊人，余爲童子時，常一陟峯而嬉焉。積十年，爲今上雍正甲寅，雍正，清世宗年號，甲寅爲十二年。復至寺，迫日暮以炬把是火把。反，竟無所睹。客問寺之勝於余，茫然如未嘗至者，蓋峯距余家二里而近，余生處峯下二十年，僅再至，至又如未嘗至焉，其間豈有數耶？因記之，以見士營是經營，謀幹的意思。千里之外，而嘗失於耳目之前，有如此也。

【評語】薛氏曰：清雋絕倫。

朱梅崖髻亭記

族叔父含輝書屋，在楊林東山，余記所謂靈應峯者也。峯高出地二十丈許，邑諸山環焉，而大弋山名，在福建建甯縣東南四十里。當其南，大弋山者，世傳越王無諸就是閩越王，其先爲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漢擊項羽，無諸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見《史記東越傳》。拔東冶故城，在今福建閩侯縣東北，治山之麓。西巡，弋獵於山，遺金鏡鏡，尼音切，形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見周禮以金鏡止黜注。因一名鏡山，亦名金鏡山。山周回數百里，踞臨四邑，雲氣朝暮，上與天接，書屋面之，每當清秋雲開，則岫音袖，峯也，（謝朓詩）窗中列遠岫。者岑池淫切，山小而高。者若飛若動，踴躍於窗檻間，余取蘇子記語，蘇軾臨壙齋記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彙彙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名曰髻。亭謂山形象牆外人行，而見其

髻也，亭後受之以軒，左右翼以別院，面亭左爲樓，木石雕琢之工，丹雘音鑊之文不施，而氣象激鮮，光景窅異，四時明晦，其狀萬變，所以發舒心意，懌悅精神者侈矣。靈應峯向屬僧居，地稱幽勝，而衆山之美未出，今含輝益之以亭，披豁翳伏，揖延變態，然後登斯峯者，入之奧如，出而曠如。（柳宗元永州龍興寺東丘記）遊之道，大率有二，奧如也，曠如也，如斯而已。於柳子所謂遊有二者，無或缺焉，洵乎含輝之有力於山川也。亭在僧寺之左，經始是說土木方輿，（詩大雅）經始經始。於乙丑之秋，落成於丁卯之春，實乾隆十二年，族人朱仕琇記。

【評語】（俞氏曰）清逸之氣，爽人懷抱。

彭尺本重修盤門雙忠祠記

盤門在江蘇吳縣城南門。

余觀建炎

宋高宗年號。

之事，宋之不亡者幸耳。方金兵

是金國之兵。

破揚州，

今江蘇江都縣。

於時高宗

名構，徽宗第

九子

駐平江，府名，今江蘇吳縣。

去敵尙遠，平江固可守也。蹙蹙音蹙，縮小的樣子。焉去之臨安，而越

州名，今浙江紹興縣。而明，州名，今浙江嘉興縣。不暇一夕，息已而敵破建康，府名，今江蘇江甯縣。道廣德，宋於此置軍，明清爲直隸州，今改縣。趨臨

安，由越人明，掠縱海上，

指平江府言，建炎四年二月，金將烏珠入平江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而歸，使其時平江諸將帥，以勁旅

精銳

物兵

遇其衝，俾隻輪不反，

是說兵敗沒有一個生還的，（公羊傳）管人與姜戎要之夜而擊之，匹馬隻輪無返者。

無難者，奈何兵不戰而潰，城不

攻而下，坐使五十萬人，并命於鋒刃而莫之救？

和陳字通用。

一死於水，而盤門破矣。嗚呼！彼守城者，或則侍郎，

有二十七者拒敵於

指張浚說，建炎三年三月，命張浚駐平江。

門外，一死於陳，

指周望說，時周望做兩浙荊湖宣撫使，建炎三年九月，詔周望守平江。

非不顯且要也，委而去之，若棄涕唾，而獨遣二

士者以殉國之烈，此不可為發憤而深痛者哉！然自二士之死，里人神而祀之，迄今六

百餘年，而靈爽

便是說神靈。益著，二士俱汴

即今河南省。人，從高宗南渡，守平江，其一劉姓，

蓋死

於陳者也，其一張姓，

蓋死於水者也。祠有明永樂

明成祖年號。中俞禎碑，以蘇為順國明

王，職天壇傳奏司，以鼇為順濟龍王，職盤溪守禦司，其封爵莫知何昉，

和仿字通用。要其來也

則遠矣。近者祠久不修，里人醵金千兩，新其宇，既成，屬予記。祠在盤門外靈巖

因言裏有靈巖山故名。

鄉，俗名雙土地祠，余更之曰雙忠，夫其忠也，乃其所以自神也，遂書而記之。

評語

【胡氏曰】有此記而二士可謂不死矣。

姚姬傳寶扇樓後記

朱子穎家有聖祖仁皇帝之賜扇，作寶扇之樓廡

字典作廡，同支，音說，是說閣中藏物。焉。王禹卿

名文治，號夢樓。

續古文辭類纂

卷四

五三

爲之記成，以其辭示余，余讀而歎曰：昔漢武既招英俊，程其器能，

見漢書東方朔傳按漢武帝名徹，景帝中子，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左右近臣，若主父

名偃，漢臨淄人，元光中，拜郎中，遷大中大夫，數上書言事，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後爲齊相，卒坐事族誅。嚴

名助，漢吳人，忌子，詠意南越，歸拜會稽太守。朱

名買臣，漢會稽吳人，武帝時，官中大夫侍中，出爲會稽太守。皆出爲守相，獨東方朔

字曼倩，漢平原厭次人，武帝初即位，以上書令待詔公車，旋待詔金馬門，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以不得任用，至於上書自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才士之亟於自效若

此哉？若以人臣愛君之心言之，則日侍帷幄者之志，固已得矣，况乎出臨一方，有吏事

之責，人情乖迕，漢書食貨志好惡乖迕有詘伸應接之難，曷若一意以親媚於主上者之爲

善哉？都統公朱子顯父，名倫簡，字補齋，康熙進士，官至副都統，有閒青堂集。以筆墨文字，遭逢聖祖知遇，內侍最久，其後仍出

入宣力，就是勳力辦事，晉書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躋騰西切，是說說升上去。於二品，今子穎之任用，略同於都統公，而且滋重

矣；而回思昔日都統，依天日之輝光，侍清宴之閒暇，聖翰雲章，是說皇帝寫書翰。璀璨是玉的光彩。懷袖

蓋有邈然邈，莫角切，遠的意思。不可及之慕！况於禹卿辭玉堂官署名，漢官儀曰：侍中有玉堂署，宋淳化中賜翰林之廬，而飄搖江海

禹卿以第三人登第，進至翰林侍讀，出任雲南臨安知府，三年，以吏議降職，歸里，往來吳越間，所以說飄搖江海。者乎？余於是

書爲後記。子穎既外任，家雖作是樓，而未得以登，異日儻召居闕廷近職，以休沐

漢律，吏五日得休沐，便是說休息。之餘，俯仰斯樓，循玩吾言，感念國恩之無窮，將有濯然濯音摧，減不知泣

涕之隕落者已。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姚鼐記。

【評語】原評曰：『摹歐陽公御飛白記，太似。』薛氏曰：『此記雖脫胎廬陵，然文氣亦有紆迴曲折之妙。』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就是卜左邱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儀禮喪服疏）傳曰：者，人皆云孔子弟子

卜子夏所為，師師相傳，蓋不虛也。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衰。音平，是聚攝來。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

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為禮記。如檀弓為曾子門人所作，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錄，月令為呂不韋所修，禮運為子游所作，樂記為子貢所作，中庸為子思所作，三年問為荀卿所著之類。

詩書皆口說，就是說口傳。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孟子）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者固

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

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漢書藝文志）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春秋二十三家。各為專門，及其末

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閔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崔實政論）俗人拘牽牽古，

不塗權制。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

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既

大著，迄魏王肅駁難鄭義，（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人，朗子，善買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期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四庫總目提要）毛詩正義，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皆與傳義，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傅私說，傳與附同（四庫簡目目錄提

要）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論之詳矣，（四庫總目提要）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詞未聞，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卓則解慍之詩，以難康成。學者由是

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斬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攜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攜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攜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則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攜約爲孔子六十七代孫。傳孔子之學，世之所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攜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評語】俞氏曰：議論正大，末段望其由賢而趨于聖，意思更深一層。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注見前（泰山道里記序）西流，其陰濟水亦稱泲水，源出河南濟寧縣西王屋山，東南流，入黃河，攷其故道本逾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並行，入海，今下游爲

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奔，僅存河北發源處。東流，陽谷的水。皆入汝，陰谷的水。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管子）長城之

陽，魯也，長城之險，齊也。也。最高日觀峯，（應劭漢官儀）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日始欲出，長三尺許，道長城是望若泰山過也。故以名焉。（按）明王世貞則以日觀秦觀越觀為一峯，言觀日出，則為日觀，西

望見秦，則為秦觀，南望見越，則為越觀。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

長清，均山東縣名，舊屬濟南府。穿秦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

由南麓，是山脚。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音庭。從下向上的石路。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

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酈音歷，道元，字善長，北魏范陽人，著有水經注。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

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

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

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作照字解，（漢書）日月所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徧徠，山名，本作徠來，（詩）魯頌

縣東南四十里。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

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蒲，音搗蒲，（晉書陶侃傳）擣蒲者，收蒲敲耳，（按）擣蒲

十立，和粒字通用。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

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絳音降，紅色，皜音稿，白色。駁色而皆若儂，亭西

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神名，宋真宗封泰山後，命有司建祠奉之，以神爲東嶽大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君，見（山東考古錄）。祠，皇帝行宮，天子出行時所居的地方，（元稹詩）寢

落故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唐高宗年號。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就是說漫滅。

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虛訝切，就是

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

記。

【評語曰】（原評曰）具此神力，方許作大文，世多有登嶽輒作游記自詫者，讀此當爲擱筆。（薛氏曰）遼屢天成（俞氏曰）寫泰山形勝，真有雲煙杳靄倏忽萬變之妙。（林氏曰）首尾無一懈筆，殆神來之候也。

姚姬傳遊靈巖記 巖音韻，是石窟，靈巖，在

山東長清縣東七十里。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壘

音磊，壘空，是小穴，適當做壘空解。石爲城墉，音庸，是小城，築土壘壁叫做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重是重壘，山

和屏風一般的排列。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

雪林下，初日澂澈，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音堪，供佛的小室叫佛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

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音務，奔馳的意思。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音考

平聲，是尾闕骨，這是說巖底。

有泉，皇帝指清高宗。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

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宋徽宗年號。云。余初

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沂以

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

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天竺僧名，通玄術，晉時來中國，入後趙。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

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東晉時前秦之主，滅前燕，克前涼，寇東晉，爲五胡中

之最強盛者，後爲姚萇所殺。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

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山東縣名，舊屬濟南府。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游者日衆，然至琨瑞山，

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

巖，北至歷城，復沂和溯字通用，是設逆流而上。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

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藉記。

【評語】〔林氏曰〕記山水勝游，須從實際上着筆，方臻佳妙，此文全以真切勝，故高人一著。

姚姬傳遊媚筆泉記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音以，連接的意思。平，其將平也，兩崖宜鞋切，是說邊。忽合，屏

蝨讀如觸，高聳的意思。墉回，嶄土滅切，山勢高峻的樣子。橫若不可徑，龍溪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

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漉然谿水會合的聲。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音從，又讀如蹤，木名高數丈，供建築及器

物等。槐楓栗橡音象。山果名。時有鳴鶴本作鶴，（釋名）音規，（爾雅）燕聞，（郝氏郭注義疏）云，說文，鷩同，鷩也，

望帝也，（按）子焉即子規，說文以為燕別名，是古義，詩疏云引舍人曰，燕聞名燕燕，又名鷩。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音猷，獸頭

就是指頭。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是說雲的形狀，和水一般。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

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宋時人。善做詩，尤善畫，號龍眠山人。之垂雲泚同泚，又與泚通，（詩）隰則有泚，（傳）泚，坡也。也，或曰：

後人求公麟之地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

明何文端公名如龍，字康侯，明桐城人，萬曆進士，累官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崇祿四年乞休，後十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諡文端。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

漫石上，為圓池，乃引墜谿內，左丈學冲於池側，方平地為室，未就，邀客九人飲於是，日

暮半陰，山風卒起，肅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磯音機，是水中的大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蓋隲

先生鷩通鳩，蓋隲姚帝之叔，名純，見本書（姓氏官里誌略）。與往，聶從，使聶為記。

【評語】〔林氏曰〕述山水則見其簡峭，敘游覽則見其奇警，的是作記高手。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音錕，作塞字解，(易)有窒望。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

於其後，遠之於不可迓，音譚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是王文治的字。之論

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晉自元帝以後，都建康，所以稱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

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字玄宰，號香光，明華亭人，萬曆進士，官至南京禮部

尚書，卒諡文敏，尚書以書畫名，所居書室，嘗顏曰快雨堂。

死，今無人焉，非無為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為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

遺得喪，就是得失，(北史高允傳)允曾作塞上公時，有混欣戚，遺得喪之故。忘寒暑，窮晝夜為書，自娛於其間，或譽之，或笑之，禹卿

不屑也。今夫鳥鵲音寇，(爾雅釋鳥)生哺穀，(疏)鳥生子，須母哺而食之，名鵲，謂燕雀之屬也。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

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為之記，

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評語】(林氏曰)讀此可通書法之法。

姚姬傳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寧國府，屬安徽，民國廢，宣城縣是他的舊治，北樓是南齊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亦稱謝公樓，在郡署後。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並的意思。是此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量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山名，在今丹徒縣城北一里，山斗入江，三面臨水，晉時郡治，據云靜惠王子正義鎮京口，建樓山上，以饗軍食。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斜平的樣子，她與陀通，（司馬相如賦）登陟之長阪兮。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而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頽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諸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唐置，宋廢，今宣城縣是。其成是樓也，余雖未

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玄暉。名暉，南齊陽夏人，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長於五言詩。李太白注見前（致劉孟容書）

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

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評語】〔原評曰〕空靈動盪。〔薛氏曰〕一片天機。〔俞氏曰〕名勝之地，必足跡所經，方能道其奧妙，北樓形勝，姬傳既未寓目，着筆似不易，今隨意寫來，不黏不脫，才思實不可及。

姚姬傳孫忠愍祠記

明北平舊府名，明太祖於今京兆地爲北平府，以今直隸爲北平布政司，成祖遷都後，改北平爲北京。都督副使，〔明職官志〕太祖下集慶，即置行樞密院，尋罷，改置大都督府，又增設左右都督，同知，副

使僉事，照磨各一人。燕山山名，在今京兆薊縣東南，自西山迤邐而東，抵渤海岸，長數百里，又古府路名。忠愍侯孫公諱興祖，始以雄傑之材，從高

祖即明太祖朱元璋，初從郭子興，爲鎮撫，後由江北渡江略地，自立爲吳王，遂登帝位。於淮上，渡江開國，數立戰功，終奮伐元遺孽，是世遺留的孽種。

深入矢援，身歿沙漠，一名大漠，又稱瀚海，蒙古語稱爲戈壁，在舊內蒙古與外蒙古之間，其忠烈之蹟，具載明史本傳，忠愍兄子諱繼達，始以同族從淮上積戰功，爲濠梁，

衛指揮使。〔明職官志〕衛指揮使司，設官如京衛，〔按〕京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秩正三品，衛指揮使司，指揮亦一人，秩亦正三品。忠愍侯定遠縣名，梁置，本漢東城縣，舊屬安徽鳳陽府。人也，及

指揮使守常州與張士誠元末泰州人，業操舟運鹽，乘元綱不振，率衆陷泰州，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迨據吳中，又稱吳王，後被徐達等擒送建康，在舟中不食而死。出戰最

久，從徐達

字天德，元末濠人，佐太祖平定河南，遣諸裨將分道渡河，徇河北地，遂克元都，還師下山西，定陝西，復破擴廓帖木兒，振旅而還，封魏國公，卒加贈中山王，謚武寧。

平士誠，復有功

高祖乃賜之田宅於常州武進，指揮子孫，遂為武進人，指揮之子秦，當建文

明惠帝年號。時為

北平都指揮使

(明地理志序)洪武初，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諸軍，(又職官志)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一人，秩正二品。

燕師

燕，古國名，太祖子棣封於此，稱燕王，因為惠帝聽齊黃獻議，欲削他的

封地，憤而興兵，以清君側為詞，稱靖難兵。

起，與戰於懷來

元縣名，明洪武初，改衛，屬永平府，又改屬北平府，尋廢，三十年置守禦千戶所，即今直隸懷來縣治。

中矢，裹血力戰，竟

陷陳死，惠帝

名允熾，是太祖的長孫，因太子標早卒，故繼祖帝位。

追封廣威侯，廣威有從父兄恭，亦早從太祖取沂州

名，清升府，屬山東，今廢，臨沂縣是他的舊治。

密州

(明地理志)元州名，治諸城，屬益都路，洪武二年七月，州廢縣留，即今山東諸城。

益都

山東縣名，明為青州府，清因之。

及克元都，屢

有功，官至前軍都督僉事

(明職官志)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每府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其屬經歷司，經歷都事各一人，(按)前軍為五都督府之一，都督僉事，級正二品，恩

功寄祿無定員。

授驃騎將軍

自漢武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始有其名號，其秩秩等大將軍，後漢有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唐時，其秩益卑，後以為散官，宋明因之。

孫氏一門，在洪

武

明太祖年號。

建文時，功業著聞，凡四人，而死者二焉，忠愍之子恪，亦繼為良將，爵至通侯

矣。而不幸與藍玉之禍

藍玉，元末定遠人，為常遇春時之弟，初隸常遇春帳下，戰輒捷，遇春數稱於太祖，乃任之以平元裔功，官大將軍，進涼國公，後因讒變被誅，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一萬五千人。

故孫氏之居定遠者衰，而武進獨盛。明禮部尚書文介公慎行

字開斯，幼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至禮部尚書，謝病歸，操行峻潔，為一時摺紳冠，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則濠梁指揮之八世孫，而廣威侯之弟後也。今克沂曹觀察

即清山東克沂曹濟道，舊稱道為觀察，以管轄兗州沂州曹州濟南四府的河道。(按)本文曹下漏列濟字。

星衍

字澗如，由乾隆六十年由京官出任該職。

又文介兄七世孫也。觀察以

謂孫氏建功，肇始於忠愍，而無專祠，非所以表忠義，以光後嗣，乃於江寧城中買地，建爲祠，所以表忠愍，而以濠梁指揮廣威侯都督僉事三主，祔其左右，又於祠室置書籍，彝器。（左傳）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注）謂鐘鼎，爲宗廟之常器。之藏甚備，俾後子孫能讀書者守之，餘皆可假觀，而終歸於祠，因請余爲之記，余謂孫氏之始興也，以武烈，而後子孫之達者以文學，文武雖異，而一歸於忠孝大義，則同。今觀察建祠之法，上以崇先祀，下以啓後賢，不以遠遺，不以己私，其用意甚厚，其望於族人者甚巨且遠，孫氏忠孝之美，其將有世濟者乎？（左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評語】（俞氏曰）疏暢簡淨。

姚姬傳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方正學，名孝孺，一字希直，一字希古，明甯海人，從宋濂學，工文章，以闢異端爲己任，名其書室曰方正學，洪武時，爲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卽位，升侍講學士，燕王入京稱帝，

令草詔遜位，不從，被害夷十族。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

此之常。昔明惠宗之爲君，成祖

名棣，太祖子，初封燕王，後篡帝位，年號永樂，凡二十二年。

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

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

間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

春秋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顯，注商臣，穆王也。按，顯諡成王。

匈奴冒頓

冒頓讀作墨突，史記匈奴傳，匈奴單于曰頭曼，有太子名冒頓，

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習爲鳴鏑久之，知左右可用，從其父頭曼獵，以鳴鏑射殺之。皆身享

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

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

詳上篇燕師注，按燕王率靖難兵南下時，歷爲鐵鉉盛

庸所敗，乃惠帝下詔諸軍曰，母使朕負殺叔父名，諸軍因此不敗發矣，燕王遂陷應天，惠帝出亡。

之事，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志士仁

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

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豈非

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明萬曆明神宗年號。時，南京士大夫，殆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

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

清浙江府名，治金華縣，今廢府存縣。

人，正

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

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

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評語】（林氏曰）正學忠烈，久爲世重，此記寫得悲壯淋漓，愈令人可歌可泣！

姚姬傳記蕭山汪氏兩節婦事

蕭山浙江縣名，舊屬紹興府。

蕭山汪君輝祖之母，曰王孺人，其生母曰徐孺人，汪君考爲淇縣尉，淇縣，舊屬河南衛輝府，尉，舊爲知縣的佐貳，就是典史，輝祖父名楷，曾爲淇縣典史。

淇縣君歿，兩孺人皆少，遺孤十一歲，而上有七十之姑，門無族戚之助，或謀殺其孺而奪其貲，忌兩孺人，日欺凌困辱，兩孺人不爲動，卒奉姑保育孤子，教之成立，登第爲聞人。是時有司旣疏兩孺人之節而旌其門矣。汪君顧悲傷兩母，少所處危苦，徧走士大夫求爲文章，褒揚其行義，所致凡數百篇，又自越以書遺余，請記其事，汪君志亦勤矣。夫兩孺人之名著海內者，以其子之成立也，設幼孤不幸或殤，或長而不才，則兩孺人泯無聞矣。方其窮阨，困難伏首，相對閨闈，便是閨門，閨音撻。之中，豈能知子之必才而待之？雖子成立不可必，而終不忍負吾志義者，此兩孺人所以賢也。賢者固不求名而名至，然世竟無稱者亦有之；且女子尙能堅其操持，卓然自立，而顧謂天下之士

無獨立不懼（易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守死服義其人者乎？其泯無聞焉則已矣。夫人貌榮名（史記游俠傳）贊諺曰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注）榮名飾表，稱譽無極也。卒何加於其身豪末哉？

【評語】（俞氏曰）清風勁節，凜凜如生。（林氏曰）議論超遠。

吳殿麟重建古紫陽書院記

紫陽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南，宋朱松讀書其上，後來他兒子焘住福建崇安地方，勝廳事曰紫陽書室，後人因在歙縣建紫陽書院，方回替他作記。

自古天下治亂興亡之幾，家之慶殃（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身之福極（書洪範）五福，一曰壽，二

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皆肇於心之存亡。禮也者，持敬以存吾心，而由之蹈乎

道者也。夫道莫大於三綱（白虎通）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五常（白虎通）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禮樂之本，萬化之原也。然欲

盡倫，必先盡禮。禮盡則仁義亦盡，而倫修焉。倫修而道得焉。三王教養天下之具，甚備

而綦隆，而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夏禮殷禮周禮者，此而已。孔子之自為教也，亦曰博文

曰約禮（論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學校之設，此物此志（賈誼策）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按）後世多用此物此志。也。書院之設，亦此物

此志也。樂者和樂其心，而忘禮之繁苦者也。禮樂交暢而不自知，是以禮行彝倫，終身

安焉而不慕乎外，周亡，樂之遺既不可得聞，而禮亦多墜失。宋朱文公集周程張子（周

敦頤，程子類及頤，張子載，皆以理學者。

之成，以又身就是修身。

覺世，就是喚醒世人。

曰主敬，曰窮理，曰反躬，敬者禮之本也；

當是時去聖已遠，禮樂節文之詳，雖文公亦不可聞矣，然日兢兢從事於敬，盡其禮於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本諸躬，宣諸冊，人倫（孟子）教以人倫。之旨，鬱而復明，蓋其力也。

文公少嘗讀書於郡之紫陽山，理宗名昀，宋太祖子，燕懿王德昭後。淳祐理宗年號。間，郡守韓補奏請建紫陽

書院於城南以祀之，已而其地屢遷，然大率在城以內，其建於紫陽山者，自前明正德

年號。已卯為正德十年。郡守張芹始也。今其山書院尚在，建於歙學之後者，自正德庚午為正德五年。

年，予告終，養戶部尙書太子太保曹公文埴指清高宗說。御極，是說皇帝登位，（文心雕龍）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之五十五

年，予告終，養戶部尙書太子太保曹公文埴埴音實，清歙縣人，於乾隆五十二年告終養歸。具以書告，歙紳士之在

揚州者，願共捐金興復之，復約紳士之於所司，於鹽筴筴音策，是說食鹽人的戶口冊，（管子海王篇）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之例

應動支者，歲捐白金三千七百二十兩，為多士久長脯修之費，是院興而後兩書院之

舊復矣。先是書院皆旋建旋毀，惟此兩院最久而著，而歙學後之院，視在山者又先焉，

故曰古紫陽書院也。雖在山者董之於官，在學後者董之於紳士，其陶冶以成人材則

一而已。夫新安唐郡名，故城在今浙江淳安縣西，隋移治安徽休寧，後又移治歙縣，所以又稱歙為新安。自文公以來，代多賢俊，今兩書院屹立

相望於郡城內外之交，俾士之秀良而有志者，無一人不遂其慕學奮發之願，雖近代

書院之設，所業者賦詩綴文，非復三代學校（孟子）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之舊，亦非宋四大書院（在江西南康縣的名白鹿，湖南長沙縣的名嶽麓，河南商丘縣的名應天，陝西鳳翔縣的名石鼓）之舊，然禮之大略可考也。科

舉之學，代變而莫知所窮，而心性之不可不浸灌，雖培人倫之禮，不可一日廢墜，則固

萬古不可變者也，多士苟即所業，以求文公之學，孜孜（音咨，勤勉不怠的意思），修理彝倫（便是倫常），

以培心性，雖三代經紀國家之才，皆由是出矣，豈非新安士子之大幸哉！

【評語】〔王濱麓曰〕樹義立言，皆得紫陽之粹，不意宜黃慈溪諸記而後再見斯文。〔薛氏曰〕神味於子固

為近〔洪氏曰〕闡發紫陽遺緒，而以正心為主，誠探本之論。

吳殿麟紫石山房記

予家舊居歙西（是說歙縣的西面）。巖鎮（是留寺鎮，在歙縣西二十餘里，巖與留同）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巖鎮上游，

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植

桃李梅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之竹中外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

泉瀲灩（音泫，水聲，韓愈藍田縣記）水瀲灩（音泫，水聲，韓愈藍田縣記）循除鳴。流其上，豫章尚書曹公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清江西南昌府新建人，乾隆元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以文章受主知，尤工書）

，幸證
文恪。

東遊，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為紫石山房者，曹尚書也。巖鎮有萬家之市，而

予家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書之士為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穉不自揆，

慨然思繼宋賢之蹟而踐其庭，以與游楊黃蔡。游是游酢，楊是楊時，黃是黃幹，蔡是蔡元定和子沈。諸賢伍。和許多人同列叫做伍，（史記淮陰侯

傳）生乃與贈等為伍。而是時塾師方訓迪以科舉俗儒之學，而予又私愛古人之文藝詩歌，早夜諷

習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畢心力於四子之書。是指上游楊黃蔡四人的書。四聖之易，是說

周易，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及凡六藝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為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嘗敢

隕越。傾跌的意思，（左傳）恐隕越於下。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詩大雅）宣

注）宜，布也。聖訓者，又無幾矣。回憶入塾之初，方冀與古人頡頏千載之上，今老矣，而尺

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精，力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

者棟宇初興，黝堊。音優惡，是塗飾曰漆，（禮）天子諸侯之堂黝堊。鮮濃，泉甘竹綠，童冠咸集，讀書之音琅琅，音郎，本金

這是說讀書聲。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彫殘，池亦竭矣，此雖志得

氣揚之子，追尋舊躅，音蜀，是脚跡。有不禁涕零者！况僕以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能不淒

然顧影而自悼哉！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嘉慶二年，根旁忽產雙芝。菌類，寄生於枯木上，體如菌狀，蓋面有雲紋

柄紫赤，古稱瑞草，一名雙芝。

是年余舉孝廉方正於鄉，子邦佐，亦遊鄉學，

是說進了秀才。

里人以爲此雙芝之

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烏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小子之幼志，而爲此

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

【評語】原評曰：其志正，故其聲大而遠，不徒以神韻勝。洪氏曰：起首寫家居幽勝，風致便覺灑然，以後

議論波瀾，相輔而生，尤步步引人入勝。馬氏曰：情韻固佳，氣尤古厚。

秦小峴除莊長

永嘉

浙江縣名，舊屬温州府。

縣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

便是催租，租稅有科則，故云。順宗實錄上考功第，誠自選第曰，撫字心勞。

催科日拙，考下下，按城，謂同城。

責富民任莊長，督逋稅，

便是欠租，漢書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浸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

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富民爲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誅；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賕賂，

路，便是出錢運動。

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資爲利藪，除之於

彼不便，輒多方慫恿，

是說引誘他人行事。

不克除，民又訴之郡守，監司以至大府，大府下於監司，郡

守，監司郡守又下於有司，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寅，

五十九年。

余分巡溫處，

温州，處州，舊浙江二府名，今皆廢，永嘉縣爲温州舊治，麗水縣爲處州舊治。

稔，

讀如審，便是熟悉。

其弊亟議除，郡守某曰：公欲除之，

如病官何？余曰：君以莊長爲便於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養民也，民病卽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民利而官不利者也。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旣免，民皆曰：我公實免吾役，吾民慎毋逋官賦，貽我公憂。余記之，庸和川字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評語】（俞氏曰）不徒爲藹然仁者之言，其識解亦真高人一等也。（胡氏曰）民病卽官病一語，可爲貪酷之吏，作當頭棒喝！

□ 惲子居遊翠微峯記一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峯爲翠微峯，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峯，有厓，復北有巖，夾磴是從下向上的而上，西折有岡，是山脊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峯，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局音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是木頭架的屋子，少息爲第一巢，是成屋子造得和鳥窠一般，復登爲梯

登和禮字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隘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

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音稿，光明的樣子。然射諸峯，如相蕩矣。復得陞

八十有三，有坪音平，山中平地叫做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是微君先生的後裔，微君先生，名北風，字天民，明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故以此稱之，甲申之變，愍思宗殉社稷，日哭臨縣庭，後以隱居教授終。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道就是舊路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

計，當流寇熾時，人方謂寇遠，猝難及，微君先生獨憂之，移家翠微峯，士友亦稍稍依附，後數年，寧都被寇，而翠微峯獨免於禍。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

登，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沒者，

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

瑞爲本朝招吳三桂字長白，明高郵人，崇禎時，以武舉累官總兵，封平西伯，鎮山海關，李自成陷京師，遂引清兵入關，被之，封平西王，鍾雲南，後復叛，有雲貴川湘五省之地，稱周帝，旋病死，其孫世璠奔雲南，爲清所滅。賊將韓大任吳三桂部將，於清康熙時，踞江西，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伯子來，吾不信也，時際瑞客清之總兵督爾肯所，廂遣徃，清師從而攻之，大任疑伯子爲實已，遂遇害。被難

焉。

【評語】〔王益吾曰〕此記山巔之景，以高遠勝。

■ 惲子居遊翠微峯記二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音對，（儀禮士贊禮）黍稷四敦皆益，（注）敦，盛黍稷器也。甗音甗，（周禮）

二舖，厚半寸，唇寸，(注) 齶，無底齶也。洞構橫閣歎古狀字，作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是街道，(左思賦)亦之外，石

呀然呀，虛加切，張口的樣子。起於欄同橋，(楚辭大)曲屏步欄。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

匿(漢書蘇武傳)單于弟于軒王，賜武馬者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漢張世女，修墳於金精山，長沙王於

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力陶切，是

如地不能負，渾渾音魂，混流聲，(枚乘七發)漚漚，及交)大江漚漚，下絕地壇。首銜尾逮，肩歧腋附，蓋

三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

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蟲起數十丈，如冰相附，自南而西而北，墜

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音委以，是曲折不可蓋，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古，駭

心目，如此，余賞行太行山脈名，綿亘至山西之東南泰山衡山，多旁薄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

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評語】(王益吾曰)此言山下之勝，文詞益古。

惲子居重建東湖書院記

東湖在今江西南昌縣城之東，稍偏南，(唐書地理志)洪州南昌南有東湖，元和三年刺史韋丹開南塘斗門以節江水。(按)今東湖周凡九里，又分南北兩湖。

東湖據豫章城之東隅，周古步。

(司馬法)六尺爲步，(禮玉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十里有奇，東厓爲蘇圃，

在今南昌百花洲上。

有宋高士蘇雲卿

宋廣漢人，紹興間客豫章東湖，結廬獨居，鄰無其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翁，有楓草履，終歲不易，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與金幣聘之，辭以詰朝上謁，且則局戶闕然

所往。

之遺跡，其南泮，和畔字通用，就是旁邊。

翼然亭臨之，祀漢徐孺子。

名穉，後漢南昌人，孺子是他的字，家裏很窮，自種自吃，不應徵辟，時陳蕃官豫

章太守，不接賓客，惟陳蕃特設一榻，去了便掛起來。

故言東湖之故，必以徐孺子蘇雲卿爲先，南泮之北沙斗

和陡字通用。人北

佩，是曲折環迴的意思。

湖南以南泮爲至，環三面皆水也。宋嘉定宋寧宗年號。中，通判豐君有俊，建東湖書

院，館四方遊學之士，迨明之初，以其地爲縣學，而書院遂廢，今幾五百歲矣。羅山

河南縣名，舊屬汝寧府。黎君來令南昌，復卜地於縣學迤東，蓋前事以虧帑沒入其宅者，黎君歸帑(音饋)

以爲虛費府帑，故今以公款爲帑。

於官爲銀若干，諸鄉先生任講堂學舍染削之費，爲銀若干，脩暇(音暇)

暇音餘，暇是肉裏加

入質桂，(禮郊特性)大饗尚設脩而已矣。

梁糲

去九切，是乾糧。膏油舟輦

力展切，人力手挽的車子。之費，復爲銀若干，於是深衣博帶說

寬大的衣，廣闊的帶。

之士，揖讓弦誦

(晉書)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

於其中，而書院復興。夫聖人之道大矣，學者必先

去其害道者而後事焉。孔子曰：行己有恥，見(論語子路篇)。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見(孟子離婁篇)。

昔者徐孺子不與陳仲舉

便是陳蕃。

鈞黨，是互相牽引的意思，(後漢書黨錮紀)建寧二年，制詔州郡，大舉鈞黨。

之難，蘇雲卿當

宋播越之餘，張德遠

名浚，宋綿竹人，高宗時，官川陝西諸路宣撫使，力扼金人，尋知樞密院，會秦檜主和議，被貶，孝宗時，又督帥江淮間，尋又罷兵，卒謚忠獻。

欲有所圖，而

雲卿寒裳裳音撤，(詩) 裳裳涉涉。去之，其心皆斷然有不可涅音捏，染卑物，(論語) 涅而不緇。者。夫鈞黨爲君子之過，

且遠之如此，况小人歟？張德遠處已甚正，所圖雖不成，其志皆仁人志士所扼腕憤怒的樣子。

(國策) 莫不日夜扼腕。者。且遠之若此，况以國爲徼倖者歟？學者能見於此，然後依附攻訐之學術，苟

且之事功，不足動其毫末，由是而深造之，則庶幾矣。

【評語】(俞氏曰)東湖爲豫章之名勝，書院爲論文之重地，此記首以徐孺子蘇雲卿爲言，蓋欲院中多士，

奉爲模楷，不爲外物所奪耳。

■ 惲子居東路記

南昌城上溯豫章江，一名豫章水，其西源曰章水，發於江西崇義縣之孫都山，東北流至贛縣，與東南至贛州，

東北折溯貢水，水名，爲江西贛江的東源，故又名東江，發源在福建長汀縣界的徐金嶺，流經會昌雲都二縣，復西流至贛縣，始與章水合流。至瑞金，共一千五百里，敬

上事，及赴行臺省期會，皆由之。此西路也。東路止八百九十里，嘉慶十一年十月二十

六日己亥，奉回任檄，出進賢門，江西省治南昌縣城南門名。宿舒白香天香館，寢甚安。二十七日下晡發，

行六十里，宿桂港，夜大雨。二十八日早發，泥濘不可行，行六十里，宿進賢，江西縣名，舊屬南昌府。大

風寒。二十九日晴，早發，行九十里，宿臨川，江西縣名，舊爲撫州府治。署中，秦臨川言，于清端公成龍，清

西永寧人，任州縣，善治盜，所至以清廉著，卒謚清疏。

作縣事甚備。三十日，上晡發，行六十里，宿桐樹亭；桐卽桓，山海經

註，所謂葉似柳，子似棟者也。桓音近華，華近和，漢書尹賞傳（漢書）班固撰，尹賞列酷吏傳第六十。注，桓表，陳

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謂之和表，師古（姓顏，唐人，注漢書。）曰：卽華表也。和又近何，俗遂作桐。十一月

初一日，甲辰朔，早發，行九十里，宿南城。江西縣名，舊爲建昌府治。過曾香，鄧蘭士，蘭士從弟（同祖之弟，靖少與從弟，鄧州初二日下晡發，取便道，吳白，廣漢，是山邊的石，卽俱知名。）

初四日，行八十里，宿甘竹。初五日，行三十里，下晡至廣昌。江西縣名，舊屬建昌府。復三十里，宿竹

橋。初六日，行九十里，宿寧都。初八日，早發，行八十里，宿葛藤。初九日，行八十里，

下晡至瑞金。初十日，上事，南昌至南城，皆平道，南城之南，始山行，麻姑山。在江西南城縣西南，道書第二十八洞天，相傳麻姑在洞裏得道，他的旁邊是出雲山。

旁薄有靈氣，其西南隱然浮一峯，雲氣界爲三成，如仙嶠搖漾不可

測，最上一成，雲氣背落，日如紅綃，奇觀也。問之，則南豐西之軍封山。一名軍山，在江西南豐縣西，高十九里許。蓋

拔見在二百里之外，軍封之南，至寧都，多石山，千幢。江切，旌旗一類。萬旛。音前，是旌旗。皆南指，然無

如軍封山者。廣昌之北，盱水。盱音許，盱水，一名汝水，又名建昌江，源出江西廣昌縣南血木嶺，北流經廣昌南封南城潁川等縣，注贛江。北流，至新建，蓋興江

縣同爲南昌府治，今併入南昌。

與豫章江會，廣昌之南二十里，溪皆南流，又三十里，復北流，又三十里，復南流，皆不可舟，四十里至寧都，會梅水，源出江西寧都縣東北梅嶺故名，又名寧都水，注於貢水。可舟。寧都之南，溪皆北流，

六十里至九段嶺，始南流，四十里至嚴阬，復北流，五十里至麻子隩，復南流，不可舟，三

十里至瑞金，會貢水，可舟，皆東路也。貢水至雩都，會寧都之梅水，至贛縣，入章水，合爲

豫章江，即西路也。豫章江至新建縣北，入鄱陽湖。

【評語】（胡氏曰）記事明潔。

惲子居紀言

嘉慶元年，敬以富陽浙江縣名，清屬杭州府。縣知縣，餉貴州平苗軍，清乾隆末年，貴州銅仁府苗作亂，朝命福康安率師征之。五月丁

己，次益陽，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癸亥次武陵，一騎自西東來，白衣冠，聞嘉勇貝

子福康安清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字瑤林，傅恆之子，生而貴盛，由三等侍衛，不十年擢任將軍，乾隆中葉，平金川古灣安南，所向有功，遂晉封嘉勇貝子，卒謚文襄。薨，庚午，次桃源，湖南縣名，舊屬常德府。

同餉軍者，裘烏程，舊浙江縣名，屬湖州府，今改併吳興縣。世璘曰：吾屬在浙，貝子方平林爽文，清台灣人，乾隆五十二年二月，聚眾結天地會。

官兵捕之，遂反，陷新化及諸羅，鳳山盜莊大田起應之，直逼府城，雖以總兵柴大紀抵禦獲全，而鳳山復又陷，次年，福康安至，始濟爽文等，臺灣平。凱旋，自三衢，水名，合金溪文溪，蘭溪三水而成。方舟，是

兩船並進，（詩）下嚴陵江，在浙江桐廬縣南，因江岸有後漢嚴子陵故居，故名，亦名富春江。舟設重樓，陳百戲，古散樂，如扛鼎、擊壤、吞刀、履火等類，（後漢書）滄魚龍曼延百戲。

中流鼓吹競作，自官舟銜舳艫，音逐盛，（小爾雅）船頭謂之舳，船尾謂之艫，（蘇軾前赤壁賦）舳艫千里。並兩岸天下頃之，有譁於從

官舟者，乃一巴圖魯與都司飲爭酒佐，是說陪酒。貝子出坐，親鞫音菊，是審問。之色甚和，貝子曰：

汝二人何功？叩頹曰：花翎，通諸羅臺灣地名，在臺灣府城之北，初為林爽文所留，水師提督黃仕簡檄總兵柴大紀取之，旋改嘉義縣。道賜比旋役，各進

一官。貝子曰：今天子神聖，軍以功返，汝二人不知謹，虧朝廷體邪？然重懲汝，非優功盛

悵和旨字通用。也。日左右曰：花翎不稱，去之。二人叩頹下，卒不問所坐何事。方紹興，應達曰：吾

聞文武事，貝子必優以官，頃有府經歷官名，後出納文移。三年至同知試用知縣，五年至分

守道者，鍾慈谿浙江縣名，舊屬甯波府。德溥曰：吾鄉人嘗事貝子，官亦分守道清時，兵備道的別稱。矣。往歲貝子

輿夫與守備爭，毆之傷額，鄉人杖輿夫四十。貝子曰：若忘富貴所自邪？何躡音各，是足踐的意思。我

也！鄉人懼，數月不敢見，語有間，敬告之曰：吾聞之張皋文，皋文聞之副都御史方葆巖

就是方維甸。先生，維甸先生曰：貝子援諸羅時，壯勇公海蘭察清黑龍江人，面鐵色，生有殊力，戰時，當之輒靡，履康安征臺灣之功，夫牛賴其力，卒

武壯前行，行約百里，貝子督師夜繼進，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貝子中坐，

除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遊兵近山，踐泥濘，火炬千萬，賊自炬處

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

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就是說鎗炮。子歷落入山腹也。先

生又曰：貝子征衛藏，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

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

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三更，前軍大敗，退不止，敗逐前軍出隘南，忽銃礮聲大震，火炬

盡熱，當做燒字解。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

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

追奔五十里而後止。

【評語】〔胡氏曰〕論次有序。

王悔生遊歙西徐氏園記

歙西

是歙縣的四面。

徐氏有園，曰就園，方廣可數十畝，其西北隅鑿地爲方池，引溪水入焉；

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橫石爲橋，以通往來，由池而西爲亭，再西翼然

（歐陽修記）有亭翼然臨於泉

上者，醉翁亭也。

而出者爲樓，池之南端臨以虛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橫闌可俯，堂背爲渠，是蓄水的地方。

溪水所從入池者也，循渠折而東行，皆長廊，中累層石爲臺，臺高二尋，八尺叫一尋。其上正平，

可羅坐十餘人，旁植梅檜，竹柏石榴。檜音楠，就是石南，為常綠灌木，高七八尺，葉橢圓，甚厚，而滑，背多毛，初夏開淡紅花，似杜鵑，秋結細實，色紅。甚衆，臺

下透迤，環以複壁，北復構堂三楹。音盈，三楹就是三間。堂之右側，與前池通，由堂左折，循牆入重門，

中敞。音敞，便是高敞。以廣庭，前繚。音聊，便是圍繞。以曲榭，繁蕤。如推切，草木華正的樣子，（降機賦）插芳蕤之設說。醫生，而牡丹數十百

本，環市欄楹，花時尤絕盛！山庭東入其間，重阿。庭曲稱爲阿，秦時有阿房宮。曲房，周回復沓，窅。音沓，深的意思。

然而深，深字的古文。洞然而明，牆陰古桂，交柯連陰，風動影碧，浮映衣袂，園之外，田塍。音乘，就是稻田。

相錯，煙墟遠樹，歷歷如畫，而環欵百餘里中，天都雲門。二峯名，爲黃山三十六峯之二。靈。山名，在歙縣西北二十里。金。山名，在歙縣東三十五里。黃。八十諸序黃舒注。紫山東面的最高巖谷，爲黃諸峯，浮青散紫，皆在几席，蓋池亭之勝，東西

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予館於欵數年，嘗一至焉。戊申六月，復集同人來遊於此，時

天雨新霽，水汨汨渠流，予與三子解衣擊壺，是說唱歌之聲也。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嫗伏聽，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口俯綠陰，藉磐石，盤和盤字同，是說大石。乘風乎高臺，祓除乎清流，謹是快活，謹是歎聲。淋漓，詼嘲談

諠，及日已入，猶不欲歸，園者皆瞪目相顧，嗟愕怪駭！既歸，三子各適其適，願吾獨悲

園之朽蠹頽壞，已異於始至，則繼此而遊，木之蠹，石之泐，其又可問邪？且吾數人暫合

於此，一日別去，將欲從數百里外，齊軌連轡，復爲此窮日之遊，其又可得邪？無以寓吾

之思，因爲之記，俾後之人知有斯園之勝，并知有斯園之今日遊；同遊者三人，嚴州江府名，現在改爲建德縣。胡熙、陳禹範、常州趙彬、汴如、張一鳴、皋聞。

【評語】俞氏曰：詞氣閒雅。林氏曰：意態蕭閒，絕似歐柳。

張皋文書左仲甫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旣一載，其冬有年，是說歲收豐稔，（蘇軾喜雨亭記）其占爲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

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秔，音庚，俗作稞，是晚熟不黏的稻。豚蹄鴨雞，僂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

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益偷，自耶（木蘭詩）卷卷有耶名，（按耶通爺，前明惟九卿，翰林，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見一柳南隨

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

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鴨鵝，率

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有，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

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士民相與謀曰：

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

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

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毫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旤和鵬字同。毫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字敦甫，吉士是號。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州三府。蘇鳳鳴及穎州三府。開，往往詢其民人繇俗繇，同諺，是歌諺。俗，是風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惻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愚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評語】〔林氏曰〕州縣爲親民之官，苟能以仁待民，民之歸之，若赤子之依父母，左君治蹟，雖未具述其詳，而全篇所敘縣民愛戴之誠，正顯得其在霍邱治民之善，此文之避重就輕法。

姚石甫遊欖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兗泗，

二水名，兗音沿，上聲，兗水，卽泲水，爲濟水之源，古之兗州，卽因濟源得名，泗水，源出泗縣陪尾山，流經江蘇入淮，故道爲黃河所奪。

下金陵，

觀錢塘，

又名之江，爲浙江省北部幹水，錢塘江就是他下游的名稱。

復泝大江，逾嶺以南，幾徑萬里，其間郊原陂隴，狐墟兔窟，

尤喜獨窮之，每詢士風，接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躡，烽

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天子威靈，誅撫之，旣定，乃以庚午嘉慶十五年七月之欖鄉，是

鄉在香山

廣東縣名，番禺廣州府，後改屬虎門廳。

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雄壯之觀，而人士彬彬

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

（古今注）闕，市門也，（史）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數武，阡陌

是田間一橫一豎的

小路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牡蠣

軟體動物，一名蠔石，殼小而薄，在殼大而凸，今海旁皆有之，附石而生，殼可燒灰，用以墁牆，功用與石灰同。

爲垣，中環峻牆，

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

皆果名，龍眼俗呼爲桂圓。

也。時荔支已三熟，

餘實猶纍纍可愛，嚮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卽欖山矣。先過開元寺，寺

小而潔，有老僧聾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澗，

音諫，通澗，山峽中的水。

多梅，芙蓉一

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

音列，是寒氣，（詩）有冽洌泉。

才尺許，大旱不竭，盛潦不盈，欖之戶以

萬，咸飲之，既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櫓之比節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遙望水滌，深同滌，水流的样子。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櫓自明

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得志於內河，河東西七郡皆擾，

廣州尤甚！乘銳陵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一里矣，倉

卒集鄉人強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

一日夜，呼聲震陵谷，賊氣奪，且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衆，吾鄉亡七人，傷

十六人耳；以民素健，習武者衆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衆登此山

望，勢甚洶洶，人衆聲喧，和波浪推動一般。帕首，以巾額首，爲標識。之衆，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

七人者既死，鄉人義之，羣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家，信然。嗟乎！天下承平

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粵中海盜已舊，顧大猖獗，音昌歎。是說

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橫海外，內河無恙也，虎門、焦門，音昌歎。是說也是粵江入海的口子，爲粵省的要區。

礮石，廣東海豐縣東南有礮石衛，洪武中置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恃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衆，

尙書百公，便是百嚴其禁以蹙之，賊始懼！而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名松年，字啓藩，浙江瑞安人，於清嘉慶九年，奉

浙江提督李長庚命，與王得祿攻蔡牽，排船於臺灣府城，五戰皆破之，十四年，又擊蔡牽之同黨朱濆，旋以師敗而歿。

敗歿，賊遂轉自焦門以入，登岸掠食，內河方

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

卒同猝，急遽的樣子，（李陵文）前書倉卒，未盡所懷。

故以不制，不然，胡離披

分散的意思。

至此哉？

百萬虎狼，咆哮

咆哮，音咆，哮，張交切，野獸怒號的聲音。

於門庭之內，欲其無噬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

於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

官募，實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

音備，困乏的意思。

矣，彼不如粵民者，又何如哉？吾始

見此鄉井里晏如，

安適的樣子，（陶潛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襤褐穿結，單履屣空，晏如也。

如未嘗被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

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評語】（林氏曰）卽景生情，有無限悲感！

姚石甫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是說姚家應試中式的人。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

遂家焉；數世隱於耕。及明正統

明英宗年號。

開始顯，自明景泰

明景宗年號。

元年始，至今上嘉慶十六

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

功文章著於史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於邑志家乘。是一性的家譜。者不載焉。茲

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

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

衰，即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為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以五行之德，為王者受命之運，說本戰國時鄒衍，如少昊以

金德，伏羲以木德，顓頊以水德，堯以火德，黃帝以土德等。而后稷啓周，后稷，虞舜時農官，周家自始祖名稷，實掌其事，故亦稱稷為后稷，十五傳至武王而有天下，故云啓周。祚至八百，自

王至張王凡三十一傳，除厲王流於岱，周呂氏和十四年外，凡八百六十五年，八百是舉成數說。蓋稼穡食人，功為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立法是臣君

長幼朋友之間，使他有規矩可遵，教世是誦教導世人。故契音洩，虞舜的臣子，商朝的始祖，舜命製作司徒，數五教，至其裔孫湯，方有天下。之王亦六百祀，自湯中紂凡六百六十二年，六百也是舉成數說。

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間，嘗有

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金廢宋徽欽二宗去，虜有黃河流域，高宗祇得渡江而南，建都臨安，故云南渡。後軼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

吾遷榭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既多矣，而

家法治家的法子，唐書真元問言家法者，尚韓穆三門云，按韓，謂韓休，穆，謂穆寧。所傳，惟以忠厚為本，自我參政官名，宋稱參知政事為參政。府君

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朝有賢良

之衰，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

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衆矣。方其崛起，與嘗分茅胙土，是其時侯，分封諸侯。貴爲王侯，彪炳彪，卑幽切，彪炳，光彩發的樣子，（鍾嶸詩品）郭璞註：無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之勢，赫赫盛的樣子（詩）

赫赫明。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

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太行之山，綿

亘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中唐）今夫水，一勺之多。之源，其中十里一巒，

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脈而長其委者甚衆，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

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翦其

枝，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

際陸危，恆思發憤自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

第，仕華廡，是其言訣，的美厚。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

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勩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

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

培養之勤，且日加脞削，按音宜，按削便是說剝削，（漢書董仲舒傳）民日削月朘。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

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見書）夫成王天子也，而成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况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有勦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嘗兼數世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著龜。（著音尸，草名，（中府）見本草。龜，（注）音所以筮，龜所以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評語】〔林氏曰〕全篇大意，一德字可以包括，誠持世不朽之文。

姚石甫噶瑪蘭廳異記

噶瑪蘭地名，在臺灣的東北，廳是大風字典中沒有。這個字現在依據廳字的意思推起來當讀作台。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蘭瑪風，颶音具，海中大風，（投荒雜錄）嶺南諸郡皆有颶風，以四面風俱至也。也，或曰颶，雨甚，

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闢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飢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闢斯土也。將禳如羊切，祭名，是解除災殃的意思。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

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制為藥而療其

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為荒味，惟狃獠音不錄，荒野的意思。

（柳宗元封建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之番，台府內地的土人，分生番熟番二種。唯唯盱盱，唯讀如應，盱音吁，（莊子寓言篇）而唯唯盱盱，而誰與居，（注）跋扈。巢居而穴處，其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謝金鑾給字雜原始）給字雜，晉既通貿易，漳泉廣東之民，多至其地，漳人有吳沙者，遂統其事，衆推為長，（按）給字雜即噶瑪蘭。數無賴，

（史記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無賴。召集農夫，負耨鋤，耨音覺，田器，無柄把，首如木錐，柄約四尺，是拿來平田擊土壤的。鋤是夫草器。以入荒裔，剪荆榛，鑿幽險，

禦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園堡，音保，是小堡。置田園，聚族成郭，音孚，是外郭。既以無所統

而相為爭奪，大吏以聞，天子憫焉！然後為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是把文彩畫在身上，古時蠻人的裝飾，（左傳）

斷髮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

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利，大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

苞蒙，是說草昧未闢的樣子。而破其頽洞，頽，呼孔切，頽洞，相連的樣洞，（杜甫詩）頽洞不可撥。澤源與山脈饋，音奮，動的意思，（左傳）張脈與

陰晦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疾，癘，音疾，是說皮膚上癬疥病，（左傳）謂其不疾癘也。之

事，豈爲災乎？昔者羲軒伏義氏和黃帝軒轅氏。之世，淳風機厚的風氣。古處（詩）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百姓渾渾渾渾的意思，（漢）虞夏之書渾渾

不識不知（列子）堯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未有所爲災者，逮乎中天（是說堯舜的時候）。運隆，五臣遞

王（論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按）除皋陶之後爲六與參國外，若禹則及身而爲天子，禹之後曰湯，稷之後曰武王，伯益之後曰燕秦，亦皆爲天子，故曰契王。文明將啓，而於

是乎有堯之水（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湯之旱（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洩，

而不以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

若夫地平天成（語見）書大禹謨。大功既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左傳）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百寶告成，宇宙熙皞（太平的氣象）。臻於郅治，苟有失德，肆爲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

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既通，而人事不知之爲厲也。今斯地初開，雖風水屢洩而不

爲異，五患水，三患飑，而民不飢，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

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

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

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

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災，讓何爲哉？耆老曰善，乃記之。

【評語】（林氏曰）論災異之由來，以土地初闢二氣交戰所致，其中確有至理，末段諄諄以淫佚爲戒，益見愛民保世之殷。

管異之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梁麥菽牛羊雞蔬魚鼈

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音丙，作除去食飲，如導引辟穀導引是道家養身術，辟

音闕，辟穀，是說辟除穀粒不食，（史記）乃學辟穀，道引輕身，（詩）邶風）室人交和謫我。者極，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

豁然開朗，如列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是說干求請見，（北史）好以榮利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

妾之交謫，謫音適，同謫，兩相責備的意思。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擲榆音耶俞，是嘲弄的意思，又作耶榆，（後漢）市人皆大笑，舉于耶榆之。之態，無

至吾前者，懔然懔同憚，音啟，（莊子）則懔懔客出而君憚然者有亡也，（按）本文意懔或憚字之誤。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

萬方圖維，以蕲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勸返，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

至是鄉，非彊同強，平聲。忍堅定，守死善道（論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

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

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趙宣子，田於

首陽，舍於鬻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後晉侯飲趙盾酒，伏甲以攻之。靈輒與為公介，剛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見（左傳宣三年）（按）宣子，趙盾諡，因與問獄君，故稱賊臣。

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禮檀弓）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

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問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而論者以為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曾參，字子輿。為大賢，原憲為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

於陵仲子，陳仲子，以世家之子而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及食井上之牛李，耳目如初，人皆稱為廉士，而孟子獨譏其矯情，見（孟子）（按）於音烏。立意矯俗，希為是鄉人，

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

是鄉為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饑音饑，穀不熟為饑，菜不熟為饉，見（爾雅釋天）。禍亂遽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

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姓蕭名衍，篡齊即位，國號梁，侯景反，攻陷臺城，滅食而死，日呼荷荷。天子也，趙

武靈王，肅侯子，名雍，讓國致亂，被圍不出，得出，探鳥獸而食，三月餓死。漢趙幽王，名友，漢高祖之庶子，以諸呂女為后，意不屬，愛他姬，諸呂女讒

而死。王絕食而死。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漢沛人，勃之子，封條侯，佐景帝，平吳楚亂，為丞相，帝欲廢太

通，漢文帝的幸臣，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賜以銅山得自鑄錢，景帝時，沒入官，寄死人家。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

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

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見（中庸）。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語見（論語）。惟漢龔勝，字君賓，漢彭城人，仕至光

惟漢龔勝，字君賓，漢彭城人，仕至光

緣大夫，王莽秉政，遣使徵之，驛飭門人爲備後事，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唐司空圖，字表聖，唐虞鄉人，官禮部郎中，朱全忠篡位，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被弑，圖不食卒。宋榘枋得，枋音方，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宋人。元兵東下，變姓名入山，日麻衣蔬履，束鄉哭，宋亡，有人強之出，至都，不食死。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見（莊子大宗師篇）。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評語】〔王壬秋曰〕語雖憤激，然亦可以懲貪儆暴。

管異之餘霞閣記

府指江寧府說。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在江寧城西北十里之四望山下。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

盞山，盞同鉢，盞山，在江寧城西，稍偏南。盞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

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簣，音皇，竹名，叢竹堅而促節，體圓而實堅，皮白如霜粉，大者可造船，細者可造笛。極茂翳

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便是椒邱，見（離騷）馳椒邱注。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

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闐音田，是熱鬧的意思。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

書之所，由庵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

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盞山與四松，

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如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如讀

志也哉？徒，怕的樣子，（荀子）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舍而軋已也。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評語】（王王秋曰）清靈（俞氏曰）以一閣小記，竟發出如此議論，真有海闊看魚躍，天空任鳥飛氣概。

梅伯言遊小盤谷記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一名獅子山，在江寧西北二十里。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

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

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為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隙和隙字通用。大谷，

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陁，陁，通陀，亦作陀。其壯若抑大盂，空嚮內貯，警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

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阮谷，阮，是坎，谷，是山洞，莊子在阮講阮，在谷滿谷。

窪降，窪是低下，隆是高。起。若井竈齟齬，音齟，是牙齒上下肉，比方參差不齊的形狀。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菴，小是

草屋，(蘇軾詩)行當投劬謝七十二團瓢，一作團蕉，也是草屋。(董賢畫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

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

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

六人。

【評語】(林氏曰)微妙澄朗。(胡氏曰)如雲出岫，舒卷自如。

梅伯言鉢山餘霞閣記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鉢山，就是鉢山，見前管吾友陶子靜偕羣

弟讀書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居，而閣於其嶺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

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和枯字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是貫秦縈之，江自西而

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回鏡平置林表，木叢生在一處，稱爲林，在外稱莫愁湖，在江寧城三

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

引右挹，繇繇緜緜，相續不絕的樣上浮市聲，市井熱鬧的聲音，(陸游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

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

是請人吃酒，(左傳)觴曲次人。

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周禮）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煙景（李白文）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

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評語】（黎氏曰）寫景言情，曲盡其妙。（俞氏曰）有所待無失其機二語，深得文章奧秘。

梅伯言江亭消夏記

都中燕客

燕和宴講通用，是說請人吃酒。者，曰館曰堂，皆肆做買賣的商店。

也，觀優便是伶人，俗叫戲子。者集焉，樂閒曠，遊

煩暑，惟江亭爲宜，地當南城即京都外城。西，故爲水會，今則四達（爾雅）四達謂之衢。皆通車。甲午清道光十四年。

五月望，徐廉峯編修，黃樹齋給諫，招客而觴之。天氣清佳，地曠人適，以客皆雄於談而

失飲也，乃射覆（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術數家射覆。（按）射覆，以下爲遊戲也，須由通術數者爲之，今已不傳，而別有射覆酒令，用相連字句，隱物爲謎以射之，則文人之遊戲而已。以行酒，當令

者，取樽俎（盛酒食的器具，莊子）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閒物載經典者，隱一字爲鵠，而出其上下字爲媒，因媒以中

鵠鵠是箭靶子，（按）者不飲，然所出字，皆與鵠絲概絲是連、纏、池附切，脫去的意思，是說成續或斷，就是分散。判散，不可膠附，

就是黏合的意思。又出他字相佐輔，綴其鵠者愈專，而媒愈幻，務以枝通支，作歧字解。人心，使不得尋逐

以爲快！忽然得之，歡愕相半，每一覆而發飲者十數人，酒殺既饜，憑軒周流，下多葭葦，

覆首嘉，蒙籠。籠是籠字之誤，蔽覆的籠子。坡陀，風草相噉，柯葉綵縹。音翠，注見前。其下有波浪瀟汨。音柳

骨，水流聲，(稽康琴賦)流泊澎湃。聲，渺若大澤無涯江湖之思焉。主客多江東南人，歲比大水，指清道光十一年高郵湖溢，十二年桃

南廳屬上家灣河隄為湖民盜決言。談者以為憂於斯亭，又悵然於不可得水，給諫遂歸而圖之，圖中人皆面

山，左倚城，指亭下相顧語者，亭西軒也。上元梅曾亮識。

【評語】(王壬秋曰)極蕭散之致。(胡氏曰)清曠自怡。

梅伯言金山寺藏鼎記

金山在江蘇丹徒縣西北，舊立江中，今四圍沙漲成陸(釋照之頭陀巖記)金山昔名浮玉，因裴頭陀江際獲金，李錡奚易今名(按)山上建寺已久。

葉東卿先生得古鼎於岐山

(清一統志)在陝西岐山縣東北，(會典圖)在縣西北。

之農，徵文實事，定以為周宣王。名靖，厲

王時物，其臣遂啓謀。人名，僅見於鼎北，(會典圖)在縣西北。伐獫狁。音險允，亦作獫狁，北狄名，周厲王時內侵，逼近京邑，逼近京邑，歸賜以

酬庸。就是酬報他的功勞。者也。於是詩以張之，寄置於丹徒之金山寺，屬曾亮為之記。夫萬物所樂

者，成也，久也，自聖人不能違之，銘物必祝其壽，子孫永寶用。見(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周鼎周甬知。至莊周列

禦寇之徒，一切齊得喪成虧。就是均大小，齊彭殤，一死生之意，見(莊子齊物論)。浮屠氏興，而其道說加勝，今以古人欲

世守之物，而寄之浮屠氏，豈製是器之意哉？曾亮曰：守之善者，莫若有善於是也。夫物

之易失者，以己獨有之，而人不有之者也。苟獨有是物，而不使人與有之，雖有蓋世說是

氣蓋一世，沒有人和他抵抗的，（史記）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氣蓋世兮誰不遜。

之威，不足以持其後，况守是物者之爲吾人也哉？

然則孰能守之？曰：惟不自有者能守之。今浮屠氏之法，其身之不自有，而何有於居？其

居之不自有，而何有於所寄之物？雖其重樓傑觀之地，途之人游焉，莫能禦也，雖其所

共寶貴之物，途之人觀焉，莫之非也。夫然，故天下之忌有是物者，皆釋然曰：彼且不能

專之，吾又烏容競之？天下之欲有是物者，又釋然曰：吾未嘗不與有之，吾又烏容專之？

故曰：守之善者，莫有善於是者也。昔東坡宋蘇軾謫黃州，居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以吳道子唐陽翟人，名道玄，善繪事，筆法超妙，稱畫聖，玄宗

時，召人供奉，於大司殿寫嘉陵江，一日而畢，又善佛。畫四菩薩音蒲撒，梵語菩提薩埵之簡稱，羅漢修行精進，即成菩薩，位次於佛。捨僧惟簡，而曰：吾自度不能

常有是也，故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此豈真慮其不能守也哉？使慮之，則亦不捨之矣。

且惟簡之能守與否？卽未可知，而東坡以一捨之故，道子畫至今不亡，則雖謂善守是

物者，莫如東坡可也。此蓋先生之微意也夫！

【評語】（王壬秋曰）議論之高，卓越今古。

梅伯言歐氏又一村讀書圖記

城北多古園，惟董氏窺園。

漢董仲舒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因反用此義以名此園。

者，去鍾山爲近，由窺園而東北，皆菜

畦縱橫，密徑若窮，忽花木照耀篁竹中，則歐氏又一村也。瓦室十餘間，蔽其南，以植花

藥數十種，拓其軒之北，鍾山偃仰，如在兀席上，從籬落

就是籬笆，（白居易詩）唯有新開籬落間。

中見行者，疑

深山樵漁，不類塵市人。從余遊者，歐生岳庵，及其弟子白，嘗朝夕讀書於此，乃圖之，而

以記告於余，夫圖記歌詠，恆出於賓客山水聲色之遊聚，此皆幻於情而逐於物者也，

物不可留，情不可執，卒然

卒同猝，卒然，急速的樣子。

合并，斯會不常，妍窮景畢，執萬化而不釋，於是蔽

而自矜，將貽後人，此文字之所以日繁，而用多褻也。若夫居家林玩書史，此豈待於外

而懼樂之不可常哉？然數年以來，子白常侍養於浙，岳庵雖家居，亦囊篋鱗襍。

同雜。

不

能吟誦無事如曩時，且才如二子，豈終徜徉於斯園者，則是圖也，卒前勤，懲後荒，意在

斯乎？昔曾子固不以舟車廢其學，而蘇文忠直禁內，

是皇帝住的地方。

讀書夜分，老兵皆倦臥，彼

其視金馬玉堂

即直禁內說。

之中，波濤塵堞

即指舟車說，堞音顛，塵起的樣子。（淮南子）揚堞而弭塵。

之內，皆學舍也，故古人有以

自立者如此。不然，當貧賤時，曰：吾他有求焉，不暇學，富貴矣，則曰：吾有以自重者，姑緩

之，是殆不足與於斯圖也。二子者，其知之矣。

【評語】俞氏曰：清機一片，純任自然。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吳淞口注見前

（開園詩序）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

江名，太湖最大的支流，一名松江，自太湖向東北流，經吳江，吳縣，崑山，黃浦，嘉定，上海七縣，合黃浦江入海。

吳淞

首枕太湖，尾掉黃浦，

江名，首受三泖諸水，東流經松江諸縣，至上海，東北會吳淞江入海，相傳為春申君所鑿，故又名春申浦。

互三百餘里入海，源長流

鋪，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

指太湖說。網絡神委，

水本曰原，末曰委，指黃浦江下游說。

明嘉靖明世宗年號初，一治於

官，一溶於私，後曠不修，喉吻

就是說明喉吻音勿。

縮蓄浦溆，

大水有小白別通曰浦，激管鼓，是水浦，（杜甫詩）舟人漁子入浦溆。

差互，芟葦怒生，

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

名澍，注見前（帝鑑圖詩序）

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命淪

疏。

音藥，作治字解，疏是疏通。

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

不為過高的論說。

或求新功，爰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為

徙武康

浙江縣名，舊屬湖州府。

紆溪，

在武康縣東北。

穿新渠，言失之鑿廢吳江

江蘇縣名，舊屬蘇州府，按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宋蘇軾曾有是議。

全

邑，以溶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

是說沙泥漲塞，村落所聚之處，議遷沙村之民，見（俞闡華）江水利葦言。鑿千橋，

澤之水。

開白蜺，

蜺音頰，白蜺，江名在江蘇吳江縣東南，也是太湖的支流，一名白蜺湖，又名東江，今已湮廢不通。

徙湖委於青龍，

江名，在江蘇青浦縣治北二十里。

言失之擾。

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

江名，今亦湮廢。

功施卑卑，不利宣洩，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抉

易別除的意思

填淤，淤泥填塞的意。鏟咋，鏟，讀如剗，作削字解。咋，音宰。作斲字解。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阜連隴，神移鬼推，盤

盪，便是旋流，江音迂，（木華海賦）盤盪激而成窟。消滄，是細流，（郭璞江賦）商權消滄。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歲事，擇期驗功於吳

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葑，葑，付用切，菰草叢生，其根盤結名曰葑，葑積爲田，則水無幾。雲卷龜魚舒波，望墟

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顏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

元臣之訐謨，便是謀畫，（詩）訐謨定命。吉甫之清風，尹吉甫，周宣王臣，（詩）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

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評語】（俞氏曰）含英咀華，斐然可誦。

梅伯言光澤縣育嬰堂記

光澤縣當南宋紹熙宋光宗年號。時，嘗行社倉法，是豐年積粟在倉，到了荒年，便借給百姓，（宋史）乾道四年，民艱食，朱熹請於府，得常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

加息計米以償，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盡銷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三千萬石，以爲社倉。而歲以米三百斛，助民之貧，不舉子者，見於朱子

邵武軍邵武，屬福建省，宋置軍，元改路，明清改府，民國改縣。光澤縣社會記，其收養之詳法，不可知，而古者男女子皆

稱子，則所助者，必多出於女，無疑也。閩中溺女，是說生女不留養。之俗，不知所自昉，而非法所能

禁。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子安能有其母哉？此社倉之法爲

不可廢。而自宋迄元明，行者蓋鮮，則卽光澤一縣言之，其生不見日月，并不得入於襁

襁音強保，襁是織的絲縷，把小兒縛在背上，縷是小兒的被，(列子)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襁者。

者已不知凡幾矣。刑部何君化并於道光十年，做

社倉之意，建育嬰堂，先以己財，育其力之所能給者，因請於花邑令。

花邑，卽花縣，清屬廣東廣州府，舊稱知縣曰令。

周君味蘭，捐金爲倡，而邑之士大夫及過客，皆有輸助，其後令復取邑他用之羨，

是有餘的款子

以充入之，於是建廨舍，

是衙門的房屋，廨音懈。

設董事，嚴錢帛之出入，稽乳婦之勤惰，且以爲乳婦

而家於堂，勢不便也。故凡所收育，皆置於乳婦之家，而月給錢以爲直，其於朱子時社

倉條例之同異不可知，而因時制宜之道，固纖細而無餘弊矣。昔漢章帝詔

見(後漢帝紀)章帝元和二年

，春正月。

嬰兒無父母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如律。夫嬰兒而無父母親屬，必得乳

婦以養之，卽所給稟者，必乳婦也。古人雖文義簡直，而可以意推，則今所行者，亦古人

之良法也歟？其宗願船亦官刑部京師，請曾亮爲之記。夫始事之勤，固不可不書，而記

其成之之難，以冀夫後此者之無有廢，尤爲善者之深意也夫！

【評語】(林氏曰)處困苦之境，至父母不能保其子，其情亦大可憐，何君保赤爲懷，建設育嬰堂，爲之乞養，

厥功殊堪嘉尚！此記以成之之難頌其功，而以無有廢棄望其後，深得勸善之意。

梅伯言陳石士學士授經圖記

陳石山，名用光，字碩士，或作石士。見本書（姓氏爵里誌略）。

漢儒之經學有專師，而又以師法

是說一師相傳的法子。亦稱為家法。

轉相授受，其學之顯晦，一視其徒衆

之多寡，與爵位之高卑，而苟其學之足傳，與傳之不得其人，雖當時為諸儒所宗，而遺

篇斷簡，不可見於後世者，往往有之。惟孔安國董仲舒，其學在當時，非如師丹張禹

字子

文，漢河內軹人，明習經學，試為博士，明帝時，詔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尊以師傅之禮，至河平四年，拜丞相，封安昌侯。

以尊官致大師，而古文尙書

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間得竹簡尙書

皆科斗文，號為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與春秋之學，歷久而不廢，蓋司馬遷嘗問故於安國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亦從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而聞春秋說於董生

（史記自敘）上大夫妻遠曰，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云云，（注）服虔曰，仲舒也。

其表章

發明之力為多。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受業而通顯者，如錢南

園侍御，孔撝紉編修，皆不幸早世。若夫抱遺經，守師說，而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

不為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

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踰。又道光五年秋，持節主試兩江，兩江人士，莫不訪求姚先

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

幽昧的意思，（漢書）迺合大道，混混冥冥。

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

於世。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夫先生之書具存，其文章之高奇，說經之通遠，雖好古之士，浮慕焉而未能入，况祿利之士，其不能深知篤好也決矣。然先生之門人嘗衆矣，而今集其成（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者惟公，則學於公者，雖不必盡知公事先生之心，亦必有一二人如公守師說，而尺寸不踰者，先生之學，其傳於世者，未有艾也。（作止字解，左傳）愛未艾也。也。公試畢，將歸京師，出授經圖示曾亮曰：爲我誌之，吾未能一日忘吾師也。嗟夫！曾亮固所謂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而不爲人所從信者，於是圖，其能無慨（亦作樂，同慨。）（莊子）我獨何能無慨然。於先生哉！

【評語】〔林氏曰〕以司馬遷之於安國，董生引起學士之於惜抱，可見師說相承，由來已久，中以自廢荒江窮巷，不能如學士之通顯，昌明惜抱之學爲言，感慨亦已深矣！

梅伯言從吾軒從征記事

唐人記高仙芝征小勃律

仙芝，唐高麗人，善騎射，開元末，官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時小勃律王受吐蕃誘，妻其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田仁琬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

載，詔仙芝出征，自安西行百日，拔五識匿國城，逾坦駒嶺，下凌夷河，遣將軍席元率精騎千人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闕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心腹，有逃者，縛而殺之，王及妻匿山穴，仙芝招諭出降，囚平其國，以王及妻班師，見唐書本傳。其人能以術致妖霧淫雨，章佳公阿桂（謚文成，注見前。）年譜記征金川事頗同，今此記

言入打箭鑪

地名，本土司地，相諸傳葛武侯使孟獲時，遣將郭達造箭於此，故名，清設打箭直隸廳，後屬四川，改康定府，民國二年，改爲縣，屬邊東道，三年，改屬川邊特別區域，五年，更設川邊道，遂爲川邊鎮守使及護尹

駐所

西行四十日，至恩達塘。

本前藏地名，今設恩達縣，爲川邊鎮守使所轄。

之瓦合山。

爲他念他翁山之一峯。金鼓聲立致雷雨，豈荒

徼。

徼音叫，把本謂爲變夷的界限，所以稱邊界的地方，叫做荒徼。絕域，是說隔絕的地域，（管子）不遠道里，故能感絕域之民。

人有怪徵，地氣亦殊與？蓋天高地下

者，自然之象也，而人氣之充塞，亦有以摩盪而升降之，人物少則中虛，而上下之氣易

合，陰陽發亂，不主故常，古聖人所以絕地天之通。

（書）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也，彼殊徼絕域者，太古之

事，亦如是而已。嗚呼！日闕而日廣者地也，日生而日衆者人也，斯域也，千百年之後，必

有良田疇，美竹石，好衣甘食，如吳會。

會讀如黃，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南史）褚伯玉隱剡山，齊高帝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道。

中，而且以是書

爲妄語者。

【評語】（黎氏曰）意態懸邈。（俞氏曰）篇幅雖短，意義極深。（林氏曰）空靈澄澈。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邾縣

邾音夾，邾縣，舊屬河南汝州。

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坐大言曰：某某處教匪。

指白蓮教徒，亂託明裔，

煽動流俗，以擾亂地方者言。

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又安。

又音刈，是太平的意思。

坐中皆縉紳先生，大吏官屬

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思思嚴切，指使別人的意，（北史）爲人所歌。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

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是說和蔓草一般延開來，（爾雅）流覃也，覃延也（注）皆謂蔓延相被及。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烏舉，（史記主父偃傳）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

而浸淫聞賊自襄城，河南縣名，舊屬許州。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

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

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同陣，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

後相紛拏，亂的意思，漢匈奴相紛拏，見（漢書）。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間，林

嵐乞其兵守盧氏，河南縣名，舊屬陝州。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

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聞耳。衆怒曰：誰無面

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而破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

音尖，殺盡的意思，（左傳）其將聚而後歸。走且詬罵。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

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

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

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

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鋈音句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鋈與言，言形勢是就地勢，（漢書）兼形勢，包陰陽。王相（孟子）公孫丑 （韓注）天時，讀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亦作旺相。用兵奇正（孫子）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評語】（王壬秋曰）寫李林孫，僅於中幅略點，餘均旁敲側擊，若有喧賓奪主之嫌，及至末幅，始一筆兜轉，得人心三字，卽一篇主腦，文心之妙，令人叫絕。（俞氏曰）豪傑襟胸，固非常人所能測，而要其驅人使赴湯蹈火而不怨者，必有其道在，此篇括以得人心三字，真不煩言而解矣。（又曰）文氣亦豪邁。

■梅伯言書棚民事 是說開墾荒田的百姓，不是土著的人，來到這裏，加着草棚住的。

余爲董文恪公名教曾，字益甫，清上元人作行狀，盡覽其奏議是君主時代奏事的本章。其任安徽巡撫，奏

準棚民開山事甚力，大旨言與棚民相告訐訐音揭，告訐，是告發他人的陰事。（漢書）及孝文卽位，化行天下，告訐之風易。者，皆溺於

龍脈堪輿家把山的氣勢爲龍，氣勢有起伏，稱爲龍脈。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山，保一棺之土，棄典禮是說廢棄典制禮節。荒

地利是說拋荒地力，（管子）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可施行，而棚民能攻苦茹淡於崇山峻嶺（王羲之文）此地有崇山峻嶺。，人迹

不可通之地，開種旱穀又名旱稻，不種在水田的，也能生長成熟。以佐稻梁，人無閒民，地無遺利，於策至便，不可

禁止，以啓事端，余覽其說而是之。及余來宣城，問諸鄉人，皆言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爲災，而半月不雨，高由猶受其浸漑，今以斤斧童其山，山上沒有草木的稱做童，（苟于）山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貯水，畢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_{是低田，音蛙}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爲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利無稅之傭，而瘠有稅之戶也。余亦聞其說而是之。嗟夫！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故記之以俟夫習民事者。

【評語】（俞氏曰）經濟名篇。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

是其不能循婦的道理，安居在室。

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

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

黃乙切，大呵曰叱。

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

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

是天亮。

呼其婢曰：汝今竟如何？吾復爲爾主矣。

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是婚姻的介紹人。孟正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

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紘。清江西清江人，字方來，號蘭晚，雍正丁未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漕運總督，少嗜

宋儒學，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敷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實政，卒謚勤恪，著有漕運全書，四書講義，節婦傳，四知堂文集。

子也。【評語】（林氏曰）望溪文以簡潔勝，而有時患枯窘，此記效法方氏，有其潔而無其枯，斯為佳妙。（俞氏曰）

名貴語，雖寥寥百餘字，猶覺可法。

梅伯言記日本國事

日本國名，在我國的東面，太平洋的西北隅。他國裏都是島嶼，大小五百餘，他本部分本州四國九州，旋增北海道，千島，清光緒初縣我琉球，甲午之戰，割我臺灣澎湖，後十年，奪俄庫頁南部併

朝鮮全境，遂雄視東洋。

日本賈音古，便是待沽的商人。人，舟膠舟船攔淺的意思。於臺灣，濱海者虜其財，事聞於閩浙總督方公，是便

方維甸，公斬為掠者三人，償其財，叩頭謝，且固辭曰：大將軍日本當中古至近世之初，由大將軍手握政權，稱為幕府，朝廷僅擁虛器，迨明治天皇即位，維新志士，起而倒幕尊王，始收回政權。令，不敢私入中國，今以風故猝至此，稍以貨歸，舟中人無脫死者矣。

公歎異而遣之。蓋方公自為余言如此，然余獨怪日本以蕞爾蕞讀撮，蕞爾，小的樣子，（左傳）蕞爾國。之夷，法

立於國，而民聳然於萬里之外，欲有所拾取則狼顧。狼性怯，走常還顧，是比方人有害怕的心，（史記）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豈

其有異術焉，抑鱗介之民，鱗介是水族，是比方島居的民族。易為理也。又賈人所攜之書，有紀國之年與事

者，其始祖曰天皇，當隋唐之交，後數百年而國有大將軍，號曰尊公，其同姓曰家尊公，威權特甚！有令，以火遞是說驛站接遞，和火一般的快速。傳之，頃刻百里，大將軍尤惡天主教，嘗殺數千人，而其教絕。他國有天主教者，皆絕不通，有貨其地者，問事何神？館某廟，舟無守貨，人無所失，而入廟不拜者，殺之，以天祖教不拜神也。賈他國者，分其贏於大將軍，無他官府，及胥吏假手，故民不以分所有爲苦，亦毫髮不敢欺。嗟夫！彼大將軍雖如王，視中國不過一郡守耳，何乃能若是階級少則事權一，胥吏去則上下通，然則彼之崛起一隅，而役使如志者，豈無故哉！豈無故哉！

【評語】〔林氏曰〕此以所聞爲記，不必盡是，然於此可見伯言留心時務，而不僅爲文士也。

梅伯言家譜約書

太七公，配許氏，合葬柏槻山。

槻音見，山在安徽宣城縣東南。

口蝦蟆田，當南宋嘉泰

宋寧宗年號。

時，譜所始也。

子三人，仲曰九一，配朱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慶

宋理宗年號。

時，子四人，長曰迪九

配汪氏，合葬柏槻山大井頭；當南宋寶祐

也是宋理宗年號。

時，子四人，長曰壽一，配錢氏，合葬柏

槻山之菴隴；當南宋咸淳

宋度宗年號。

時，子三人，長曰魁一，配徐氏，合葬柏槻山飛橋隴西，子

四人，季曰清四公，諱卓一，字質齋，配陳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歷元天歷元文宗年號。及明洪

武明太祖年號。時，子二人，次曰敬同公，諱叔敬，一字欽夫，配郭氏，合葬柏槻山之飛橋北隴。歷

元至正元順帝年號。及明宣德明宣宗年號。時，子二人，季曰朝甫公，諱榮，配錢氏，合葬柏槻大山之右，

耐清四公，歷明永樂明成祖年號。及天順明英宗年號。時，子五人，長曰君重公，諱珍，配李氏，合葬栗木

崗，歷明宣德及弘治明孝宗年號。時，子六人，五曰時中公，諱棖，一字小溪，為淮王府典膳，配嵇

氏，先葬塘衝山，配劉氏，側室余氏，耐，改葬寧國縣清屬安徽寧國府。方家衝，歷明成化明憲宗年號。及嘉

靖明世宗年號。時，子七人，三曰幼光公，諱繼前，一字南溪，配郭氏，合葬柏槻山之槽水圈。歷明

正德明武宗年號。及隆慶明穆宗年號。時，子四人，三曰毅甫公，諱守立，一字石門，為江西寧州江西，省名，寧州，元

置，明清因之，屬南昌府，後併入武寧。同知，配劉氏，合葬許村雙廟崗。歷明嘉靖及崇禎明思宗年號。時，子四人，長曰

懸符公，諱瑞祚，為浙江衢州府西安府今已廢，西安縣本為府治，今改衢縣。縣丞，配劉氏，合葬梅隴在安徽宣城縣西南六十里。

教場山。歷明隆慶及國朝順治時，子三人，長曰期生公，諱世昌，一字大千，邑庠生，配鮑

氏，側室胡氏，陳氏，合葬勞山。歷明萬歷明神宗年號。及國朝順治時，子五人，長曰定九公，胡氏

出，諱文鼎，一字笏庵，歲貢生，明崇禎癸酉年生，國朝康熙辛丑清聖祖六十年。卒，聖祖仁皇

帝

帝命江寧織造

官名，在江寧杭州蘇州三府，各設專局，織造衣料及制帛諸較綵繪等類，以供御用及宮廷祭祀頒賞之需。

曹頌監葬事，配陳夫人，合葬獨山

在舊安徽寧國府西五里。

子一人，正謀公，諱以燕，一字筆侯，康熙癸酉

康熙三十二年正科。

舉人，生順治乙未，清世祖十

卒康熙乙酉，

清聖祖十四年。

耐定九公墓，配郭夫人，葬雀塔橋，子二人，長為文穆公，

名毅成，文鼎孫，官至左都

御史，與修明史天文志，著赤水遺珠，增修算法統宗等書。

為曾亮之曾祖，始奉旨自宣城移籍江寧，賜葬句容縣

注見前（叔父雙園府君墓志銘）

基隆山麓，配錢吳兩夫人，葬查村橋，王夫人耐姑葬，皆先公卒，故仍葬宣城。嗣孫曾亮

曰：古今氏族墳墓，非必其子孫陵替，是說綱紀廢弛，尊卑失序，（梁武帝詔）晉氏陵替，虛誕為風。而至於不可識，必至遷居始

矣。昔文穆公居江寧，顏所居曰寄圃，志僑居

是說寄住在別處。

也，今六十餘年，僑者土著，著，直樂切（史記西

南夷傳）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竊恐後世之忘所自也，而譜牒煩重，難時閱，故敬錄本支之諱字，卒葬著

於篇，後人可觀焉。嗚呼！祖宗之欲有其子孫，更千百世而無極也，其賢哲有聲者，則曰

是能榮其先人，然祖宗固不及知矣，而猶恃子孫之知有其祖宗，其意曰：苟千百世而

知吾為其祖宗，則吾固千百世而有其子孫矣，為子孫者，其勿使祖宗之失所恃哉。

【評語】（王壬秋曰）情辭俱至。

梅伯言謁墓記

道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甲子，由坐吉村入柏槻山謁墓，未至山五里，謁查村橋墓。

曾祖母錢吳兩夫人之所葬也。至山口，謁太七公墓，始遷祖也。春分節氣名，當舊曆二月中，是日晝夜長短平均。時，

蝦蟇兼同蟻，音啼，又讀謨，蝦蟇，蛙的一類，似蟾蜍而小，居陂澤中，體黑暗色，背有黑點也有斑，和蟾蜍一般善跳躍，其鳴作唧唧聲。將子於此，徧滿坑谷，故俗謂之蝦

蟇田。過此至庵隴，謁壽一公墓；又過此至飛橋北隴，謁欽夫公墓；又前至飛橋，兩水會

橋下，北流二十里成河，過橋，循左澗水，過柏建寺，至柏槻大山，謁質齋公及朝甫公墓；

過此至槽水圈，謁南溪公墓，日已暮，乃歸。自過飛橋而東，皆石壁流水左右夾路，聲洶

湧，是說水的聲勢，（司馬相如賦）洶洶澎湃。逆人足如不得前，石壁多大字，石稍長，移其畫出字外，怪不可識，姪

六有曰：過槽水圈而東，山愈高，徑愈狹，吾始行也，以足繼以手，終以尻，坐石而移之，乃

上水露臺，過七當山，得寧邑界焉。辛丑，至勞山，謁太千公墓，山足皆緣以石而土其中。

壬寅，至梅隴，謁懸符公墓，未至墓五里，雨，先過京山堂寺，路斗斗，和陡字通用，（後漢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絕，輿

者相杖杆，柱音住，音駐，支持的意思。僅乃得上，而寺前土平以寬，清泉竹石，迎媚來者，輒以為大怪，

奇險中無此地也。食畢雨止，乃上教場，即墓所也。明末有鄉兵屯之，故以名。墓在山絕

頂，時時有萬丈壑，過肩輿下，壑在右，余睨左壁，在左，余睨右壁，至墓，則山舒兩翼而中

平，可田可廬，勞山梅隴墓碣，方的是碑，圓的是碣。皆安溪李文貞公就是李光地。書石。五月二日庚午，至寧

國縣方家衝，謁小溪公墓，墓在山頂，形如仰盂，中頽而四高之，後有山持之如柄，山下

有溪水南流，而山足展而西，登高望之，若水入山腹矣。乙亥至獨山，謁定九公及正謀

公墓，墓有碑曰：江南織造曹類監造，聖祖仁皇帝特恩也。至栗水崗，謁君重公墓，不一

里，至雁塔橋，謁高祖妣郭夫人，曾祖妣王夫人墓。丙子，至許村，謁石門公墓，自獨山至

許村，墓四所，無山，當大路側，山坐吉村，至柏楓山，一日畢，梅隴，兩日畢，勞山，一日畢，方

家衝，兩日畢，獨山，栗水崗，雁塔橋，半日畢，許村，一日畢，凡所謁墓，必高大堅緻，立甃石

甃音襍，砌以石的稱爲甃石。

障土於前，必豐碑（禮）公室視豐碑。深刻，以記年月名氏，及立碑之子若孫，必布石

數丈，以便跪起陳設，必平易墓道，以便出入，必有舍有田，以便守冢者及謁墓之子孫，

又必廣置墓之左右山，或延袤延是長，袤首茂，便是闊。數十里，以植樹木，聳瞻視，又定子孫

司事者，一歲再巡其山，以審界畫，防侵盜，而一山之專設者，四人或八人，故其襟抱清

茂，徑路幽美，或終日行，不涉他姓地，如家林焉，不知爲窮山中也。古名卿碩士，其墟里

便是村落，（真補之）牛羊散墟里。

墳墓，檢史冊常不可合，今於千餘年之墓，農夫孺子，得歷歷拜埽之，非梅

氏之厚幸歟？亦祖宗之經畫者勤矣。而其時人力之給，物產之豐，亦不能無慨於今昔云！

【評語】〔胡氏曰〕寫景處直入子厚之室。

梅伯言觀漁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作繫字之，網之緣讀如院，是說網的邊，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不加得失於其心，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

【評語】〔王氏曰〕妙緒環生。〔林氏曰〕靈機活潑，殊令人動濠梁之思。

朱伯韓北堂侍膳圖記

（詩衛風）蔘得蔘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按〕後世通稱母爲北堂侍膳。見〔禮文王世子〕食上，必在視寒暄之節，食下，問所膳。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便是四尺，縱便是一尺，修竹古木，翳然

便是冠

庭宇素衣練

是熟絹。

裙怡然

快活的樣子，（陶潛文）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

皙微髭

音資，是鬚鬚，嘴上面的叫髭，嘴下面的叫鬚。

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

微俯，凝然

凝音通，是凝他的容貌，很易識別的。

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余曰：天下之至樂，無有逾此者矣；

人孰不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

蒸豚

饋是饋人食物，蒸是燒熟的，（孟子）陽貨，饋孔子之也，而饋孔子蒸豚。

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日書熟乎？以啖

就是吃。

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

處，恠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

三獸名，狼前二是長，後二是短，則反是，故狼無前不立，且無狼不行，是比方人的顛頓狼狽，（李密陳情表）臣之進退，實爲狼狽。

奔走

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游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

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

是說夜中，（書）中夜以興。

徬徨

和徘徊兩字同意，（史記）有徬徨不能去。

卻顧，不獨兒時意象，

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愉然

倘音敵，愉然，失意不悅的樣子，（莊子）客出而君愉然若存亡也。

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

吏部專司銓選，所以又稱銓部。

奉贈公諱，是遭了交喪。

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

者耶？嗟夫！世之遠游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

勤厚的意思，（詩）睠睠懷顧。

於此，且爲之圖，

以示不忘，余既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論語）父母在不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迺爲之記。

【評語】王益吾曰：因此圖而寫自己無限感慨！語語從至性流露，毫不見其浮泛。（俞氏曰）親切婉摯，動人心脾。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

（論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不早，中歲側身

（杜甫詩）側身天地更懷古。

朝列，

就是朝班。

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

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

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

馬氏，詳前（致劉孟蓉書）馬端臨注，經籍考，爲馬氏所撰，文獻通考中之一類。

見其所列書目，叢

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

在京師紫禁城內，東隅

，清野四庫全書於此，設領閣事及校理等官。

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

代所藏遠甚！而存目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時，把不曾收入的，另編爲存目。

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

有生知

（論語）我非生而知之者，（注）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之資，累世

便是說幾世，（史記孔子世家）累世不能殫其學。

不能竟其業，况其下

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

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曾公長子，字誦剛，襲爵，官至兵部侍郎。圖其遺

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

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在今山東嘉祥縣武宅山，漢從事武氏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像。魯靈光殿，遺址當在今山東曲阜縣東，爲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所

立。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

通其微，合其莫，禮記禮運是爲全莫，（注）莫，虛無也。心誠求之，句見書康誥。仁遠乎哉？句見論語。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殷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演周易，作六十四卦之家辭。周孔周是

是孔子。周公，孔代興，六經炳著，斯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莊是莊周，荀是荀况。並稱，至唐韓氏獨

尊異之，韓愈與孟簡尚書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儒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木名，尼丘，在曲阜東南六十里，叔梁紇與顏氏婚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所以名來指孔子。

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

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左傳杜預序左耶，明受經於仲尼。多述二周，是說西周和東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司馬遷字。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是班固。

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

闕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

與夫斗筭（論語）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姝音樞，姝姝，柔儒的意思。）者哉？

諸葛公（就是諸葛亮）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從容，舒緩的樣子，（中庸）從容中道，聖人也。）陸敬輿（名贇）事多

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駑音奴，是下等的劣馬，（三國志）賈彧傳注）蔣濟言，桓範智矣，駑馬戀豆棧

（必不）能用也。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就是范仲淹）司馬君實（就是司馬光）遭時差

降，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

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

（以上六句，見《漢書董仲舒傳贊》）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

論定耳。

自朱子（是朱熹）表章周子（是周敦頤）二程子（是程頤）張子（是張載）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

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苦賢，別立徽志（標識的意思）。號曰

漢學，摺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

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

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楊雄相如姓司馬之雄偉，此天地遒勁是說練達有力。之氣，得於陽與剛之

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句見禮鄉飲酒義。劉向匡衡字稚圭，漢東海承人，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累官至太子少傅，朝廷有政議，輒引經以對，後拜丞相，封樂安侯。

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句見禮鄉飲酒義。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句見禮鄉飲酒義。東

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隳。同類，墜下之意。矣。韓柳是韓愈柳宗元。之作，盡取楊馬之雄奇萬

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是歐陽修和曾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

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

近，猶庶羞是說各種的羹味，禮王制庶羞不論牲。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才諧切，作嘗字解。之得飽而已；必窮

盡天下之佳作，辯作偏字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

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見莊子天地篇注。余於十九家中，又

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是李白和杜甫。宋之蘇黃是蘇軾和黃庭堅。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

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漢書司馬遷傳贊貫串經傳，馳聘古今。三古，而入書史記類記，政要之文曰書，禮樂，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共八篇。

請之八書，(宋書)司遷於紀傳之外，創立八書。頗病其略，就是班固所說漢律中的律歷，禮樂，刑法，食貨，祭祀，天文，五行，博

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通志略序)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

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是說詳慎少談杜

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

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

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

者，以顧林亭便是顧炎武。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首冠。褒音佑，冠，去聲。(漢書董仲舒傳)今于大夫遂然舉首，(注)張晏曰，褒進也，師古曰褒然，盛那貌。吾

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守先王之道，舍我其誰，以待後之學者。之志，

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張爾岐，字優若，山東濟陽人，蒿菴是他的號，明季諸生，入清隱居求志，學守程朱作中庸論略。及江慎修戴東原

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便是秦樹澧。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

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范曄後漢書自序)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

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精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夙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聖門四科，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

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見（孟）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力老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

因是造作，便是種植，果是收穫，便是結實。禍福（孟子）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

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伊唔，本作伊吾，吟哦聲。則期報於科數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

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

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見論語。喧聒以責之貸者，是除欠的人。

又取倍稱之息。（漢書）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收倍稱。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馬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

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禮器，祭時所用，（論語）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

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是戶口不多的小市集。利析錙銖，是其很細微的幾個錢。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園

闢音環，是市門，（張衡西京賦）駢開大市通闕帶闕。賀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

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漢書）初算緡錢，是說錢串，初算緡錢。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

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史記）有貨殖傳，是說細微已極。之善，口耳

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史記）有貨殖傳，是說貨財生殖，是說細微已極。殖同，時同，而或贏，音盈是

或絀，音出是不足。射策，就是科舉時代的對策，武官發策問，叫應試的，人對出來，（漢書何武傳）以射策甲科為郎。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

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音強，勉強的意思。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

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中庸）道之不明也，吾知之矣。已之不免為鄉人，（孟子）我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一息之或

懈，（論語集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注）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下學而上達，句見（論語）。仰

不愧而俯不怍，樂也。（孟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

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已則自晦，何有所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怨悱鬱結的意思，悱音斐。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是

世界上不常有的，(史記)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

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

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評語】(薛氏曰)所敘至繁，而不見其冗，轉見其勁，是大手筆。(王壬秋曰)此記直接昌黎，而神明於班馬，真宇宙間大文也。(俞氏曰)古厚精整，兼而有之。(林氏曰)千古不磨之作。

曾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易卦名。而喟然歎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易說卦)泰曰

(注)以卦體釋卦名。(按)浸，漸也，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又)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注)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所宜戒。(按)惠氏棟曰，陽息不久則消，故曰消不久。可畏也哉！天地

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者

同嗜。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鏹衡，鏹音息，(說文)鏹鏹也。(詩)周頌儻革有鏹釋文)鏹本亦

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音甫弗，(書)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黼者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文章。是文采，(周禮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

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國策)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養牖

之夫，(禮儀行)蓬戶甕牖，(按)甕牖以敗壤口爲牖也，或云牕圓如甕口，謂寒微之家也。。駟膺金紫，金章紫綬秦漢時准丞相佩之，後稱仕者亦曰金紫，(韓偓詩)金紫雍容富貴身。物以移其體，習

以蕩其志，向所揜挽。揜同扼，挽同腕，奮發的樣子，(史記)海上非齊之間，莫不揜挽而自言有禁方神仙矣。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

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見(書)君彼爲象箸，必爲玉杯，(殷紂始爲象箸)

，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見(史記宋微子世家)。

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論語)道不同，不相爲謀，(注)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

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便是法度，(左傳)五年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也，中人以下，蹈道不

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

德之意，方愬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

不肖，備員東宮之末，東宮太子所居，魯事府詹事及左右庶子中允諭德洗馬正字等，皆東宮官屬，時作者官詹事府左右庶子，備員諫辭。世之所謂清秩，(元慎制)東漢

臺之有騎省，清班優秩，所選非輕。。家承餘蔭，目王父母以下，並康彊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見(孟

抑又過之。洪範(書篇)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

見書洪範注。有猶，有謀慮古，有為有設施者，有守，有操守者，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權于咎，不陷於惡也，女同汝，福者爵祿之謂。

若國藩者，無為無猷，而多懼於咎，而

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句見詩曹風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

體之者，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禮樂記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樂不可極，以禮

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孟子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尤造物指天也，和造化同，

物者將以子為此區區也。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况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

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評語】王壬秋曰：「將求闕二字，推闡盡致，尤妙在不務高深，絕無賸義。」林氏曰：「至理名言，讀者慎毋以

為老生常談而忽之。

曾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

江蘇縣名，舊屬常州府。

季先生

名芝昌，為作者道光戊戌科會試房師。

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

為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清宣宗二十三年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

以為績學不夙作早字，仕優論語仕而優則學，注優，有餘力也。而後補之，謙退是客氣的之詞也。是年冬，先生

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即白河，是北運河的上流。，釐鹽於天津，蕩

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音孔總，是說事體匆促（孔稚圭北山移文）驟斷德儻裝其懷。刻無暇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

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

精於案牘，是衙門裏的文書，（唐書張九齡傳）九齡建言，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新謂遺創中流，製舟以記者也。儻形神於車塵馬足，（歐陽修相州覽錦堂記）

（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

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唐會要）景龍三年，朝官的班次，左臺御史崔液彈朝班不肅。而在

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汴梁，是北宋的都城，故稱汴京，即今河南開封縣，（宋）杭州詩）北人偏懷望，曾見汴京來。

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

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城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左傳成十六年）甚囂，且塵上矣。而已矣，尙何精詣之

有哉？我朝指清大儒林興，號爲邁古，邁作過字解，是說超過古時。然如睢州湯公，是湯斌，後與蘭陽併爲儀封。

蘭封縣，屬開封府。張公，名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清康熙乙丑進士，累官禮部尙書，以清廉剛直稱，學主程朱，卒諡清恪，著有正誼堂文集附學餘續錄等。江陰楊公，名名時，字寶實，一字凝齋，清康熙辛未進士

，出李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累官至禮部尙書，乾隆元年卒，帝宗特諡稱小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太子太傅，諡文定，著有楊氏全書。高安

江西縣名，舊爲瑞州府治。朱公，名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清康熙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潯江縣，以巡撫劉殿衡薦，行取授刑部主事，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端，著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周禮注解，儀禮節略。臨桂陳公，是陳宏

合河孫公，是孫嘉澐。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

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

是說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

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少丑初趨離宮

是說圓明園，是世宗在邸時所賜，後至咸豐時

，被英法戰役所燬。

待漏，古時銅壺滴漏，是記時刻的，宋王禹偁，有待漏院記。

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夜

莫同暮，漢書楊震傳暮夜無知者。

不休，又

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

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為憮然

憮音武，憮然，失意的樣子，孟子徐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

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

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評語】（俞氏曰）以平淡之事，發為高遠之文章，非文正之績學，不克臻此。（林氏曰）從事文學，祇要心專

志壹，外郡宜，居京亦何莫不宜，文正此論，蓋從外表著想，愚意殊不盡然。

曾滌笙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

是特起的样子。

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

寂靜悄悄的意思，（樂府雜錄）

而思赫赫

旺盛的样子，（詩）赫赫明明。

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

人者，常終身幽默，闔然

隱晦的樣子，（中庸）闔然而日章。

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

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絮論短長矣。景齊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見《論語》季同好，是餓死的人，絮論短長，是說並論短長。

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

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和氣的樣子，班固賦序：雍容愉揚。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

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是供給差役的人，漢書：其賤卒，污行賈豎，營營往來的樣子，賈客賈賈，皆天下儉儉。賤卒，污行賈豎，營營

而生，草草勞心的意思，勞人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

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

同歸於澌盡消滅的意思。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

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靜默無爲的意思。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

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指莊周。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

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闔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董梧，吳人，宜僚性黑，楚人，壺子姓林，鄭人，莊子於徐無鬼，山水應帝王三

之中，感得此三人之賢。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上兩句見《錫

雄解。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孟子：必使仰足且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無怨，舉世

不見是而無悶句見《易》乾卦。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

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評語】〔林氏曰〕清微澹遠。

曾滌笙湘縣寶興堂記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按）科舉時代，把地方公費補助應本者鄉試士子的也，稱爲賓與。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龜

音堪，同殿，平定的意。思，（法言）劉瓛南陽。

定禍亂，而繼

使是嗣位，（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

亦有外戚之助焉。

蒙業

蒙業，（賈誼疏）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

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文。

漢高祖劉邦中子恆，諡文，魏太祖曹操長子丕，諡文，宋高祖劉裕第三子義隆，諡文，陳高祖

陳霸先兄子蒨，諡文，北魏始祖拓拔撥孫濬，諡文成，北齊高祖高歡次子洋，諡文宣，唐高祖李淵次子世民，諡文武，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棣，諡文。

我朝龍興

是說興王崛起的意思，（班固賦）而以龍興，奉以虎視。

瀋，是遼陽瀋陽各地方，就是現在奉天省。

太祖

名努爾哈赤，爲顯祖塔克世長子，初受明封爲龍虎將軍，後稱帝，年號天命，在位十一年。

以神武肇基，於是始基，（書）至

製造國書，

太宗命巴克什庫爾纏所造國書。

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

名皇太極，清太祖子，年號天聰，後

改崇德，始建號曰清，先後在位凡二十年。

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禮運）孔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

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是說黃河以北的地方，清咸豐三年八月，太平軍入直隸臨洛關，官軍大潰。

東躡瀛碣，瀛是勃海，碣是碣石山，指山東省說，清咸豐四年三月，太平軍自皖北入山東。西擾汾晉，汾晉文，山西大水名，西南入黃河，晉，春秋時國名，即今山西省，清咸豐三年八月，太平軍由懷慶入山西平

陽府。中原糜沸，是說擾亂，（淮南子）天下為之糜沸動。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

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

節公，名澤南，注見前。王壯武公，名珍，字璞山，湘鄉諸生，清咸豐初，與曾國藩教練湘勇，迨曾公率水陸師東下，公留防湖南，以合境肅清，賞四品封典，七年，奉詔授江西，所向皆捷，名大振，人號為虎，以患熱病卒

於樂安，年才三十三，謚壯武。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字濟川，湘鄉人，初從羅澤南平岳州，克武昌，有功，後奉湘撫駱秉章檄，添募新勇，自將一軍，迭克江西撫州臨江諸郡縣，清咸豐八年

春，奉詔入蜀，卒於軍，謚壯果。劉君騰鴻，字時衡，湘鄉人，師事羅澤南，從戰有功，清咸豐六年，羅公亡，石達開竄入江西，連陷瑞臨袁諸郡，鄂撫胡林翼檄公往援，公乃進攻至瑞州，歷年餘，城

且破，敵於公督戰時，猝發巨礮，中其脅，旋卒，後謚武烈。趙君煥聯，待考蔣君益澧，字癉泉，湖南，福安人，清咸豐三年，入軍旅，初從王

收為弟子，從戰江西及援武昌有功，羅公亡，遂告歸，後復出，剿廣西匪，同治初，佐左宗棠統浙軍，平定浙江，積功至廣東巡撫，光緒初，應詔至京師，病卒，謚果敏。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

為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古

函谷關西為山西，（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按）安定，為甘肅鞏平涼府及固原州涇州地，天水，為甘肅通渭縣西南地，隴西，為甘肅舊

甯州府狄道州治。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

淳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訢合

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咸豐三年唐侯臨莅茲邑，倡捐助餉，練

勇防堵，防是戒備，堵是阻遏。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永為定額，人爭頌唐

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

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

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貲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為賓興公費，又

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為會試族費，寅申巳亥租入，為鄉試途

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為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是經理的意思。立條明約，既

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

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漢書）上或起白屋而致三公。無

所資藉，則刑吳桓切，作刑字解。廉捐義，媮為媮音偷，是說僥倖做事體。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

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

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是不得志的樣子，（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

可憐之色，搏心搏同專，（孟子）其一人專心致志。

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蛇讀若移，委蛇委曲的樣子，（易林）

委蛇循河。暗合的意思，射音石。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孟子）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然猶有

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戢，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

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

而又將倍焉。蕞焉倍，是一倍，蕞，是五倍。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常執左券以

責秦。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評語】（王壬秋曰）風格峻整，而婉轉切至，尤足發人嚮學之思。

曾滌筌江寧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字少荃，清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自太平軍起，公率鄉勇鏖戰安徽江蘇各地，世稱淮軍，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封贈毅伯，卒贈侯爵，諡文忠。

改建江寧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在江寧縣，本吳冶鑄之所，因名，（金陵記）即今朝天宮，東晉謝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遺思，有高世之想。山正殿門廡，

規制靡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荷音歌，荷邊，山東縣名，舊爲曹州府治。馬公新貽，清咸豐澤年時，尚官廬州府知府，至同治七年，已任兩

江總督，九年七月赴署，百箭道校用，被張文祥刺傷脅肋，遂卒，事聞，予諡端敏。繼督兩江，廢續成之，鑿泮池，（詩魯頌泮水注）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有水，形如半璧，以半於泮，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建崇聖祠，孔宮後，舊有祠曰啓聖，祀孔子父叔梁紇，逮清雍正元年，加封孔子祖五代俱爲王爵，合祀於內，更名崇聖祠。尊經閣，學宮藏書之所，明王守仁有

及學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寥綸，參將葉

尊經閣記。

圻既敕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王，悉有淮南江東地，子溥稱帝，世稱為楊吳。宋元皆為道

觀，明日朝天宮，在江寧冶城山，尚吳時建紫極宮，宋更名慶觀，明以今名。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

靜無為，（史記）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止。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音止又音市，是祭祀天帝的壇廟，秦作時祭五帝，

至漢不曾革去，詳見（漢書郊祀志）。而渭陽五帝之廟，（史記文帝紀）十五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十六年，上親

甘泉泰一之壇，甘泉，山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史記封禪書）上幸甘泉，令祠且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泰一。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

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煉丹

燒汞，汞，戶孔切，又稱水銀，道家拿來煉丹，吃了可以長生。采藥，劉晨阮肇入天台采藥，遇二女，留居半載而歸，羶邑零落，已十世矣，見（神仙傳）。飛昇符錄禁咒，徵召百

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獨稱上清紫極之

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唐書方技傳）李淳風父播，仕隋高唐尉，稟官為道士，號黃冠子，後因稱道士為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

舞毗庶，是感動愚民的意思。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泰西是說極西的地方，指歐洲各國說。緒餘，

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禮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陳氏澹曰，祀典，祭祀之典籍。一切毀棄，猶有事於其所謂天

者，每食必祝，清道光中有朱九滯者，首倡上帝會，洪秀全師事之，後秀全為教主，十六年，在鵬化山傳教，入其教者，拜上帝，稱為天父，天父名耶火華，以耶穌為長子，秀全為次子，故稱耶穌為天兄，凡入教，皆平等，男稱兄

弟，女稱姊妹，每食，如耶教中之度行禱告禮。道士及浮屠弟子，是說釋教中人。並見摧滅，金陵文物，是說禮樂典章，（李白詩）朝野盛文物，衣冠何象經。之

邦，渝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韓愈與孟尚書書）揚暴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窮。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

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

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

崇祀至聖，（史記孔子世家贊）可謂至聖矣。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

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是說幼）已立制防，灑掃沃盥，（詩）灑掃庭

（則）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載，（食音詞，是飯，肴同餚，是熟魚肉，載讀如恣是切肉，禮

（禮內則）冠綏纓，端紳鞶，（又）左佩紛佩，綏，儒追切，軒纓的飾物，冠綏纓，端紳鞶，（又）左佩紛佩，悅，刀，矟，小鱗，金鈿，右佩玦，栲，管，籩，大鱗，木燧。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儀禮有士冠禮篇）以責

成人之道，教之昏禮，（儀禮有士冠禮篇）以明厚別，（禮記特牲）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

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名，（儀禮篇）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

防淫，（禮王制）齊八政以防淫，（疏）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淫謂過奢侈。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

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

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孟子）輔世長民莫如德。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妾

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

聃言禮之說至矣。孔子答曾子之問禮，言聞諸老聃者三，答于夏之問禮，言聞諸老聃者一，見《禮曾子問》。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斷

自然之利，於是矯枉過正。是說不能得中，（南史王琨傳）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時咸為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見老）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就是虛文。末節，就是小節。無當於精義，特以

禮之本於太一，太本作大，（禮禮運）夫禮必本於大，（疏）極大曰天，未分曰一。起於微眇。就是細小，（賈誼疏）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為之制，修焉而為教，習焉而成俗，俗

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肆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史記孔子世家）

時秦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

吾觀江寧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為之旨，帝天禱

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孟子）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今兵革已息，學

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孟子）匡直之教，下以關異端，（論語）攻乎異端，（注）

別為一而迪吉士，（詩大雅）藹藹王多吉士。蓋廩廩，持正的樣子，是說他有風采，（漢書）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

文彬蔚，鳴盛（韓愈送孟東野序）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東南已哉！

【評語】薛氏曰：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王壬秋曰）扶道樹教，一片盛心，蔚為雄偉之文。

曾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

清宣宗十年。

通籍

是說這時候出去做官。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

是其同輩中人，（韓愈詩）同

時輩流多士道。

其射策先朝，

指仁宗嘉慶時。

者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

名遠源，林雲父。

先生

獨爲老師祭酒，

（史記尚卿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

（書洪範）七稽疑（注）稽，考也。

如

幽得燭，衆以無阻，而詰嗣

和哲嗣同。是稱人的兒子。

潤之，

名林翼。

亦以編修趾

作踵字解，繼起的意思。

美名父，回翔

和鳥一般的飛來飛去。

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

清咸豐七年，胡林翼視師九江，定策合圍，次年拔之，擢斬太平將林啓榮等殆盡，文宗

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以其爲宮衛，故稱宮保。

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

埽應對，

（論語）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當灑埽應對則可矣。

以暨天地經綸，

（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

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旨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大小，董勸

（書禹謨）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漸靡，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

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恫

習貫如自然。由二二人以達於通都，是說四通八達的大都會，（蘇轍民政策）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

物，控之若無有，音秋，蹴踏的意思，（莊子秋水）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歸我亦勝我，（注）成云，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之若易靡，及其

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

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

習其口，射御投壺，古賓主燕飲時相與娛樂之事，設壺一，使賓主以次投矢於其中，投壺，勝者乃飲不勝者，（王禹偁竹樓記）宜投壺，矢聲鏗鏘然。以習其筋力，書升（禮王制）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國外曰）以作其能，而郊遂（郊，郊

外曰遂，古大司徒視學，簡不帥教者移之左，不變，命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見禮王制。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

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是說東身自愛，和圭璧一般潔白。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見（漢書）賈誼疏。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

俗，（禮樂記）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書金縢）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片善微

長，不敢自褻，而褻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

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是小過，省音者。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

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

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即漢之十三家法，（後漢書儒林傳序）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韓，毛，禮大小戴，春秋殿，顏，凡十四博士，（按）易四家，書三家，家詩毛氏未立博士，故僅三宋之洛閩淵源，於家，禮二家，春秋二家，凡十四家，文云十三家者，以嚴彭祖與顏安樂，同師睦孟，實為一家。

宋之洛閩淵源，於

是乎在。後有名世（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孟子）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朏朏（章倫切，（中庸）記用其仁，（注）怨至貌。

【評語】〔王壬秋曰〕以作育人材美胡氏父子，為此文本旨，中段發揮習俗移人，以風為喻，確切而當於理。

曾滌笙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管轄廣東潮州惠州二府，及嘉應州之諸員。）彭君

雪琴，（便是彭玉麟。）方庀局，（庀音庇，是做材料的場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在江西湖口縣高五六百尺，周十里許，太平軍架巨礮於此，以擊由湖入江的水師，故為軍事

要地。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就是奏章。）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

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字敏南，清湖南武陵人，以武舉敘功至守備，旋從曾國藩帶水師，克武昌，論功以

都司用，咸豐四年，湖口之役，率十
七舟猛進，中飛彈殞，事聞諡忠愍。

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

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

出，曰梅鵑，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

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

蘇氏名軾，注見卷一。（李斯論）軾長子邁，將赴饒之
德興尉，遂之至湖口，因觀石鐘山，觀後，遂記之。

其上，憑高望遠，吐納

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

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

初名載福，
後改厚菴。

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

喋音喋，血流的樣子。（漢書文帝
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

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

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驕然驕霍貌切，（莊子養生主）奏
驕然，按刃解物聲也。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

楚，是湖南兩省，
越，是浙江省。（莊

子德充符）自其異者
視之，肝膽楚越也。

終古是說久遠的意思。（楚辭）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

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

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

（諸葛亮後出師表）羣
疑誤腹，衆難塞胸。

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

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音貫，舉酒灌地以降神道，
（詩）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音倚你，盛
的樣子。

嗽瑯，音道鏘，是鳴佩玉的聲音。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

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顰音頻，顰蹙，是說眉毛蹙緊，同嘔噦，（曹植賦）或嘔噦辭顰。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

之驩欣，人心之善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

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是說心裏鬱結，（史記）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

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刼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

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

清咸豐四年，外江內湖水師既隔絕，外江之戰船，被太平軍用小艇擲火，焚燬無數，水師大潰，曾公走羅軍以免，憤欲自剄，為羅公勸阻。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

粗爲發其凡焉。

【評語】（薛氏曰）氣息雄厚，聲調鏗鏘，合韓柳歐於一鑑，始得成此佳構。（俞氏曰）從歐陽永叔諸記化出，故聲調情韻，並皆佳妙。

曾滌笙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

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為欽差大臣，奉帝命出去辦事，稱

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就是向榮統率的大軍。駐金陵者，號為

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為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

與揚州之師相為犄角，（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

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為亂，攻陷上海，清咸豐十年十月，劉

琦公卒，托明阿，清滿洲人，官江寧將軍，咸豐四年，琦善卒於揚州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

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國，北

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清滿洲人，咸豐六年，為欽差大臣，督辦揚州軍務，七年，攻克瓜洲，八

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鎮名，在江蘇丹徒縣西二十五里。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

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為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初名祥，字殿臣，清廣東高要人，始為盜，亦有道，後率所部，於

南寧鎮投誠時頗有疑之者，巡撫周天爵知其忠勇，保護甚至，繼隨向榮轉戰數省，所向無敵，及幫辦江南軍

務，東南半壁，倚若長城，咸豐十年春，江南大營陷，退守丹陽，因力戰創甚，躍入運河，死之，諡忠武。為總統，最高級

之稱

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

大挫於浦口。在江浦縣東，爲有北要津，今開爲商埠。賊陷江浦。安徽縣名，舊屬泗州。天長。江蘇縣名，舊屬江寧府。儀徵揚州六合。江蘇縣名，屬江寧府。

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劬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

張國樑克九洑洲。爲江浦對岸重鎮，太平軍築城於此，以遏長江，集戰艦巨數數百護之。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

四川人，官提督，清咸豐十一年，死在浙江杭州之難，諡忠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傳安徽縣名，屬廣德州，今改郎溪。東壩。在江蘇高淳縣治東南。溧陽，羣萃

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字萃亭，清廣東欽州人，以戰功，授官至提督，光緒十年，安南之役，獨擊敗法兵。

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是說三年到十年。耳目衆

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江蘇縣名，屬江寧府。

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

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士。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

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

嵩林。四川人，提督虎坤元之父，官至總兵。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字廷若，清湖南乾州人，官至浙江提督，幫辦南洋軍務，咸豐八年，移防寧國營於灣沚，以軍中食盡舉火自焚營，歿諡忠武。

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鄧魁士。繼鄧紹良爲浙江提督。繼

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四川人，官提督，清咸豐十年，太平軍攻寧國府，天受與皖南道福咸死守七十餘日，城陷，死之。等援浙，賊入延建。是清福建省

二府。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饋餉音運，是。運糧，左傳成

五年督苗首如齊，女，宜伯儼諸殺。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是說血流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

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

關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是千把總等分防的地方，稱為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

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

後，黎穴擒渠，是說平他的巢穴，捉住巨魁。策勳左傳桓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止舍則策勳焉，禮也。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

河決，蕩析昔盤庚令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是說招集敗

左傳成二年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以攻嘉興，舊浙江府名，民國廢，現在嘉興縣是他的舊治。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

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

竭謀，勇者竭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

六七偽王，指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耀王石達開，天德王洪大全，英王陳玉成等。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

行一時，而上游指四川一帶說。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是說蕭朝貴左長沙中戰

死，章昌輝殺楊秀清，洪秀全復殺章昌輝，石達開從金陵逃出，後奔至蜀，被擒，陳玉成擒送京師。而廣封駿豎，駿，我駟切。是窳頑，豎是童子，指卹王洪仁達，千王洪仁升，堵王黃文金，昭王黃文英等。至百

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是說舊江寧府所屬的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江浦，六合，高淳七縣。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就是勇士，（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勞，攻半保危之策，將其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評語】（俞氏曰）記述詳明，議論中正。

曾滌笙金陵湘軍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

陰歷每月十五日爲望，所以十六日爲既望，（書）惟二月既望。

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

卒，見吾弟國荃，面顏蕉萃，和憮悴通，枯槁的樣子，(左傳)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夏攻戰，晝夜

暴露，暴音僕，在野叫做暴露，(李華文)萬里奔走，連年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

關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字杏南，清湖南湘鄉人，咸豐八年，從曾國荃出征，功以破太平府，金桂閣取蕪湖，克金陵為最大，同治六年，勦河南捻匪死，諡忠壯。劉君

連捷，字南雲，清湖南湘鄉人，初從劉騰鴻戰於武昌瑞州，騰鴻亡，以所部屬曾國荃，常為軍鋒，以功官至布政使，光緒十三年卒，諡勇介。蕭君孚泗，曾國荃營將，當太平五路小池驛時

地道火發，城傾二十餘丈，遂與李臣典鏖附爭登，城破，論功，詔封一等男。朱君南桂，亦諱曾公戲下，政克金陵有功。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

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

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

犀虎切，是把泥土築成的屏障。瓮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在今江寧城西

南十五里。三汊河，在江寧城西大勝關，一稱大勝上關，在江寧城西南三十六里，西游長江。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字祥雲，清湖南邵陽人，諱曾公戲下

五月，政吉安慶，嘗為軍鋒，咸豐三年正月，政克金陵太平軍之天保城，因夜戰過勞，旋患熱卒，年才二十七，諡忠壯。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

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中關就是大勝頭關，在上關北十里，外有鳳洲作屏障，下關，鎮名，在江寧西北二十里。各壘，其江東橋，在江寧城西，西

湖。之壘，則陳湜，字舫仙，清湖南湘鄉人，官至江蘇布政使。寺於八月克之，上方門，是江寧城外郭的東南門。高橋門，是江寧城外郭的南門。七甕

橋，在上方門北數里。土山，在江寧城東南二十里。方山，在今江寧城東南四十里，舊屬上元縣境。各壘，則蕭慶衍，初從李續宜與太平軍戰，以功官至提督，後諱曾公戲下。蕭孚

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在安徽當塗縣，南濱石臼湖，北距江寧城百里。趙三元是營將。等亦克中

和橋。在江寧通濟門東南。秣陵關。在江寧城南五十里。至十月克解溪。鎮名，在今江寧城南三十里。隆都。鎮名，在今江寧城南四十里。湖墅。鎮名，在今江寧城東南四十里。而東南剗削。剗音鍾，歐陽修豐樂亭記。向之惡恃險阻，剗削消磨。略盡。二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字邵中，清湖南湘潭人。

今江寧城東南四十里，亦名湖孰。以功推知府克復金陵後，有旨以按察使用，後征貴州苗陣亡，謫忠壯。

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為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

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

門。金陵凡十三門，東曰朝陽，南曰正陽，其西曰通濟，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西曰清江，曰定淮，曰儀鳳，曰鍾阜。北曰金川，曰神策，曰太平。按神策，清改名得勝門。三十三穴，篝火。篝音鈞，以輶

單火，（史記陳涉世家）夜篝火。而入地，崩崖而窺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是地以迎我，薰以毒

煙，灌以沸湯，則趨。音趨，是說善走的人。者倖脫，而慙。本作慙，乞覺切，謹厚，的意思。者就殲，最後神策門。見鍾阜門下注。之役，

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臄。音博，龍轉于地方，獨高於城，太平軍列壘最多的所在。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

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

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瘠。同仆，是跌倒在地。於途，近縣之藥既

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李秀成。太平軍之將，有智謀，驍勇善戰，天王洪秀全既據金陵，轉

戰江浙間，賴以捍禦敵軍者數年，封忠王，清同治三年，被曾國荃擒護，誅死。等偽王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

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是說一軍向後退休，一軍向前進攻，轉輾不已的意思。蝻蝻同蟻，是說和蟻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櫓音魯，大的盾，就挾西洋指歐美兩開花礮自空下擊，

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

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輔，上頰，

旁邊，(易成小) 咸其輔頰舌。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為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

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

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安徽縣名，清屬和州。巢縣。清屬安徽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

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在今安徽無為之圍，破運漕

銅城關。在今安徽無為縣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指江浦，和州，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眾

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字春霖，清四川奉節人，初

為水師哨官，嗣與太平軍轉戰於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凡十年，之軍，亦困於寧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

關者，水陽江。源出黃山縣北麓，北流經寧國宣城，當塗縣及羣湖。是說大南漪，固所自出，蕪湖之藩衛

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字煥文，清貴州黎平人，咸豐六年，隸湘軍，從曾國荃轉

擒洪仁，達以獻。

羅洪元

也是曾公營將。

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

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

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剪伐沿江

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利，南援蕪湖太平，

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抱憾無窮，雞鳴山

又叫雞籠山，在今江寧城北隅，玄武

湖的東北。

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

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

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撓

撓曲的意思。

牆宇斂侈

斂同敬，音欺，侈音舵，傾側的意思。同治六年，省中僚

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敍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

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

殄音填，上聲，是絕滅的意思，愉是快活的意思，便是說身雖

殄絕，魂却快活的。

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

濯作大，解，詩大雅，濯征徐國。

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

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

甘苦相共的意思，書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上盟有昊

詩小雅，投

昊天藐藐，成務實難，

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嚙，刈人如划。音管，草名。沴厲沴音軫，是惡氣，厲是疫氣。乘之，積醜若山，偉哉

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

城，獲醜指惡人說，詩小雅執訊獲醜。擒王杜甫詩擒賊先擒王。寵賁冥漠，千禩同祀。馨香，新廟孔赫，彝罍彝音夷，罍讀如

將將，音鎔，是嚴整的樣子。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評語】俞氏曰：淋漓縱橫，生氣虎虎。

曾滌筮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即今長沙縣治。既解嚴，是說廢除防務，湖南史解嚴息甲。巡撫張公亮基，檄

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維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便是古珍字。等，以諸生率千人

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於

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

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是明時的戚繼光。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

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即今南昌縣治。國藩募湘

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字春池，湘鄉人，諸生，出羅澤門下。易良

幹一名其幹，字臨莊，湘鄉人，亦出羅澤南門下。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

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

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既而整軍

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雋，通備同後，（左傳莊十一年）得備不克，（正義）勝也，戰勝其師，獲其雄雋者。於岳

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寧州，又以其間由江指江西還鄂，掃蕩枝

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

湧，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

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

義祠，規制隘庳，庳音卑，不寬大的意思。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指李續具疏會奏，

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

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

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字凱章，湘鄉人，初隸王珍部，珍死，領其軍之半，官至福建按察使，清同治

三年。被害於汀洲。及唐總戎義渠，名訓方，清湖南常寧人，以舉人大挑教訓，待銓，會湖南辦團練，先領水師，嗣入陸軍，戰於湖北江西，有功，又借僧王平苗雷亂，官至安徽巡撫。輩之

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

字石泉，湘鄉人，出羅澤澤

門下，官至陝甘總督。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

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

字壽卿，湘鄉人，初隸王珍戲下，後統老湘營之半，為特將，旋官提督，同治六年，敗捻回各匪於陝西同

州，九年，攻回馬五寨，陣亡，謚忠壯。

擾安徽河南的叫東捻，擾山西陝西的叫西捻。

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

是反叛的回民，清同治四年，馬化龍率領之，擾陝甘二

省，據金積堡，九年，方平。

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

入蜀，而巡撫劉公容，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

字蓋亞，湘鄉人，曾官雲貴總督。

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

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

（楊雄羽獵賦）首畜之倫，豈屑負羽，（按）羽屑上微職以

在肩，所

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

就是說捐軀，（論語）見危授命。

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

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

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

是生人的事體，（禮）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逐風塵而不

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

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

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

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之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悖，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是說苟且偷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漢書賈誼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亦何必懷此都也。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麤同粗定，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保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人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評語】（薛氏曰）前半敘事，明贖有制，後半儀論，脆瑩有味，尤妙在愈轉愈緊，一氣呵成。（林氏曰）跌宕多姿。（俞氏曰）此篇不徒誇張湘軍功烈，且於當時戰略，剴切敷陳，足爲中興信史，末就誠拙上發出如許議論，是非學問經濟，充裕於中者，不能辦。

□ 滌筮金陵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咸豐十年，四月，命作者署理兩江總督，至六月，始實授。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字昌岐，湘鄉人，初從彭玉麟楊岳斌，轉戰兩湖九江安慶，

後統水師十年，官至提督，卒謚武靖。

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字質堂，湖南善化人，初入水軍，隸楊岳斌部，從戰有功，後官至江

南提督。

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洪武歲

章之地，為吳頭楚尾，（按）豫章，即今江西地。

惟彭公與楊公總督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

治元年，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

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安

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

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狙音疽，是說和猿狙一般的隱伏。陸軍進攻，水師利之一堞。音牒，城上女牆。未攀

駢屍山積，或連朝環攻，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

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凱，可海切，軍行得勝唱的凱歌，（梁元帝襲要）振旅而歌曰凱歌。於公庭，飲泣漢書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注）於

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

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在江蘇，常熟縣城北四十里，北與南通狼山相望，是長江的險要。之役，輕舟顛簸於

海濤颶風，颶音具，是四而來的狂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

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是說經常的制度，作者與彭玉麟奏定長江水師之制，自荊岳州至崇明縣，五

千餘里設提督一員，總兵五員，以六標分汛營哨官七百九十八員兵一萬二千人。

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

罕能言其狀者；况更遡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

之芒屨徒步，

躡同鞋，當會國藩困於南昌時，召衡州彭玉麟來助，彭公以江西爲太平軍所阻，隔道不通，乃易衣爲賈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會公處，會公義之。

以赴江西之急，又孰

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

（論語）造次必於是。

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

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

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

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

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

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

顛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餘，戰功將著於信史，

不復備述，麤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

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評語】（原評曰）數篇皆經世大文，信史實蹟，讀之足以開拓豪傑心胸，其光氣燭天地貫日月而不朽。薛氏曰：「聲光炯然。」（俞氏曰）氣機蓬勃，有一發莫遏之勢。【林氏曰】井井整整，肅肅穆穆，後幅議論粹然儒者氣象。

吳子序得一齋記

嗇者

是說沒有錢的人。

與博

是說錢多的人。

者衡

誰贏乎？

博者贏乎？

市者

是說賣貨的人。

與居

是積貨的人。

者競

誰

贏乎？

居者贏乎？

與市而博

諸抑居而嗇

諸？

今天五都

（班固東都賦）五都之貨殖，（按）五都，是說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之肆

百貨

壑焉

寶有犀珠

蠙

貝之珍

區也

吾一從而居

其土宜

別其苦良

苦音戶，同楮，苦良是說壞的和好的。

不亦矜乎？

故吾慕然自爲得也

然

而列墜者

方專其去留

高下在心

莫可取求

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

也

然而有力者

過焉

傾囊而準

其估

作棧字解，（王士熙詩）蓋金賦高分遠行。

而逝耳

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得章繡

是章服。

聾得鈞球

鈞是樂調，球是玉磬。

禿

是沒有頭。

得簪筓

音雞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得鞞

同靴。

履涉海

得策銜

策，是馬鞭子，銜，是馬勒口。

適燕

得帆楫

雖奇巧麗飾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得鞞

同靴。

履涉海

得策銜

策，是馬鞭子，銜，是馬勒口。

適燕

得帆楫

雖奇巧麗飾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得鞞

同靴。

履涉海

得策銜

策，是馬鞭子，銜，是馬勒口。

適燕

得帆楫

雖奇巧麗飾

也

夫有力者

得之矣

然而瞽

是瞎子。

得鞞

同靴。

履涉海

得策銜

策，是馬鞭子，銜，是馬勒口。

適燕

得帆楫

雖奇巧麗飾

之莫如據之，據之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中庸）同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爲達其志如此。

【評語】（林氏曰）題甚狹小，而其氣寬博，是爲難能。

龍翰臣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大岡埠，在廣西桂林縣東南六十里。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糾戒之。

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

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社，如宋

時定州有弓箭社，（宋史兵志）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近日廣東禦夷，各鄉亦分立爲社，夷是說英國人，清道光時，英國

人執五口通商之約，欲派領事入廣東廣州城，廣東紳民不許，便率義民擊敗英兵，在三元甲地方，各鄉義民，也立社響應他。

至廣西盜賊蠭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

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嫻任郵之風，一變

而爲功利戰鬪，古所謂觀於鄉，（禮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者，其若是耶？

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

不能執古道以繩民，唯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

延數十州縣，芽蘖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故團練公局之設，徧乎一縣，唯大岡埠之在邑南者，以唐丈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衆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爲諸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鼓，枹音孚，是擊鼓的杖，國語執枹鼓於軍門。家之子弟，咸編入伍，人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卽因而復講讓修睦，禮禮運刊仁講讓，民示有常，又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賓，是蜡祭的賓客，蜡音乍，禮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管也。之感也。咸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同邑龍啓瑞記。

【評語】（俞氏曰）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翰臣之於園練，蓋深致不滿焉。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湮（是積滯壅毒的病，湮音煙，左傳昭二十九年鬱湮不育。）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

日飯三舖（音舖，量器名，內方外圓，容六斗四升，見周禮），按今經典中除周禮以外，多作釜。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

病？曰：吾苦腹疾（左傳宣十二年河魚腹疾，奈何），而事罔（音罔，就是坑廁）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

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嘆曰：吁！吾今乃知子之誠病也；夫子

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

能蠹也，竣（和俟字同）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熒（就是疑惑）而心，終日博博（憂勞的樣子。博音

。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夫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

神王（和旺字同）。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

也；娶媿（音醫倪，釋名人始生日媿娶）之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莛（音廷，是草莖），以毆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

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

朝作而于于（無所知的樣子，莊子應帝王篇其覺于于）。夜瞑而遽遽（夢中驚醒的樣子，莊子齊物論

子居，疾其庶有瘳。音抽，是病瘳，（書說命）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評語】（林氏曰）確有此理，莫謂其為寓言也。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為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中為穹谷。穹，區充切，穹谷，即深谷，（班固東都賦）其

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

國之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翳，獸蹄鳥迹。（孟子）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交錯其間，其祖

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得，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吻音劬，張吻，就是張口。向之，

翁仰與語曰：吾分為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呼后切，獸叫的聲音。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

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見（歸震川文集）。以爲物之鷲。音至，性最猛，鷲的稱爲鷲。者莫如虎，而變

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豢。祭音患，御養的意思，（左傳昭二十九年）昔有趙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饒川。之人與人

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

禱雨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

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魄音薄，（史記酈生傳）實落魄，（按）漢書注，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師古曰，失樂無倚也，今人皆依師古注解。又以其田強翁

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

不好競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莊子人間世）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古之至人，入（莊子山水）至人不聞，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况於人乎？（莊子山水）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日

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評語】〔黎氏曰〕雅潔。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增補類書）呂仙，字洞賓，晉舉進士不第，遇正陽人得道，受天仙劍法，得九九，因號純陽子，亦稱回道人，在五季及宋時化迹最著。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澗湖。（音雅）澗湖，在岳陽府城南，水經謂之翁湖，春冬水涸，夏則澗澗，見（清一統志）。者，水

反入爲澗，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

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岳陽樓，在今岳陽縣城門上，（杜甫登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者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

淨，（范仲淹岳陽樓記）子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者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

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

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澗湖上寺。（張說，字道潛，一字說之，洛陽人，仕唐，封燕公，其爲文屬思精壯，謫岳州，時益懷婉，人謂得江山助云，見（新唐書本傳）（方輿勝覽）岳陽樓，不知創

始，開元四年，張說出守是邦，與才士登臨賦詠，自爾著名。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享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間，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另題岳陽樓詩）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渡洞庭湖。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另題題）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致明，字叔登元符進士，謫外，監岳州商稅，時岳陽風土記，雖僅一卷，而于郡縣沿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考證特詳。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

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廊，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秦始皇，漢武帝，皆巡遊海上，冀遇神仙，而卒不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道士練金石爲藥，謂服之可以成仙，（白居易醉吟先生傳）設不幸，吾好藥，招衣削食，練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謂，奈何也。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

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石

的樣子，（楚辭）石磊磊兮葛蔓蔓。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

風引而去。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是脫離俗界）

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道家養形之術也，宋甄棲真年七十有五，遇許元陽，授以鍊形養元之訣，見宋史）。最久，能

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

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

如往時也。

【評語】（原評曰）意遠詞高。（王壬秋曰）南屏之文，以澹遠高古勝，此篇卽其出色當行之作。（俞氏曰）曲

證旁通，氣清韻遠。

吳南屏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

以為勝期，勝期，是說勝會。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清同治六年七月望夜，始得一為之，初發棹，自龍口水口名。

向香鑪，山名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

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開，僧名，晉時多稱僧為道人，至六朝時，鮑照有秋目示上人詩，後遂以上人為僧的稱。指危崖

一樹曰：此古樟，音章，常綠喬木。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指岳州府城。望山，見樹影

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

遊，軾遊赤壁二次，故有前後赤壁賦。七月既望，見前赤壁賦。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前赤壁賦

少時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

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箭，灣，水曲，奇音奇，曲岸。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

論地道通吳中，水經注：洞庭湖中有君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君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也。或說有神人金堂，是說華麗的廳堂，古歌入金門，上金堂。數百間，

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

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滃滃然，是說水上的雲氣。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

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見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即此

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常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

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嘴，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音數。是零以余舟行緩，似不翅和音字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

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和纒字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評語】〔俞氏曰〕逸趣橫生。〔林氏曰〕寫景如畫。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

大雲山在今湖南岳陽縣東，少南一百五十里，連峯七十餘，東北與天馬山相接。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

北方的神道，本名玄武，宋真宗祥符

間，避壇祖諱，改玄武爲真武，見《雲麓彙鈔》。

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

有遊志，莫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指舊岳州府城。來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請與

子踐大雲山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

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

是說幾次休息。

乃

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

二，是說山徑曲折，十成中走了二成。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

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

半巖缺，家望有七八家烟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

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峯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

難，四十不啻。是說差不多走了四十里。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音淙，水聲，（高適歌）石泉淙淙若風雨。然坐聽之，

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日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日息龜

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

遂陟乎大雲之峯，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

鶴，皆軍軍名，（左傳桓五年）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綱縫，（左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管師救宋，與華氏戰于藉丘，鄭願為鶴，其御願為鵝。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

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

其峯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

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峯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螿，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是說兩地接近，交界的地方，相錯和犬牙一般。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泉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墻，蘇州吳氏寄柬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峯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評語】〔王壬秋曰〕琢句鍊字。〔俞氏曰〕下視萬山數語，化工之筆。〔林氏曰〕此記純以神韻勝。

吳南屏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鵝集，鵝是解障，集是小事鎮。非有平岡曠

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復，無巖竇。便是竇穴。泉石之奇，峯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

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

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

中狀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

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峯疊起，數十里隱見，皆可得，

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川最高，基上多屋舍，而家之

人析有之地，不可以做，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廡備。是說曉役的人。所居者，曰：此

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

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別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常其門，圃

中移蒔。就是稱。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

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漢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

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音剗，收藏

唐書：前後賜予，絨皮不敢用。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是說宋蘇軾和弟蘇轍，軾字子瞻，轍字子由，四川眉山人。少時

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輟幼嘗言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間居之樂，見《樂城集》。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

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評語】（俞氏曰）讀此想見怡怡自得之樂。（林氏曰）意境高曠。

吳南屏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則容膝，是說地位很小，是說容膝，是說地位很小，是說容膝。臥則容席，也是說地位很小，是說容一席之地。此爲

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是說一轉眼時候。之變，厭故而卽新，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侈

心，是說心裏有大的希望。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櫛卑宇之士，是說窮讀善人，櫛同櫛。常悵然，是說失意的樣子。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

林，自其少壯時，卽有灑然，是沒有拘束的樣子。之志，不爲祿利學，是說不求功名富貴。家計粗足，卽不嘗問，是不問賞財的

有無，皆與實同。

亦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是說和道士一同住着。或累

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

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

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滄蕩，牆

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惘然是惘惘的樣子。相

爲歎息！閒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今年

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便是轎子。三十里，復造余

山館，覩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

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暴，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

於左盼連峯，右矚大湖，氣象闊遠，吾坐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讀，盍爲思所以名吾

居，而記之以文，吾日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

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見（詩）衛風考槃篇。言其人之心

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壽子爲寬樂叟，而題子居

爲寬樂之廬。叟喜而受之，吾今居燬，未能卽復，願以與叟相視爲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萬安九江段注）九江，卽今洞庭湖，沅水，漸水，无，辰水，敘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其樓名九江，卽取義于此。於石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寬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寓游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評語】〔林氏曰〕有蕭灑出塵之概。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燄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音擬，是用竹板責打，舊時五刑之一。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答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是說京城裏的大街，（三輔皇朝）長安城而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衢，以相經緯。中人聚觀歡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便是革去官職。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遊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筇，渠容切，竹名，可爲杖，屐音劇，是木屨，（按）筇屐，猶言杖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

史和珅誅，復官部郎。鄭泉復官主事，尋遷禮部員外郎。以卒。及道光癸巳清宣宗十三年。之歲，河南裕州舊屬河南南府，今改方城

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是

姓名和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

長京師。上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

閣臣，明制，大學士入閣辦事，故稱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

敘州府。舊屬四川，今廢，宜賓縣是他的舊治。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是皇帝的話，李白賦聽天

語之察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鄉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

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鄉泉先生之事，郎官

侍郎郎中，漢世稱爲郎官，唐以後專指郎中員外。謂曰：鄉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使

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是說犯罪。

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乎！昔之士風人情猶

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鄉泉先生罷官時，同朝

行輩，便是近年輩，（韓翃詩）時家行輩如君少。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利者，其家人居室必

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文心雕龍）古人云：形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問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評語】（王壬秋曰）氣勢雄直，後幅尤緊峭。（林氏曰）筆飛墨舞，曲盡其妙。

吳南屏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蹲。音存，踞着的样子。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心不活，不如遂死，將

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出，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便是說清早。

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足旁，吐驅之不去，衆異之！卽謂猴曰：汝豈

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人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以身從葬，稱爲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如孔子說的性相近，（孟子）道性善之類，皆謂人性本善，異于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

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獨以
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王獨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見朱子小學之行，聞
者皆為之感泣也！况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一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評語】〔林氏曰〕筆端清峻，後幅議論，尤慨乎言之。

吳南屏雜說三首錄二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偽以亂真，又藥所名產

是說有名之物產。

之處，其人多糞是說培植種子，叫他生長更快。種。

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探藥於山，謂之生藥

是說野生的藥。

。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

書名，（四庫目錄提要）世傳神農本草經三卷，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

。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

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

人且種之，而且偽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

神農具耒耨耨耨草木，始嘗百

草，有醫藥，見（補史記三皇本紀）黃帝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見（林億黃帝內經素問序）。

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顧羸

羸同羸，貨的意思，羸同羸，音螺，獸名，羸馬相合而生者。

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羸羸弗良，將不

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便是怕辛苦。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同坡，音反，是山坡。羸遠伏地馭者獨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察驗馬的好壞，古之善相馬者曰孫陽，一名九方皋，亦名伯樂，伯樂著有相馬經一卷，見《隋書經籍志》。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險，雨驟未濘，是泥草，是說泥水游積道上。而羸以死拒不

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動盪的樣子。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是釣魚的食，（在子）五十糶以爲餌。鈎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是竿絲上縛有輕浮的東西，釣時能浮在水面的，叫做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是說目光轉動，（楚辭）忽反顧遊以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音即，魚名，形似鯉，無觸鬚，脊隆起而狹，鱗圓滑，頭與口皆小，背青褐，腹白，產淡水中，長者

至尺許。

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

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見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

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

就是慰問。

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

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

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

試求科第官祿。

便是祿俸，（禮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任定，然後祿之。

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

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

便是不合，（孟子）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也是久未得魚者

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

是說吏部銓選官職。

是得

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

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

孥，

便是就妻子，孥通語，（小雅）樂見妻孥。

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

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評語】（俞氏曰）逸興適飛，令人悠然意往。（林氏曰）功名之際，最易生患得患失之心，以其足可欲也，此

篇以釣爲喻，而以終身無滿意時，老死不知休止二語，寫求得之心如畫，然後收到釣游之樂，少繫人心，乃出不足可欲一語，以點醒本文主旨，是好文字。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

在江蘇江寧縣城西清涼山上。

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

所執，僧給

音殆，是騙的意思。

賊曰：是吾廟中供龔除

便是掃除。

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

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

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

斑音班，是說頭髮半白半黑，（孟子）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

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

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諧俗

該，是說和世俗相合。

也，况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

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

是說不當人類看待他，（禮）屏諸遠方，終身不齒。

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

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

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

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

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爲尤難，此記（禮記，大學本列入禮記。）所謂以義爲利（大學）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也。

【評語】（俞氏曰）明淨雅飭（姚叔節曰）峭潔而有氣勢。

箴銘類

王悔生座右箴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戕口，戕是戕害，（大戴禮）武王几銘曰，口生疢，口戕口，（按）口戕口，是說嘴能害嘴。豈惟戕口，惟心之莠，是害苗的草。如戈如

矛，如江河流，豈不快意，尙不可以休，或瞰音坎，去聲，是看的意思。諸幽，或貽作傳字解，（書說命）惟口起羞。之羞，嗚呼

誰尤！便是怨。

【評語】（俞氏曰）婉轉切至，不獨悔生之座右銘，亦舉世之座右銘也。

姚春本木瓜銘

木瓜，（陸機文賦）操觚注）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

子厚說車

子厚，爲柳宗元字，注見前（復吳南屏書）說車文，見（柳先生集）。

次山惡圓

次山，爲元結字，注見前（秋士先生墓誌銘）次山記二十國事，中有方國，圓國，惡國，忍國等，見（容齋隨筆）。

古之君子，周旋折旋。旋亦作還，(禮玉藻)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父子一堂，詩書千載，摸床摸音莫，摸林，和考椅一樣，下有機關，可以旋轉者，和現在的圓椅

曲儿，(庚信詩)自然曲木儿，(白居易琴詩)置琴曲几上。吾志弗改，大方無圭，是說沒有圭角，意思和隅字大廉無隅，與爲詭

隨，寧守我楮。就是頓守他方

【評語】(王益吾曰)峻潔。

曾滌笙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是說不依賴他人。荏苒音任冉，和展轉一般意思，指時間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禮學記)比

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孟子)人之有德慧術日損，下流是說品行污下，(論語)

之赴，抑又可知。夫痲疾痲音趁，痲疾，便是災害。所以益智，逸豫(歐陽修五代伶官傳)憂勞可所以亡身，

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當做信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是懲誠的

云。

立志箴

煌煌光明的樣子。先哲，是說從前的賢人，(曹植文)彼不猶人，藐是小的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

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和逸字通用。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請從今始。荷道。荷，核我切，肩承斯道，的意思。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按)合天地言之曰二五，胚胎，注見前(與朱仲我書)。鼎。三足鼎立的意思。焉作配，實日三

才。是說天地人。儼恪。(論祭義)儼或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正義)儼謂儼正，恪謂恭敬。齋明。(中庸)密明盛服。以凝女命。(易鼎卦)君子以正位凝命。女之不莊，

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

女，天罰。(中庸)齊敬，爾其孜孜，夫子一人恭行天罰。昭昭。明亮的意思。

主靜箴

齋宿。(孟子)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日觀天雞。(李白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一鳴萬籟。是說許多聲響，(常建詩)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俱息，但聞鐘聲。

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足不懾，誰敢予悔?(孟子)造天之未墜雨，微彼桑土，綯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子，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前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豈伊避人，日對三軍。(論語)三軍可奪帥也。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就是說奔走，(蘇轍文)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半生，曾不自主，

今其老矣，殆擾擾。擾亂的意思，(韓愈詩)三百六旬長擾擾，不御風雨即塵埃。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音校，亂。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論

道聽而塗說，德之衰也。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賈音古，是說賣去他的欺詐。笑者鄙女，雖矢是賂，猶疑，尤悔

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是說年老。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是謂歷很多。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是說沒有一件事體知道的。曩者所忻，同欣，便閱

時而鄙，是厭惡輕視。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易乾卦）君子進德修業。之不常，日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

聞或愆。是說日食兩次，沒有一次愆期的。黍黍之增，久乃盈斗，黍，數名，十黍為竊，由黍適增，積久便滿斗，是說學能有恆，就有進步了。天君指心說，（荀子）心

謂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評語】薛氏曰：平易近人，箴頌之體，固宜如是也。（王壬秋曰）語雖平易，實有至理，學者當熟讀深思，奉

為圭臬。

吳南屏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唐子方，名樹義，以舉人官至湖北布政使。

歲丙午，清道光二十六年。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舊貴州府名，是貴州省治，貴筑縣也。治此，民改移貴筑治河佐，改府為縣，仍為省

治。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推至監司，然未嘗一為俗吏所

為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客，甚隆禮焉！今又以吾知，知子勤為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憂，憂是丁憂，是說喪了父母。他日當許為之。其冬西垣

歸，詣予，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過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德縣名，舊屬廣東廣州府。陳忠愍公邦彥字

斌，明唐王聿鍵時，官職方主事，在長勳邊見桂王由榔，擢兵科給事中，歲丁亥，舉兵攻清兵於廣州，不利，收餘家向江門據之，會東閣大學士陳壯舉兵，約共攻廣州，應之仍不利，退清遠，嬰城固守，越數日，城破，率數十人巷戰，身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圍破執，旋受戮，謚忠烈，（抄）文云忠愍似缺。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案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

清遠廣東縣名，明清時皆屬廣州府。得代，稍後來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矍然，害怕的樣子，矍音攪。曰：

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登君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

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然，頎音祈，頎然，長的樣子，（詩衛風）頎而長兮。而

聲情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

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

初，明之故臣，尚扶其殘孽，崎嶇音歌區，喻困難的意思，（史記）崎嶇強國之間。保持嶺海是說南嶺和南海，（韓愈文）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之間，

陳公驟起鄉閭，捐家室，清兵因爲廣州之圍，謀出邗彥，求得他的家屬，獲妾何氏及二子，很優待他，誓徒旅，蹈

鋒飲血，其軍最爲雄健，邗彥起兵後，和部下同勞，所以他的兵最強。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是桂王由榔和唐王聿鍵之

，致使肇慶廣州，先後被清所滅。陳公力奉永明，桂王由榔，於崇禎時封永明王，故亦稱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以死完節，是說他的志節始終不變。

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公

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世說）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砥礪音紙厲，磨鍊

（儻行）砥礪廉隅。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樹

不敢辭，則僅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禮曲禮）燭不見跋。而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

公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

銘此齋意孔長。

【評語】〔俞氏曰〕簡潔詳明，後尤雋逸。〔林氏曰〕序事詳贍，銘具清剛氣勢，尤可歌誦。

呂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卒卯，清道光十一年。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書院名。以錢三萬，取之友

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

文徵明書室名，取陶潛停雲思親友之意。

三字，驗其刻未

工，蓋謬爲文待詔。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明長洲人，寧王宸濠慕其名，召書幣聘之，辭不受，而書尤勝。

家物，以炫售者，然硯固良石也，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

詩文書畫皆工，而畫尤勝。

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鐫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

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有聲，怪而啓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

作異字解，（莊子）夫子，物之尤者也。

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既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日頗有名，恐遂抱硯爲庸人役，

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就是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鑿，封在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見（世本）。吾不以黑之汁，而

佐彼之航，是凡不肯濫做祝壽的文字，航，古橫切，酒器名，（詩幽風）溯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行可贈若班生，名景備，唐潯人，安之父，自揚州採訪

子郊，頭左右曰，班公是行者登仙，吾恨不得爲騶僕，（見唐書倪若水傳）一云，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吾不以毫之穎而贖彼之程，是亦不肯濫做誇誇的文字，筆頭叫做穎，越愈有毛穎傳，想

子行，行者名真。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評語】（王壬秋曰）古逸有致。

頌贊類

頌贊類

頌贊類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

臂的第二節，自肘至腕，叫做肱。

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

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為之傳。鼎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為傳已無以易之，乃為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讚美的話。孝子，割膺

是胸，指割肱事。

奉薦，誠勤鬼神，危者安晏，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評語】〔薛氏曰〕莊雅。

姚姬傳寧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鉞、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寧化是現在福建縣名，舊屬汀州府。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

指朱熹

或嗣或絕，或偽或真，聞三君子，厲志

厲，同勵，是說振興他志氣。

海濱，口

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

是稱呼自己，客氣的意思，（後漢書）王邑自稱賤子上壽。

弗識，有愆其人，惟光祿

官名（續文獻通考）明光祿寺卿，掌祭饗宴勞酒

禮聘處之事，酒因之。

亡，當銘其窆，

音屯，是說攻墓。

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日侍師親，式穀

式是用，穀是善，（詩）既醉

附子，式穀似之。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評語】〔薛氏曰〕醇厚。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趙公名崑，號聞仙，萊陽人，萊陽是山東縣名，明清屬萊州府。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睠。

同眷。

馬求賢，昔仁皇聖，

清玄準諡仁皇帝，廟號聖祖。

上

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

于清端成龍，於康熙二十年春陞見，聖祖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朕所深知，未幾，調兩江總督，瀕行，舉直隸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龍，南路通判陳大棟，柏鄉知

縣郡嗣堯，阜城知縣王變，高陽知縣孫宏業，霸州州判衛濟賢，並堪大用，得旨俞行，見〔國朝先正事略〕。

以厲貪競。維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

巡視部屬，〔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

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贓。

江淮皎如水鏡，

〔晉書〕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如水鏡，見之鑿然。

斥隸絕干，有當無倖，升舉

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者，厥施不竟，百年江介，

作界字解，指沿江一帶地方，〔楚辭〕悲江介之遺風。

惟休悼病，安得有公，

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攄

舒字解，當做。

是贊詠。

【評語】〔薛氏曰〕樸茂。

姚春木朱古愚翁真贊止泉先生孫

古文百篇，

孔子纂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見〔漢書藝文志〕。

出九十翁，

〔漢書儒林傳〕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

常使掌故朝，詩徵轅生，轅生，齊人，治詩，孝景時爲博士，旋拜清河太守，禮保寶公，保，是保存，漢文帝時，得魏

錯往受之。兩目盡昏，獻禮大翁家先世，獨以儒教，中更多故，編簡失考，孤孫斃，音瓊，是心裏憂愁的樣子

宗伯大司樂一篇。在手其羸殘，孔壁，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毋鑿晏楹，晏子病，醫楹納書復完陽儒陰釋，天

在疚。德王道，翁年八十，抱此終老，人心至明，勿蒙勿欺，去其害馬，莊子徐无鬼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突。觀此靈龜，易頤卦舍千聖一心，同條共貫，揚雄羽獵賦各並時而得八寶區區，曾何足算，寶應以

三年，厄真如得入寶獻之，因以改元維岡正學，如日中天，前有當湖，後有止泉，書非一家，人非一

名邑，翁自詔中及之，因述其事。世，我述斯言，敬告來裔，便是說

【評語】俞氏曰雄深。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楊公名邁，春，注見前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是說白蓮教匪王三槐冷天并絡南山，是穴是郭，音孚，便天兵四臨，北合

南逋，便是公以宿威，是說從前首執楚俘，楚，是湖北，時湖北教匪中最著名的，有覃加耀林之華二人提軍

陝略，斬虺，音卉，是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隨專闡鉞，就是兵權，起

保上疏保舉過存，後來又同參贊那彥成，德楞泰，合疏舉薦，請增兵錄糧公麾下，與經略參贊分路剿匪，仁宗准奏，便以提督領偏師出去剿匪。以訖天誅。滑賊是說滑縣賊李文成。逃死，以城自

恃，張其螫網，就是蜘蛛網，音無，（爾雅）釋蟲蠶蠶織蠶，（揚子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蠶蓋，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蠶繒。距我星壘，是說營壘和星一般的多。公揚天

雷，是說關圍滑縣的時候，用地道轟塌城牆。士崩岳礎，音椎，也是崩倒的意思。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便是大功，功本作公，（詩小雅）以奏膚公。

忠謹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清稱總督為制軍，（按）清朝漢人中由提督選總督者，趙長棟父子，及梁鼎，岳鍾琪後，得楊公而五，

見（國朝先正事略）。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清道光八年，楊公為陝甘總督，並據公子國植為河南巡撫。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天子

歎嗟！念其勤功，與其耄皤，（禮曲禮）八十九曰：耄，音婆，是白髮。稽首歸里，帝錫繁祉。形在紫光，閩名，在京師西苑太液池西岸，自乾隆以來，圖畫功臣像於閣上。

美謚加禮，哀塋，（論語）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冠倫，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牖下終，是說死在家鄉，（左傳）

哀二年）畢萬。凡百有位，視此精忠，岳飛平江墓盜時，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見（宋史）。

【評語】黎氏曰：博厚閔通。

梅伯言陸母楊孺人像贊

常州陸祚孫名繼裕，載本書（姓氏爵里誌略）。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

像於室，事亡若存，（中庸）事亡如事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司馬溫公以畫像為非古，故於畫儀止載魂帛依神，朱子家禮亦依之。也。乃錄其德

行焯焯，和灼字通用，明亮的意思。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為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

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宋玉招魂)像設君室，(按)此似塑像而非畫像。婦人有像，自西漢始。(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母致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

圖畫於甘泉宮，題曰休屠王閼氏，(又外戚傳)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閼氏，圖畫其形於甘泉宮。(按)婦人死後有畫像，始此。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

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孟子注)祭祀所主以象神。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

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

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為先人乎？嗚呼！禮有殺謂如稅，減削的意思。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為

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汪中婦人無主答問)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雜記男子，禮於王父則醜，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今

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禮喪服四制)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尊，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齊期者，見無二尊

也，(禮問喪)父在，不敢杖，尊者左故也。(注)父在不杖，謂為母喪也。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

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

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贊曰：

閩縣，舊福建縣名，與侯官縣同為福州建省治，民國并為閩侯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恭城，廣西縣名，清屬平樂府，陸祖孫父廣霖為此縣令，故稱君。常州陸

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詩小雅)服其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舒緩的樣子。守禮，駭浪如砥，夫棺

在舟，湍足不起，愛子惟一，折夔，子紅切，是小樹枝，(揚子方言)木細枝謂之杪，青齊燕冀間謂之莖，故傳曰：慈母之怒子也，猶折莖答之，其惠存焉。莫惜，曰榮辱

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韓愈文）作爲文章，其書滿家。祁孫先生，文章滿家。是說漢時洛陽。舉於

庚申，清嘉慶五年。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批評】（黎氏曰）清矯絕俗。（林氏曰）禮本乎情，君子所因，此序大意如是，贊則聲調鏗鏘，情韻美備。

哀祭類

姚姬傳祭張少詹曾啟父

少詹，即少詹事，曾啟，字禮似，注見前（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

營室就是二十八宿的室宿，共有二星，陰曆十月黃昏時，在南方的正中，可以看見的。

藉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

而才，鵬揚驥騫，藉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

是說鄉試同榜。

風雪載塗，共以車征。

龜坼

（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坼讀如策，裂開的意思。

其膚，襄關帷輪，

帷，車旁的幃，輪，音環，是車關。

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

獨君登第，送我西壙，

便是說西城，（班固賦）陵登道而超西壙。

援衣出涕！

君爲禁臣，

是說左右侍從的臣子。

彪胸爛手，裁觚胡脫，

是說做的文章，早上便可脫稿了。

暮誦士口，藉走南北，五躓

音致，是說做事不利。

一升，來則授榻，行爲檢膝。

皆騰，行膝使是纏腿布。

荒

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

畸音竊，是說與俗不合的意思。

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

恬不增，藉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頰，

贊丁切，（宋玉賦）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

犯干，(注)癩，怒色青貌。

嗚呼君往！而執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

成拔儻。同儻

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癩疵。是說找尋他的過失，癩疵音槃愁。詔衡貢士，有當無

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儻。音讒

去邈，念君魁梧。壯大的樣子，(史記留侯世家)吾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面丹有渥。是說面色紅潤，(詩)終接檐藻，(詩)是屋樑，是屋樑。晨宵商

榘，始告歸，君在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張曾做主講大梁書院，乾隆四十九年，卒於此。靳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

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禮玉藻)七無故不徹琴瑟。凶問遠承，將信終叵。音頤，不可信的意思，(三國志)呂布指劉備曰，是兒匹倍者。手執君書，

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音忽，渺茫的意思，(莊子)茫乎芴乎，無所從出乎。不可論，既焚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

久存。藉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音弗，引棺之索，(禮曲禮)助葬必執紼。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

饗。

【評語】薛氏曰：心期繾綣，悽然欲絕！姚叔節曰：有典有則。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竹君，名筠，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詳前(朱竹君先生傳)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

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

音爭，去聲，止住的意思，是說止住他的過失。(漢書王褒傳)諍，即見聽。

卒承諧許。或歲或月，

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

清乾隆四十年。

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

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

(李斯諫逐客書)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蕩無外內，焱

音標，暴風從上而下，叫作焱。

怒濤驚，復於恬靡，

小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昧，

，是說物人目中，(莊子)播糠眯目。

吃口

是說話很難，(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諱。

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

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評語】(馬氏曰)情施意染。(林氏曰)筆力堅淨。

吳殿麟祭家蕙川文

我初省疾，

是才探視他的病。

設食留歡，含哺

(莊子)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語我，爲子加餐。疾猶可爲，顧之色喜，

孰知背面旬日而死。子之文章，具體

是說大體具備，(孟子)冉牛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君師，灌歐沃蘇，獻其華滋，海

內文儒，凡憶千輩，子揮長戈，當者骨碎。方其壯時，睥睨

音睥睨，注見前。

公卿，奚爲晚歲？猶困諸

生。既虛祿位，還乏子息，

是生子的通稱。(東觀漢記)此蓋我子息也。

哭者盈庭，羣爲子戚！

天有妖祥，(禮樂記)疾收不作，而無妖祥，妖是妖孽，就

是災異，祥是禎祥，就是瑞應。

人有極福，惟獨與貴，不居五六。堯勳舜業，

是說唐虞的功勳，虞舜的事業。

流電浮雲，文百斯

男，(詩大雅)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注)太姒，文王之妃。頑聖難均。是說好壞不能一致。子獨惜君，未躋下壽。(莊子)下壽六十。立言未成，識子

心疚。我之文章，子則知之，吁嗟已矣！疇慰予悲？

【評語】(洪氏曰)真意流露。

吳殿麟祭何生文

古我紫陽，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南。角文。是說以文學爭勝。之地，生偶游斯，竟拔其萃。是出人頭地的意思，(孟子)拔乎其萃。喜萌於

心，挈朋再至，撼山。衆狻遇敵，不爲動，故敵爲之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見宋史)。醜河，醜音屍，分的意思，(漢書)乃醜二渠以引其河。文豪以肆，詰朝。就是明

左傳)詰朝相見。躍馬，反我書堂，云我微疾，態尙洋洋。舒緩的樣子，(孟)少則洋洋焉。天乎人乎？一夕而亡，父母弟

昆，隔數千里，送子長終，無一親在，豈無他親，兄弟婚姻，撫棺哭踊，獨我一人，子歿吾館，

知子無怨。我治子喪，更復奚恨？恨子將死，我昏不知，言召醫來，已不可爲，視弟猶子，顧

至於斯。自子來游，於今三歲，炤炤。同照，是說他有明見，(荀子)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是整飭的樣子。高志。是說他志向很高。敏

事。(論語)敏于事而慎于言。敬恭師長，雍睦同儕，人爭我讒，衆義予乖。日旦予興，先衆省我，華燈夜張，

偕衆隅坐，講道歌文，常至月墮，久合俄離，云如何可？自子奄逝，衆各還家，空庭淡淡，興

雨。(詩小雅)興雨祁祁。韜霞側望，子榻遺芳，靜嘉詩書肆好。(詩大雅)其風肆好。塵垢新加，鳥鳴未歇，桃李猶花，

恍惚觀者，其殆子邪？子少猶苗，如此脆弱，是不堅牢的意思，脆音羸，俗脆字。矧我寄艾，是就年過五十，禮曲禮五十曰艾。獨能久

寄。大賢有言，夭壽不貳，句見孟子妖毒，是說命期未偷生，就是說苟活，李陵答蘇武書子卿夕可以斃，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我之哭子，哀有殺時，子長舍我，無復還期。王維詩偶然值林哀哉尙饗！史，談笑無還期。

【評語】姚姬傳曰：刻至之語，直到古人。王壬秋曰：情韻幽咽，聲調蒼涼。俞氏曰：詞意深鬱，音節淒涼。

捧讀一周，恍聽三峽猴啼，不知是血是淚。林氏曰：一片血淚，不忍多讀。

■ 王悔生祭海峯先生文 海峯，劉大櫛字，注見前（七家文鈔序）

嗚呼！韓歐是韓愈歐陽修。氏歿，文章不傳，陵奪衰微，考同夷，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遂七百年。先

生之生，接續攸會，音宏，谷中大聲，揚子法非雷非霆，隱隱欲微。其聲嶽嶽其概。古稱豪傑，無待猶興，孟子特文

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磅礴鬱積，磅礴音滂，便是充塞，韓愈文柳之爲州，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山川之英，縱其所爲，剝經之

旨，爭雄鬪奇，旁及子史。張樂廣野，莊子天運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鐘以寸莛，音莛，是草莖，漢書以籥測海，以莛撞鐘。扣語以先正，駭還

末師詹詹，是小辨的樣子，莊子小言詹詹。識眇知陋，譬萬石鐘，以寸莛，音莛，是草莖，漢書以籥測海，以莛撞鐘。扣語以先正，駭還

音博，是說心裏害怕。無端，反辱帖耳，奚怪其然？吾鄉宗伯，舊稱禮部尚書爲大宗伯，侍郎爲宗伯。礪正持敝，一見而驚，欽爲

彝器。謂我儕輩，曾無此人，竭竭讀如揭，是壯健的樣子。自豎，百世其聞。歲在癸丑，清雍正十一年。詔徵鴻博，

鴻璧蚘珠，陸離參差衆盛的樣子，(楚辭)長余佩之陸離。紛錯承明(班固賦)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注)承明，殿前之廡。橐筆，宜在斯時，誰知蹇

厄，擯於有司？繼舉以經清乾隆十五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日修三禮書名，是周禮儀禮禮記。相國指張廷玉說，廷玉薦舉海峯里，海峯應經學試，仍報罷。之力，可拔而起，在館未久，相國云歸，僅一薦舉，輒多背違，朋試於鄉，指屈

可得，蹉蹉蹉，古蹉字，蹉，蹉之譌，蹉也是蹉的意思，(爾雅)釋詁蹉蹉也，(郝懿行義疏)蹉者，蹉之假音也。鄙夫指主試經學的人說。深爲韜匿，惟出惟處，浮雲

在霄，嗚呼數奇？奇音竊，(史記)大將軍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按)謂其所如不偶也。百不一遭。既老而窮，始官博士博士，官名，亦以稱教官，(按)海峯

曉官影縣教諭。惟黜之山黜音伊，黜，清屬安徽徽州府，縣南有黜山，俗名大鄣山，卽山海經之三天子障，其高秀爲南嶺冠。其水清駛，百里來學，生徒滿宮，

文教所被，于于從容行走的樣子，(韓愈上宰相書)于于焉而來矣。向風。既焉歸休，縱陽江上，咫尺予家，衡接檐向，芟茅

植樹，有蕉有梧，繁陰垂碧，先生之廬，門扉晝扃，藏書千卷，丹鉛是說丹砂鉛粉，爲校勘文字時所用

點勸。淋漓簡策都徧，泊焉奚慕，彈琴詠歌，視彼碌碌，爲樂孰多？凡厥歲時，招呼僚友，廣

座高陳，魚羔醢酒魚音庖，(楊惲報孫會宗書)烹羊炰，炰，斗酒自勞，醢音醢，以篋澆酒也，(詩小雅)醢酒有奠。後生魁俊，接引維勤，而於小子，勉

望尤肫，篤論高言，諄諄(詩小雅)誨訓誡，沃我心靈，開我盲聵，始從艱阻，得此夷途，庶所向

往，不誤其趨。時時過從，嚴操几杖(禮曲禮)凡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私喜康強，百年可望。豈不知見，五日

於斯，凶耗遽至，長與世辭。嗚呼先生！而竟至此，天不憖遺憖讀如佞，(左傳哀十六年)凡壬卒，公諫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星

續古文辭類纂 卷四

隕山圯。惟其著述，炳爍巍峨，雲漢昭垂，百祀不磨。獨惜吾徒，門牆落落，頓失所瞻，斯文
(論語)天之將喪斯文也。 何託。感棺一擿，匪哭其私。(蘇軾祭歐陽修文)蓋上為天下擿而下以哭其私。 嗽詞薦酒，心有餘悲。嗚呼尙饗!

【評語】(俞氏曰)古鬱蒼涼。

張皋文崔景僈哀辭

余始識景僈

僈字。

於京師，與爲友，景僈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

(漢書)子定國傳)定國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

子禮。

承贊，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僈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爲世

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僈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山

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

音縣，是自己諛耀的意思。

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

作師說

退之，韓愈字愈有師其文。

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

(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譏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誓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

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

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

原缺一字，一誦聖

人之書，而木識其道，其於景僈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僈遊公卿間，名

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

(禮曲禮)執友稱其仁也。

之門，而請受業

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景僈

之學，拙於進而勇於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稱字格卿，蒲州永濟蒲州，舊山西府名，永濟縣爲蒲州府治，今廢府存縣。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國語）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注）長弟，猶云先後也。完好，生而父兄稱之，歿而所與游者思之，工八分鵬鵬文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蔡文姬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之。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於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

嗚呼！稱耶？羣黯黜以爲賢，誰使興耶？既朝輒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於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是說年輕壽短，（莊）小年不及大年。。延於不肖者之恆耶？泯泯音民，便是茫茫，泯泯。於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稱耶？

【評語】〔王益吾曰〕情摯而語痛。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名榜，字藥中，注見前（禮編序）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便是鄭玄。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鑒大清，

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便是江水，字慎修。刊榛兌通達的意思，（詩大雅）行道兌矣。途，灑流灑作分字解，（張衡南都賦）開寶灑流。就東，

厥其繼者，休寧之戴，是戴震。先生起歛，並黻聯佩。戴君宏通，衆流並泳，志修年短，戴震卒於乾隆四十二年

夏五月，年五十有五。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音調，作搖字解。頭序庶，序音牙上聲，（釋名）大屋曰庶，并冀人謂之序。壺奧，壺音困

微的地方。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采榕栢，桴采音浮亡，便是棟，栢柳音節而，是梁上知柱。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

鄭正鄭，是說金榜信奉鄭玄，便把鄭義中不合的，一定要糾正他。惟其匡掇，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

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峨，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史記平原君虞卿傳贊）然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

見於後世云。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錢起詩）獻賦十年猶未遇，蓋將白髮對華簪。入贊機衡，對策，是說殿試。鑿坡，（石林燕

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鑿坡上，故亦稱鑿坡。聲震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評量人才的意思，這是說金榜二次奉命爲學政。慎

簡俊父，是稱賢才，（書皋陶謨）俊父在官。翩然高蹈，有邁若飛，不事，（易巽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

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後漢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己親墳壘未成，所好羣書，率皆廢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

景行，便是大道，（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近思錄）朱公掞見明道於汝

一箇月，光庭所嘘，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美富，（論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

獨持緒論，以當衆歧，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清嘉慶二年。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日子可

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以閔。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

歲在己未。清嘉慶五年。孟春陰歷正月。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吾不知道，繡

其輓。輓音稅，是中，音釐，是帶，揚子法言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繁輓。前賢後生，氣求聲應。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弗章弗傳，孰

美孰盛？章同彰，韓愈後廿九日後上宰相書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挹河知源，測景景古影字，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知光，今我老矣。

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

觀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敢怠荒，乃為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張籍，韓愈弟，詳見上篇內。果不畔去，恭聞易簣，曾子將死，聞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與，自知所用者之非禮，命曾元等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事見禮檀弓。簣音責。命簡作械，

寫不成章，筆絕意慙，嗚呼微言，遂絕於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

我以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鞅音快，是說被塵俗的事體纏束住了，劉長卿詩：對此服塵鞅，頓忘榮與辱。罔遂駿奔，駿是快速的意思，詩：駿奔走在廟。輕紉不

親，奠罍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哀，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

論語：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斯言勿玷。詩大雅：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玷，缺也。）嗚呼哀哉！

【評語】黎氏曰：一氣渾成。

管異之祭檀默齋明府文

名萃，清安徽望江人，乾隆辛巳進士官雲南祿勳縣知縣。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為緣，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為華藻，數乃奇密，奇音羈，是單位的零數。要之

質備，終藉丹青。是繪畫的顏色，杜甫詩丹青不知老將至。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為僞為露，僞音備茂，無知的意思，又作備替。

（荀子）愚陋備替。其自替，蘇者取而鑿之而已。（按）弱，是草，結草為狗，巫祝用的東西，用過便棄去了。詞章，塵垢考

據，音頤，頭不正是的樣子。首帖耳，就游是務。有美先生，崛起高平，古郡名，在今江蘇淮陰縣安徽時賡縣北。鹿鳴五策，薄海為

程，既仕而躓，天脫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遺經，昌明綴緝；

次及見聞，以裒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

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蹙，始縮印綬，是說做了官，漢書石顯傳：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容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滇南

瘴，是瘴氣，山川溫熱蒸成，人觸着便害病。窟得罪長官，終填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

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倉穹，奮袂而談，天地為空，謂當

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慙遺，降君鞠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君身黃

泉，是地地下，左傳隱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君名北斗，唐書韓愈傳：唐興，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陷君者誰，營蠅狗苟，比方小人，愈送劉文：蠅狗

狗，荀羈去復還。嗚呼哀哉！尙饗。

【評語】薛氏曰：峻削瘦折。

梅伯言陳石士先生祭文

陳石士，名用光，字碩士，或作石士。載本書《姓氏爵里誌略》。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注）區，藏物處，蓋，置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

莫罄言，伸其私，我

初見公，綦局之側，謂爲達尊，

（孟子）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

二客一叟，庚申同舉，

庚申爲清嘉慶五年，陳公中順天鄉試，同舉，謂同榜舉人。

別面反久，懽然

懽音棟，（朱熹詩）懽然，安和的樣子，（左傳昭十二年）祈招之懽懽。

年文，造門致

恭，自此視我，與猶子

是稱姪兒，（禮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

同深友，疏客，譽我懽懽，

音陰，安和的様子，（左傳昭十二年）祈招之懽懽。

人或

貌應，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

清道光元年。

之間，我初入都，窮路顛顛，

音田，憂患的様子，（禮玉藻）色容顛顛。

推轂於泥，

是說薦舉他人，和推劬車輪一般，（漢書鄼當詩傳）每朝，篋上開，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至史職有味其言也。

期居人先，躓堦

音致迭，留頓的意思。

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

（杜甫詩）每依北斗望京華。

別者四年，弔禍商文，

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撤棘

是說鄉試。

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隣，同臘共蜡，跳踉

足亂動的様子，跟踉，（晉書）眼中驚跳踉。

童甥，索扇承暇，憐其幼聰，書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后，

音支，是酒杯。

東

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

是小孩。

戊子

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

山名，在今江蘇丹徒東九里大江中，以後漢處士焦先隱此而名，西與金山對峙，相距十里許，風景絕佳。

僧

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脚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葉黃於瓢，波水

四伏，山聲刁調。(莊子齊物論)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惠山(一名慧山，在江蘇無錫縣西，第二泉在焉)。捨與，泉石蛆蛆。(五音集韻)道瓦切，即

的蛆，好貌。杏山。未詳。朱魚。就是金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音悚，是驚嚇

榜子。我騎危，坐笑不從，襄棋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江蘇吳縣城門名。別歸，圍

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於我廬旅。(詩大雅)于時廬旅，(注)廬，寄也，旅，實旅也。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

訛。時遭母憂，動勳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清道光十一年。之冬，意滿莫弑，歲

除。就是說除夕，(孟浩然詩)白雲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恩恩，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

坦。寬平的樣子。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為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為文，子知

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

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踣圍。與踣倚通，(公羊傳)相與踣圍而語。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音忌，教誨的

意思。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搏搏。音團，上搏搏，圓的意思，楚人名團為搏，(楚辭九辯)頌精氣之搏搏

兮，下搏搏，垂貌，(文選張衡思玄賦)志搏搏以應懸兮。之士，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子，見公入

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評語】黎氏曰：奇崛之氣，直似介甫。胡愛庭曰：詞悲韻雅，中一段頗有子山風味。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

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明代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廟中大成殿前有東西廡，祀聖門弟子及先

儒。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

之西北隅，而皆稱曰上地。公羊傳注：社者，土地之神也，後世稱里社神爲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

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禮曲

諸侯則社以祭。禮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

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見書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毛是草，踐是腳踏之

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

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

城復于隍。見易泰卦。之占，禮有八蜡水庸。禮爾特牲祭功與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之祭，高壘深池，以悍民患，惟社

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

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存也。而謂僅安侑，（音又，詩小雅）以安以侑，安是安坐，侑是勸酒。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

古所稱社公，（土地古稱社公，提要錄）社公社母，不食宿水，故當社日，必有雨，謂之社翁雨。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

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為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

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

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薌（禮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鬱達於牆屋，故既芻，然後炳蕭合檀薌，按蕭，香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以致馨香之氣，薌

通香。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

不敢須臾蹈故，懼干大戾，謹奉木主，焚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為之詩歌，使工歌以人

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腆，他典切，禮郊特牲）辭無不腆，（注）腆，善也。之誠，庶為歆鑒。詩曰：

皇頡造文，（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萬物咸秩，尼山纂經，（聖哲遺像記）纂經，謂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懸於

星日，衰周（爾里志）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道溺踵以秦灰，（詩）書經秦焚而灰燼也。繼世文士，莫究根荄。

炎劉（漢）以火德王，高祖姓劉氏，故曰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論語）天之未喪斯文也。蔚起巨

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縵。位之不當，宜聖漢諡孔子曰宣，唐尊爲先聖，（月今廣義）五月四日，宣聖誕。在旁，大祀躋僖（春秋文二年）秋八太廟，躋僖公，（杜注）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主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按）此以證宣聖在旁之非。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椒漿，式告來葉。便是來世。

【評語】（王壬秋曰）祭韓公文，卽做韓文，雖少雄肆之氣，然峻潔處正不可及。

曾篠笙祭湯海秋文

詳見前（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文。

赫赫顯耀的意思，（詩）赫赫明明。

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呷，肝押切，世傳湯公以狂飲大黃死。椽

作擊字解。

我天民。（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

豈不有命，藥則何辜？

古罪字。

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

口囂囂，讀如放放，衆多的意思，（詩）讒口囂囂。春官名揭，如纛斯標，奇文驟布，（陶潛詩）奇文共欣賞，（按）湯公成進士後，所爲制藝，列書肆中。句驚字

鼻，羣兒字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

漢制太保太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湯公於道光三年會試，其座師爲汪廷珍曹振鏞，皆以宰相加太師，故亦稱上公。

大風嘘口，吹女羽毛，紙筆樞府，

古時的樞密院，就是清朝的軍機處。宋史，（李諱傳）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有鈞如刀，儕輩力逐，

一虎衆狝，音狝，又音柔，獷屬。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是說他被議罷御史的意思，（晉書）轉日排退，陸沈泥滓。坎坎

郎官，復歸其始，坎坎是快活的意思，見（爾雅）。這是說湯公回戶部員外郎任。羣雀款門，昨罷之市，款，便是叩，（漢書）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

窮鬼，（韓愈窮文）三捐窮鬼而告之。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音質，梏，刑具，（易）說卦）用說桎梏，（按）說

音脫。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為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阮是風原，阮是阮籍，籍字嗣宗，三國時魏尉氏人。

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音兆，有力的犬。挑

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慙。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

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掙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

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迺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噉，宇

內兩饜，音滔，是說貪食，宋蘇軾有老饜賦。授我浮邱，九十其訓，浮邱子凡十餘篇。韓悍莊誇，孫卿之醜，文章醜藉如孫卿，（按）孫卿，即荀卿。

鑿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王符，東漢臨淄人，性耿介，著書譏當時之失，不欲表其名，號為潛夫論，王充，東漢，上虞人，博通眾流百家言，著論衡八十五篇。其言猶

糞，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逐，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

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瘠，音治，便是瘠。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

輸。一日參商，二星名，參居西方，商居東方，相背而出，各不相見，故以喻意見相左。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

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稜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書大禹謨）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作當字解，遇着的意思）我躬傷心，往事往墮如縻，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酌酒一滴，庶攄我悲。

【評語】（林氏曰）一氣奔馳，不可遏抑。

曾滌笙母弟溫甫哀詞

溫甫名調華，爲作者三弟。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

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

舊屬江西瑞州府，今改宜豐縣。

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

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贛音紺，或作贛，音貫，爲章貢三水所合，北流入鄱陽湖。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

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

舊府名。

晦日袁州，

舊江西府名，民國廢，今宜春縣，是他的舊治。

繼陷遂園吉安，明年

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

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

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是書信藏在蠟丸中的，（唐書顏真卿傳）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府使以蠟丸裏書陳事。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

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

自湘中間關。是說道路的難行，（漢書王莽傳）閉關至漸臺。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

莊。官同知。普承堯、欽堂。官參將。率五千人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

地，盛暑鑿兵，凡攻克咸寧、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江西縣名。明清屬瑞州府。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

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

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愔愔，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

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南爲長城，北爲官城，聯以石橋，跨對水上。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

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

奉新。江西縣名，舊屬南昌府。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

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是說父母之喪事。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

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躡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余。吁！上水名。音計。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擢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道員，孫守信，丁銳表，尙死守中右，至十三夜，鎔藥水米均盡，壘破，死之。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父，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鱣鱣

鱣本字，姑橫切，鱣鱣，剛直的樣子。

我祖山立

禮玉藻山立時行，注山立，不搖動也。

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

魯國一儒

莊子田子方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

此慶餘。

(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粲粲

鮮明的樣子，(東晉補詩)粲粲門子。

諸弟雁行

是說挨次行走，和雁有行列一般，(禮曲禮)兄之齒雁行。

以隨，吾詩有云

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

抑塞，是說不得意的人，(杜甫詩)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不伸發狂

大叫，雜以嘲詠，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

女。

女與汝同，句見(詩國風)。

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

就是江西的贛州。

無害無災，壘篋

音蕭馳，(詩小雅)伯氏吹壘，仲氏吹篋，(按)伯仲是兄弟，壘篋是樂器。

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詩小雅)不

民

是說窮獨的百姓，(詩小雅)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市歲告闕，

靡念苞杞，

(詩小雅)翻翻者靡，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

(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漢興，郁邱王闞，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建，蘇武，上邦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按)文云辛李，為武賢慶忌與廣蔡，而以廣蔡暗指李續賓。

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剗

音鏘，便

音鏘，也是削。

桐，羣舒最嘖，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

(禮檀弓)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覆我湘人

君子六千，

(吳越春秋)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以與吳戰，(注)君子，謂君所養有恩惠者，(按)三河之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湘軍精銳盡焉。

命耶數耶？何幸於天？

我奉簡書，

(詩小雅)畏此簡書。

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痛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

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何也雄。

死何也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子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風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沅即沅甫也。

【評語】（林氏曰）淒絕之詞，惻惻動人，於以見性情中文字，固假借不得也。（俞氏曰）文字由性情中發出，其文自佳，况善於文者耶？

龍翰臣劉某雲哀辭

劉某雲，宋同叔，注見前。
（送劉叔雲南歸序）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名拯，見本書（姓氏爵里誌略）。始識劉君某雲於京師。後二年，少鶴遊粵東，瀕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某雲，余因是與某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某雲，有知，亦無不告余也。某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灑汗是汪洋恣肆的意思，灑音浩。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某雲別京師，今歲二月，某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逮歸而某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某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之憂之也，亦逾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卽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某雲死矣。吁！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易乾卦）君子進德修業，忠

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爲之彌憾，及猶子世墀，甚能嚮學，屬余誨之，使爲端士。

是說規矩的讀書人。而已，不

及其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劘

奪之以去，是豈唯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拒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既以疾

留滯浙西，將爲書告之，先作辭以抒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寡儔。學桃音光，去聲，當做充字解。穎音制，是明亮。以日進兮，業陪音陰，義同闇。

闇以自修。迹孔鄭和鄭玄。而心瀛洛兮，用將化乎俗儒。匪鞶輶之徒繡兮，惟實事之是

求。懿闔門其備禮兮，處戚郟同黨。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蹕蹕音卓

知徑涂同途。之是趨，羗望塵而逐後兮，何異夫駑馬與驂駟音華留，駑馬，周穆王方策騫音

於十駕是說十次駕車，荀子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反之矣。兮，君忽反乎故邱。吾雖羣禮記曰：吾雖羣而而

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是問。朝聞道而夕死兮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君何憾乎蜉蝣音浮游，蟲名，朝

者之若浮。不無殞而哭慕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東晉補亡詩：馨爾夕膳，潔爾長羞。君雖歿而名立兮，豈等夫生

者之若浮。不無殞而哭慕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評語】(王壬秋曰)哀辭沈鬱悽愴，楚辭之遺。

孫子餘凌豐叔哀辭

善化之凌氏無仕者，而豐叔特以才著聲，自其為諸生，督學使者無不賞異之。南海

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校經堂，以十三經是易，詩，書，三禮，春秋左氏，公，穀，孝經，論，孟，爾雅。諸史，古文駢體騷賦

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豐叔應之不窮。豐叔少年美丰儀，善為容，余與偕試，望之若仙，

未幾以拔貢生入試京師，高等，用為工部七品小京官清制，拔貢朝考一等，授此職。遂舉鄉試，人謂豐

叔自是決起，行翺翔館閣間，而豐叔亦自負以為當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水衡

集，用事者多貴遊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稽突梯，行無棱角的意思，滑稽，言無是非的意思。之司，百壺古壺字。所

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烜赫，坐曹仰首而語，以頤使吏，箕踞(漢書陳餘傳)高祖其踞罵詈，甚慢之，(注)師古曰，箕踞，謂伸兩脚，其形如窺時赴

談笑，旁若無人，豐叔本儒雅，不樂吏職，及見其寮通僚，音聊，(爾雅)同寮為寮。如此，不能堪，常稱

疾不入署，強一往，歸輒遷怒(論語)不遷怒。罵詈童僕，如是久之，無所發憤，請告去，歷燕齊趙

衛之郊，度淮涉大江，徧游吳越，逾嶺觀韶石在廣東曲江縣北，(水經注)兩石對峙，小大略均，似雙闕，故名韶石，(韓愈詩)鸞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留

續古文辭類纂 卷四

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漢，所至妖僮曼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
 愉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髮短的樣子，左傳昭三年余髮如此種種。纔四十，頽
 然如老翁，獨遇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讌集必醉，醉益自豪，巨觥。是大酒杯，觥，姑橫切。一引輒盡，時
 或大笑叫呶。譁譁的聲音，呶，尼故切，柳宗元文狂奔叫呶，以干天刑。悲歌泣下，座客起避之，余傷其志之衰，而憂其年之
 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矣士之不可以才異於衆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不得志，
 至僂僚。僂音某去聲，僚諷如滯，失志的樣子。以天其生，豐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歟？嗚呼！亦其命矣夫！辭曰：
 爲礎。音礎，是柱下石。不以垂棘。孟子注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兮，章甫。禮儒行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不可以爲裳，有李梅而冬
 實。孔叢子夫，則李梅宜殺而不殺冬實。兮，或中夏而霽霜。中夏，謂夏李之中，霽同隕，漢書武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維四時之大信兮，庸乖
 盪。古戾字，作違字解。而失常，非夫人之爲咎兮，余寧能以不傷！

【評語】〔黎氏曰〕憤懣之氣，勃勃紙上。〔胡氏曰〕末以有才無命爲豐叔惜，深得哀辭體要。

■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唐子方，注見前（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

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頹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洊陟藩翰，舊稱布政爲藩司，取古時屏藩王室之意，（詩大雅）先皇帝指清宣宗。末年，公

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去，蓋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

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就是田家鎮。以禦，公策欲倚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剿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旨落職，就是革職。仍委剿賊。當是時朝廷所倚辦賊，實爲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

多造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

名文錦，咸豐三年八月，由浙閩總督調湖廣總督。四年正月，率軍戰黃州，師潰，死之。

及江公，俟軍

集，同剿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

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

滿洲人，爲湖北巡撫，太平軍犯武昌，崇綸

欲逃，吳文錦力止之，及敵退，崇綸大憾之，凡所籌畫，百計齟齬，又奏文節閉門自守，有詔詰責，文錦遂出戰死，崇綸旋逃回，畏罪自殺。

學臣青麀

糜同麟，亦滿洲人，初爲湖北學政，繼升巡撫，咸豐四年六月，武昌陷，青麀棄城

遁走長沙，旋命正法。實交劾

交章彈劾，叫做交劾，効荷礙切，又恆，入聲。

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所歎

以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

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

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

注見前（唐子方伯夢硯齋銘）。

蓋明

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偉

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

哉！公之子舉人炯，既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

與公子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既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

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騁皋澚，是說岸上地，澚音虎。兮余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摧沮以死兮，天

也誰尤？左傳十年，望其旗靡，靡作假字解，波是披字之誤。兮鷁，是船。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

夢兮硯實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是天上的門。兮鞭駟虬，是馬，虬與虬同，音求，（杜君維編）代宗命御馬九花虬，並紫玉鞭帶，以賜郭子儀。望黔陽，指貴州貴陽縣說。兮下鄂渚，地名，在今湖北武昌縣西江中，（楚辭）乘鄂渚而返顧。以來游。

【評語】（王壬秋曰）敘述矜當，哀辭亦絕耐紉誦。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梅伯言，載本書（姓氏爵里志略）

為古文辭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岷山歸太僕，便是說歸有光。我朝桐

城方侍郎，是說方苞。於諸家為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是說劉大猷。姚郎中，便是說姚鼐。各傳侍

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

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便是歡喜做事

體，（孟子）好事者為之也。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

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間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

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宣清

宗二十四年。

又九年咸豐壬子清文宗二年。

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

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

清咸豐七年。

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名鼎臣，載本書（姓氏爵里誌略）。告余曰：梅先生

以前二年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游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今窮老於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史記司馬相如傳）以資爲郎，（注）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按）後世稱以貲捐官者，曰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評語〕（王壬秋逸）奇氣韻，兼而有之。（林氏曰）辭古氣清，別饒風韻。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

清道光三十年。

四月，今年壬子

清咸豐二年。

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

下，便是長沙會館。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爲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

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躓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以

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詩得杜是杜甫。骨法，縱橫老健，大類

元遺山，名好問，金秀容人，七歲能詩，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著有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爲，

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

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

余在瀏陽，既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

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贏。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

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貲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

於南湘兮，翳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

而難明！思廿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是說京師地方。以遐征。人

時命固難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相是說人的體格，（北史）但殫骨相，不當貴耳。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犀角，是說額

角上的骨頭，（蘇軾詩）未見豐盈犀角兒。

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

（蘇軾詩）天能吐奇芬。

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

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

（禮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而涕傾已焉哉！君

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評語】〔林氏曰〕筆力矯健，不懈而及于古。

